

00230.167  
1275  
部04

嘉靖池州府志

池州府志卷第九

雜著篇下

知府事河間王崇校刊

文唐杜牧以京師王處士術造池州城樓刻漏

記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

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此建中時曹王臯命處

士王易簡為之公曰胡南府亦曹王命處士之

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

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為童時王處

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

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

巳丑夏四月始造于城

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

經書下為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

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

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

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

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

池志九卷

一

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上池州李

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使君書景業足下僕與足下處同而道不同足

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

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闊畧疎易輕微

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耶柔利已偷苟饒諂

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

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

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

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

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

得官職不覩形勢絮絮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

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

僕之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

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隴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後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鄙事。後曰：不試。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適。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比才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

池志九卷

二

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掣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滑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美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忘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帶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

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  
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  
此亦學耆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  
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  
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  
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  
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  
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智臆間  
不以惰怠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  
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祭木**  
**瓜神文**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某日某官  
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  
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  
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稿  
然凶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  
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庫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  
貌嚴整風雷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  
然惟神繫雲在襟貯雨在衽視人如子渴即與  
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萬年間  
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饗

**寶瀆池州重**

池志九卷

三

**建大廳壁記**

昨巢虛池之二年喬自平原郡得  
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

無市井人物之類瓦器凹凸相覓襍視一月  
檢訪鄉籍二之月類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  
亡者歸瓦者投路者揜明年春夏熟其歸者起  
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  
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解署  
焉則物得以營帑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塹  
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  
分別出入於戲自承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  
以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於中和癸卯歲是城  
也滿不敢讓勞其基址始末存韓刺史晉公語  
中鑿與幸蜀之四年冬**宋劉鑿紀理宗御書禁**  
**賜宴烹宰碑**臣嘗讀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道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  
知聖人履五位之尊介萬年之壽者豈有他道  
哉惟仁而已是仁之盡物無一之不得其生始  
足為仁之全然天地之生無窮聖人之仁亦與  
之無窮聖人之仁無窮天地之春亦與之無窮

故辨之壽固曰大德而德莫大於恩被動植之  
餘文王之壽雖曰孔固而福莫固於德及昆夷  
之自然聖人豈容心哉天地有不吝釋者肆我  
仁祖立國最為長久龐恩厚澤及民深矣然乾  
元錫宴之恩尤祈天永命之大者歟皇上憲章  
祖武克仁克儉動以我仁祖為法迺者虹沅華  
渚之辰尚慮州縣因錫宴而廣烹宰親麗宸翰  
形為訓辭俾鑠之翠珉列于禁禦猗歟休哉真  
天地生物之心也夏之鳥獸魚鱉咸若殷之去  
三而網殆不是過即此一念鳳儀獸舞吾仁之  
克也焉飛魚躍吾仁之游也億萬年無疆惟休  
殆將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臣偶攝郡組敢不拜  
手稽首對揚王休橫渠張載有曰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實足以當陛下乾父坤母好生之德淳  
祐九年三月日承宜差權通判池州軍州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暫事借緝臣劉鑒頰管百拜茶  
書

曾肇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池志九卷

四

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  
斷折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闕而即之則舊園之  
勝涼臺清池游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  
哇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  
君於是退處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  
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  
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  
變以因之見必然之理以循之則事者雖無窮  
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  
之所安也所與遠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  
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  
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  
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  
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  
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  
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  
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所以休其暇日乃  
自為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更不得以盡行  
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

澤者乎故予為之書 **王安國清溪亭記** 清溪亭臨池州之

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為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

樂之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于

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

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

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歡搢之地得

備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時

於噴噴之萬家於千峯之繚繞朝陽曉曠破氣霧

赫煙雲之滅及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

之動息者也陽關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

紫映燭低昂與夫美旌交而鳥獸嬉野恣牧而

洲渚出水崖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

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

知呼吸於天地之正氣而馳騫奮伏出入無

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

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有然後能無

池志九卷

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携其好於此而猶  
行以畢景飛禽之嘯啾怒浪之洶湧漁蓬樵橋  
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勞笞之聲交於  
吾耳也岸幘穿履絃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  
今而忘實主孰與夫擊蹠折旋之災接于吾目  
也凡所以娛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為居者厭於  
局束行者其於憩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  
為我不能又於處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况宴  
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  
此吾疾之矣矣而亭之所以作也意推若之意  
可謂賢矣吾為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  
則未始玩心於物仁足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  
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游於  
茲而吾弟和甫為其僚乃因和甫請而為之記

**王哲齊山洞天記** 齊山如卧虎然晉于申尾干

棟宇橫架巖石林麓間望之麗若圖書為是邑  
名山之勝也端平二年提舉王伯大扁其外門  
曰齊山洞天出松逕而入數十步至中門躡蹠  
道而上扁曰雲梯前為藏殿後為佛閣東西跨

壑立亭曰一覽高敞可愛其後曰妙空巖元祐  
初蔣之奇命名也其罅有一石擊之如鍾磬曰  
丹砂山法堂而北曰蕉筆巖張公祐以蕉書石  
壁故名東有藏嶽曰新巖有泉滴瀝而下曰春  
溜張時脩刻大壽字于左前有亭曰雲壑躡石  
分道而北上曰武功巖正北有上清巖一名觀  
音巖西北有寄隱巖南有石壁如屏又數步有  
石窠泉滴滴可飲一人名一人泉又東三步絕  
石棧臨上清巖回寄隱巖又西北至寶雲巖兩  
石對峙如洞門有紫微亭北至小九華峯峯密  
聳拔肖九華之勝也下有石坑深險不可入俗  
呼無底洞由雲壑分道而南約數步曰漫巖又  
二十六步曰唐公巖西北有洞曰九頂又曰集  
仙表三丈廣半之北上至峯之巔曰翠微亭唐  
刺史杜牧九日登高賦詩所下瞰陂澤及清溪  
州治關其前長江繚其外最為臨眺之佳境此  
見於齊山之右者然也由翠微循山脊們磴攀  
蘿崎嶇東下約二里許得華蓋洞石勢輪囷如  
車蓋高約三四丈下可容數十人西有一穴可  
盤折而入飛鼠甚多軌燎照之則回翔故名石

池志九卷

燕洞西北有玉桂巖深可一丈北有蓮子洞深  
可二丈由坡而上有危檣傑棟巋然屹立于東  
崖之巔者繡春臺也鶴山魏了翁書北聯江淮  
在日出北而下漸覺山環抱地平夷而樹木陰  
翳之中有繡春道院依石為扉傍翼兩室曰仁  
靜曰智樂左有洞曰新巖坎級而下豁然明敞  
壁立數仞嘉定間史定之又刻曰史巖傍有繡  
衣石一洞秉燭而入有跡蜿蜒或指為潛蚪別  
有洞曰左史左史者州守李茂也杜牧代之故  
為此名又兩石夾道約數十步過一石門匾樓  
而入得平地可三數丈如壺中之天故曰壺天  
石眼有泉一泓可掬而飲之過繡春臺數百步  
有二洞東曰獅子西曰圓頂有泉如乳舊逸二  
同名今特因其形而命之此見於齊山之左者  
然也若夫山北之景則從道院右邊而下太守  
李方元以山無溪澗之澤乃沿其北址築防貯  
潦廣十餘深數丈長三里芟荷魚鱉可育而蓄  
今遺址尚存東有虎嘯巖及石虎洞中有石如  
虎蹲皆險絕不可上而中有九曲水石勢縈迴  
山泉清澈天造地浚殆類人為又有茂林脩竹

隱映于上宛然蘭亭氣象也有醒翁巖巖有醒翁石舊有亭而今不存又有待巖者最遠而大遊邏而西達于長堤則一山之景盡矣李元刻有待巖者言有待而存也然齊山之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為勝玉壺連星為奇飛鷲濯纓為大巖壁之號凡十九而有待為大巖壁之號凡有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凡十四而潛蚪左清幽遊者徜徉乎山間而窮日之力不能遍覽今歷久而聖蕪不可復考姑錄

吳夢祈李翰林九

萃書堂記

李翰林幕天席地人也其玩世似東之尤者也而東坡先生獨愛其眼高四海且謂能識子儀之為宗臣豈不知永王之非真主每欲燥而雪之蘇李蓋一流人也其表而出之固宜初翰林之棄官也即有蓬丘之思訪道江漢遙望九華峯顧而樂之會故人常仲堪宰是邑乃卜居焉始易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其居介乎龍女泉之側南渡以後夷為張氏之丘夫九華之得名自翰林始而書堂蕪沒殆且百年無

池志九卷

興弊起廢者豈吾之真不好事也耶嘉熙初元奉議蔡君元龍來尹是邑訪其遺跡始於化成寺之東偏草具其堂焉嘗謂古今天下其道同則千載之下或有襲裳之人其趣異則一坐之間或有割席之士公之為此而豈徒哉想夫春樹連村早鶯喚人綠水浮雲紫煙繞谷公之於斯來也必將解障泥坐前楹橫琴花間欣然起春日樽前論文之思矣涼風起天落日照島山雲薄暮江色映秋公之於斯來也必將戴烏紗酌白酒顧影起舞浩然如秋日山中初歸之時矣率是已任腕中掛壁盛夏可以灑松風岸幘開簷玄冬可以眺松雪或浩歌以待明月或展席以俯清流方將卧與大白同夢坐與太白同意又豈突兀見此屋而遂已哉是役也披圖憶古今尹實肇其謀度材鳴工吳君洪與弟忠振實任其事氣以類至俗以化成民之歸仁令尹固自有以先之歟令尹字曠南淮之無為人未弱冠試以禮部為名進士未強仕改今秩為賢明府其政學道而愛人好古而貴義

黃榦池州刻



朱子語錄後序

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

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而更相傳焉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為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物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潘時舉葉賀孫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警校重復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譽效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眾聞而悉歸一已足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鈔諸本以餘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喬幼聞清泉記青陽縣治之西十里道傍有泉出於石罅清冽其美旱乾不竭前令亭而名之始曰鮑泉繼曰趙泉邑人未之重也西山先生真公更其名曰清泉既大

池志九卷

八

書為之揭且製銘以張其美自始達之善淵淳之深澤濯之潔雅既之潤無非以比君子之德而推其功用之博斯泉之清遂因以顯過者必憇憇者必酌誦其文想其人夫泉幾千年于茲矣今以公銘而始重則公之意與泉之清殆扣與于無窮也耶公出處以道大節炳炳自兒童婦女以至夷狄皆聞名而同慕之今天子明聖方召公大用以慰蒼生之渴仰蓋公之志見於斯銘膏雨以慰蒼生之所渴仰蓋公之志見於斯銘久矣幼聞竭來學製何幸酌斯泉而味公作銘之義敬刻于縣齋以毋墮朝夕觀者云其銘曰芙蓉嵯峨與天相摩氣與天通秀綠浮河地靈脈潤如江之沱乃吐斯泉于山之阿行道渴飲孰曰弗過淨洗五濁凜雪百疴涓流無窮宏濟實多餘澤所被芘芘黍禾上善利呂祖謙代倉物其達盈科名揭而清萬古不磨部知池州謝表淮孺乘障初無固圉之功江表參布詔條申謝伏念臣繆膺世賞之延濫綴官聯之末投身冗散降命奇窮曩隨牒以成遺適

傳烽而傲備當戎馬之侵軼屢瀕至危賴王師  
之奮張卒獲自保偶逃龜犢之毀復玷魚符之  
分別池陽之輿區乃江表之重地于戈載戰則  
必佩服包桑之戒兵農雜居則必治比細柳之  
屯匪時閱材疇荷隆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  
健中正齊聖廣淵賜十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  
載之績久任官師自驚留落之蹤亦預使令之  
列臣敢不悉循侯度祗若政經輯寧凋瘵之餘  
咨度弛張之要道上德意如瞻咫尺許介重建協  
尺之光同衆戚休敢顧斗升之祿

濟行祠記

自青陽治南行三十里有山名九華

陰能陽能翁能張能返饑人之魂於粒米狼戾  
之場國人用是嚴之如父戴之如天春秋伏臘  
烹牲燎瘳祀之如先墨居千室魚鱗差差距神  
之宮道遠莫獲由以展布旦而望九華白雲之  
飛暮而望九華白雲之歸若笑若慕若思若迷  
若有弗滿於心者神人哀之陰勅二士指南山  
之岡使定址焉民即岡巒而廟之且不忘其初  
命之曰望仙之墩今不知幾千年矣中更回祿

池志九卷

之變遺址巋然而頽簷腐楹不可旋拜介蒞事  
之二日爲禮一行視廟貌弗嚴口語心思吏之  
責願豈不在是益敬不怠苟有水旱之災必奉  
辭以告苟有精一之薦必隨感而應天人和同  
年穀豐登是惟神人之靈彰彰如是民益信不  
疑更相號召合力并心哀錢于家葺材于山規  
摹故基築而廣之始于甲辰仲冬之十七日成  
于乙巳仲春之二十二日爲亭爲門爲東西廡  
爲前後殿爲寢閣爲柵樓合二十有三間塗以  
金碧護以欄楯待衛有人供給有物威儀凜然  
觀者嘆息是役也蓋居民揚中行方永總其要  
陳煥葉端吳叔葛明佐其事官爲之紀綱引頌  
而始終焉樓殿既祀新典既崇犧牲酒醴既潔  
既豐國人曰吾終無以報神而答神盍爲詞貽  
我我將詠歌燕享焉介爲之作清觴謠曰芙蓉  
兮侯城水晶兮侯宮侯出兮乘之天矯兮雙鸞  
金蹬兮陸離玉佩兮玲瓏侯來兮已坐盍舉兮  
瑤鐘既醑兮復進一笑兮春風金石兮鏘鳴有  
鑑兮羅充我心兮靡忘侯德兮焉窮明信兮俱  
存願侯兮從容是年新祠落成侯生期致奉幣

特來朝者萬人遂歌此詞為候壽千百歲之後  
歌吾詞以為壽者自今日始國人曰今三年衣  
我食我善言樂我為祠與詞本恨植我今殿院  
謝公以令之故大書頌以寵光我若建廟本末  
缺而不記我後世子孫無傳焉此則  
介重為國人之請也又不可不記

**華嶽諫寧**

**宗征伐書**

嶽為武學生寧宗時上書曰旬月以

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闖闖籍  
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  
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  
之役倍於平時郵置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  
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  
專權執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  
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  
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  
庸瑣之資請端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  
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臣自強老不知耻貪不  
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  
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奕奕汝

**池志九卷**

十

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傑倬杲諸郭之膏梁無  
用諸吳之恃寵專權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  
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  
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  
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刻血苞苴侂  
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顛食其肉而不可得  
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職  
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  
納妾未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頤  
之貢子為郎富宮之庸駑克位此外患之居吾  
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賊牙僧名爵周  
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  
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  
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與奪之命黜  
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陛下出於侂胄是吾有  
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陛下出於蘇師旦周  
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  
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  
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

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此年軍皆持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牙爪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黃符旁臨躡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壬寅最長客筭最短其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掩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廢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駭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則將帥庸愚軍民怨對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収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若不脩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餽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

池志九卷

既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我九錫隆恩之詩持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不欲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願以身爲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臬臣之督風逝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于弋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

**吳泳恭愍褒忠廟記**  
歲嘉熙丁酉天子蒞之民副四川制置使丁黼賜謚立廟謚以恭愍廟以褒忠旌死事也其子鎔拜手稽首祗服厥命且申拱于朝曰先君以韃其之難自膏原野若廟于益州則萬里隔絕夙夜難誌祀欲躬自度材營建于其家以致孝享奏曰可遂景乃岡諫日死徒於華峯之側石埭之陰新作闕宮前几蓋

山背枕延溪開三門環兩廡殿奕奕其中以安神位後建三寢以考象居主母象居左恭愍公宜春夫人居右其司其隸僕及倉庫氏或據於閑或繪於堂之壁皆一時在行者廟既成春秋二分陳牲合樂以祭逮于服官政則家宗人掌之亦可謂奉之以禮矣而其心休焉猶不能自已者乃移書潼川吳泳曰子蜀人也請識其事余嘗謂古者公廟不設私家父母之有勲勞德善者止與享大室漢興以來野祀巷祭皆瀆而不興雖諸葛忠武侯德範遐邇勲蓋季世成都之民永爲立廟朝議尚以禮秩不聽後因習步兵尚中郎上表始許其近墓祠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祭祀禮從宜也今褒忠之建距宅兆猶未遠豈非遺意歟客有難余曰忠武侯以開濟之世治戎講武以畱大舉恭愍公以鎮守之規畫圻分地以撫其一方漢創業未半而疾遽薨於營壩能邊走生賊蜀連年俶擾而公與受其敗卒至與民皆死其事勢蓋有不相侔者余曰客過矣士固有見危致命出於中心之本然而捍患禦變至於其力之所不及君子當諒其心

池志九卷

十一

不當以成敗利鈍爲言也當辨寇犯闕其陰氣驚甚大將以輕當寇元戎以死延敵貔虎熊羆之士望旗江潰曾無有一敵王所愾者公兀守一小城飛山移屯盡撥謀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以就盡之疲卒當新至之梟騎公自數日逆知其死處矣先是累疏于朝爲衆請命至公血誠炳若觀火暨遣其子詣堂白其事語人曰吾爲副元帥死其職分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此則孔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本心也矧公生平忠雅端靖立朝持論侃然有勁氣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一毫詐欺老弱之事寧嬰黃闕之怒而未嘗無獲善類之心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安有處危難之間復言畏死者乎公卒未幾制府參謀翊雍容就義而死文南守相銳汝孱慨慷血戰而及其英風義魄猶足厲群僚而媿貪生之流也雖然斃於蜀土者其體魄也遊於延溪者其魂氣也公之祖武德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於寺之右三紀而必生異人公後三十六年而生又七十二年而廟于此是殆有天數者余既紀實作迎送神

詩俾歌以祀云石連霓兮如埭山發翠兮孔蓋  
廟奕奕兮維新皇剡剡兮其靈春露兮灑灑卉  
木兮載芳嘗餘離兮未遠乃合樂以求陽神遊  
兮八極俾我心兮悽惻銅槃兮道斷石筭兮峯  
折左驂磴兮霧暗右劍埋兮花蝕帝子之磯兮  
魚肥謫仙之臺兮白鶴自飛公生斯世奇不偶  
兮死尚有古人而同歸春禴兮籍蘭秋祀兮  
薦菊若子若孫兮千萬春承承祭兮受福

### 鎡陵陽山寧子明傳讚

昔之稱謂配名字者必以氏有以官者如司馬

中行有以國者如邢茅毛祭有以所居者如東  
門東里之類後世則一以其族陵陽子明其亦  
以官爲氏者乎陵陽爲邑甚古秦滅六雄郡縣  
天下而陵陽以一同之地有宰沿漢及晉或隸  
宣城或隸丹陽晉成帝時避杜后諱易爲廣陽  
隋平陳縣廢入於涇縣陵陽實山名也初縣之  
得名因此山而山之名因于明顯故歷世文史  
家地志識者皆引于明以証焉李唐天寶間明  
皇喜神仙道家之事訪海內名山福地郡上其  
事于朝而仙壇宮始建者漢光祿大夫劉向傳

### 池志九卷

列仙載子明甚畧道書之藏有陵陽子明經毋  
慮數千言大抵皆養氣修真之語西都一時文  
豪如司馬長卿嘗攝撫其事以賦應劭復引之  
以釋列缺倒影之語而廣韻與夫九域志所載  
者皆祖述向言其所從來亦遠矣子明諱伯玉  
實生於沛國之涇鄉自少好服六氣之精春食  
朝霞朝霞日初出赤皇氣也夏食正陽正陽南  
陽南陽方日中氣也秋食淪漢淪漢日沒後赤  
皇氣也冬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取四氣  
與天氣玄黃之氣呼吸吐納以煉至和嘗曰吾  
聞陵陽乃丹丘成僊之地故求爲之宰清談終  
日縣務自理好棲息巖竇故邑人謂之竇令君  
嘗漁釣於延溪策竹爲馬浮游水中踞蹠石忽  
獲白魚鱗鬣異常就而斃部之得方書教其服  
食之法子明曰吾事濟矣遂登山依崖穴石爲  
竈具嘗登黃山採五石脂以益煎煉五石脂者  
蓋丹砂雄黃磁石礬石曾青抱朴子言之詳矣  
三年丹成七粒爲服既而節值中元候鶴回翔  
白龍就馭子明遂騰雲漢間矣邑人駭惋至今  
以是日醮祠焉初子明既至陵陽家人僕妾一

無與行至夜嘗跨竹馬歸旦而復在廳事人物無知者其妻費氏蚤與二女皆嗜丹藥喜笙簧子明丹成服餘乃圭以與之費因弄簫感白鳳駕雲二女得丹亦化二鳧隨父以為青童之侍其弟子安諱伯樂與兄同志嘗遠遊獨好四明山而居焉亦慕仙人長年之術子明一日知子安欲來化黃鶴以邀之遇之中途子安駕黃鶴而來歸子明駕白龍而西返其居人迹聞空中有絃歌之聲因名其地曰谷道其鄉曰望仙曰絃歌子明仙人去後二十年子安尸解人取其棺葬於陵陽山下有鶴棲其塚林舊傳載唐人詩云白雲已謝陵陽去黃鶴還應呼子安蓋紀其實也魚腹之文大要五字至今黃冠猶能傳其刻畫畧如符篆而世俗不能曉方輿志之子明所得書乃煉丹服餌之術也子明仙去幾千百年矣丹臺藥竈猶有存者歲時村落之人夜矚山谷有五色光瑩或散或聚者以為丹之餘輝也臺竈之下數百步罅石出泉名丹泉其冷水旱無加損非衆水比郭璞遊山詩云陵陽挹丹溜蓋謂是也山之下有黃鶴池白鶴墩黃鶴

池志九卷

志

林而子明得魚之處有石巖然出於水中其立馬坐釣之跡宛若鑿鑿也陵陽黃山相距不逾兩舍李太白嘗遊觀形於篇詠皆可考予惜列仙紀其事為太簡而山中舊傳叢冗不倫於是重述而讚之 薜英朝華好游夕須百年人壽 慶若一瞬蛾眉伐性膠體腐腸紫清瓊都金飲 玉漿陵陽之山子明遊息六氣呼吸五脂服食 石竈金丹術全九還白魚薦方黃鶴為驂功成 三年造化七粒龍驤瑤響馭登天日上朝玉帝 觀化混無崑崙酬鷄洪崖拍肩仰瞻倒影俯視 列缺鳳簫一弄鳧童雙接四明其來絃歌空中 龍鶴各返丹霞曉風若水兔輪蟠桃鳥翼昏明 代謝自為今日紫煙成岐青 元 余闕紀青陽縣 雲可梯何當脫纓攝衣從之

尹袁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嶺六縱掠江淮之南

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雖高城浚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環撤碎之鮮有能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貌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成過之其色屋無所燬敗其

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  
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  
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  
才五轉而尹茲邑爲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  
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爲主本民有  
鬪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有留獄  
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爲理者悉薙櫛治一切  
與之道利之冗利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  
大家武人不敢肆害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旣已  
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  
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  
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知  
立身行己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爲  
聽弛張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  
而無畔心及盜入番君卽委家野處令民爲保  
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賑之相民之良者收  
其豪以爲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有  
盜者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  
恃之而有競心用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  
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

池志九卷

十五

而亂或未至而迎降撞撻譎恠有如鬼蜮豈獨  
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  
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  
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  
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  
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爲墟驛驪十餘日荆棘沒  
人漫不見行跡青陽之民於是益以君爲有德  
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  
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  
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余故吏氏也於  
志義無所讓乃爲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川人  
也辭白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  
龍焉淮逾江殘吳啗楚信嘯學兇邑無完者但  
茲青陽悉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  
旣俾民爲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爲城治  
以爲兵大邦彼畏小邦攸儆相彼亂邦哀骨如  
麻爾父爾子拊摩嘯歌亂之所定棘生有鬪爾  
室爾家究爲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旣克底  
靖功爲君歸載其肥斝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  
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界之至於孫子懷允無



止南山之華其微如英  
胡文虎池州路重建總

管府記池易吳地應心紀之次下隸揚州之

唐武德四年始置池州臨長江以崇壽富有佳

境山川風物清和平曠推為江左要會郡治依

貴池之美挹齊山之秀自唐以來任刺史守是

邦者韓贊裴度杜牧包拯諸公英賢接踵皆碩

德重望綽民淳事簡有頌不囂聞令必集方冊

具載粲然可考春初融風煽雲延及公宇蕩為

瓦礫之墟父老相與感嘆而言曰自甲午至今

僅二十四稔兩罹戍軍遺漏之厄物之廢興有

數者存事之成立以人而舉今時若未易然也

幸郡府公侯則有總管濟南王琪子玉同知范

陽幢兀兒判官大都沙不丁推官恩州邵守真

泊幕府賓僚則有經歷段瑞瑞之保定人也知

事上彬文質大名回回人也照磨曹珣君玉古

青州人也經始究度詢謀僉同繪圖中請上司

將營卒元占府地開拓基址以復其舊因遣貴

池縣治及錄事司並立于燕門之內凡簿書期

池志九卷

會往來行移甚得其便崇以垣墉隆其棟宇輪  
與翬飛氣象軒豁兩廡翼然六曹整列公治事  
之餘飭工師繩墨處置經營不敢自暇自逸斯  
役也非得已而為之也務從儉約不事華靡公  
之設施未嘗輕目官府如傳舍庶民子來欣然  
多助亦猶承順父母之指使自春且秋不數月  
而就緒焉噫公侯之究心不為不多矣賓僚之  
効與夫執役給事者亦不為不多矣落成之日  
公召耆儒進而告之曰廳者治官聽事之所事  
無大小吾日與同僚會此而聽受焉詔誥則嚴  
若對咫尺之天顏聽訟令則凜若侍森嚴之朝  
陛至於吏治之善者聽則舉之否則黜之入言  
之善者聽則納之否則卻之聽以公而行之以  
公聽以正而行之以正必如召伯聽訟感遺愛  
者皆形於歌孔子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庭  
無負於此聽之重建也豈徒曰土木云乎哉丹  
艘云乎哉吾率作興事祝先哲不無厚頌何敢  
贅流於三賢壁記之後于姑為我識工役之歲  
月云爾愚不敏敢敬承公命辭非  
獲已遂拜手而畧叙其槩謹記  
吳師道重修

池州路學記

古者先聖先師之祀必於學其法

而考矣後世廟祀夫子配以高弟從以諸儒制  
日益脩然廟以崇聖賢學以處師生當別而不  
混嚴而不褻則庶幾古之意爾池郡學在城東  
南隅直九華門清溪之上宋故址也至元甲午  
燬延祐丁巳又燬補建僅完規度苟畧故未久  
而多弊且前廟後學蕩無周防往來交跡兩廡  
皆覆茨代板穿漏傾圮圖繪剝落甚非所以昭  
尊事而致崇極也至元重紀之四年總管通議  
公字羅不華與經歷吳君遠翔以職在王領顧  
瞻弗寧寔圖更張監郡嘉議公迭列思入夙有  
典學之志議以克合僚屬交贊先是學前魚池  
之利或妄援引禁例罷免學正姚廷用發其奸  
府嚴督徵錢為貫一萬七千有奇用以充費於  
是撤舊而新易脆以堅殘缺復完黠昧更煥由  
門而毀悉以序及當殿兩旁限以扁額啓閉有  
時肖像從祀一百有五入搏土設色咸精其能  
從賢祀之次治土神之棲闕同祭之室倫堂齋  
廡密比以整最後尊經閣前總管薛超吾所建

池志九卷

七

者特為壯偉復稍加脩飾神既安靈士亦樂居  
潔清尊嚴一洗前陋又議以餘貲完治祭樂器  
服悉如其數績亦不細矣惟池學饒陂湖土田  
歲積弊滋奪於豪民者已置弗問權勢之所占  
射掩為已私公家之獲十不一二陵夷駘削不  
振已甚是以一切承陋踵敝而莫之省吳君方  
白之通議公究其事會南臺御史變理溥化張  
公珪行部按臨深以為言承命惟謹乃慎選屬  
吏按覈勾檢迄復侵攘尤不易易也竊聞聖賢  
之道莫急於正人心彼其惑於絕聖人之案盛  
推多士之吮而奪之餐者是誠何心哉眇焉布  
帛莫敢與抗是猶可坐以懦而無立之罪乃若  
自為蠹螻啓姦納侮甘心名教罪人無惟乎彼  
之悍然而興也人心淪陷至此亦可哀也已明  
明憲臣振厲干其上良守牧賢參謀克式承之  
遂能因時有作夫俾之周旋於宮墻儀像之間  
有以肅其容正其趨敦發其愧悔感悟之端庶  
幾可與為善而從事於詩書禮樂之教脩已治  
人之方則是邦風俗一變而美實此乎肇是役  
也專委之姚廷用而學錄錢益佐焉舉行而程

督之者府吏陳應鳳也明年三月教授夏仲尹  
去天台繆元果來工役復由之未完者又從而  
完之在學者艾之士以師道因日擊顏未請述  
以文輒不讓而直書併以警夫世之有人心者  
**忠節趙公祠記**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  
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  
乃見有道之國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  
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爵之未嘗  
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  
彰君素之贈皆以植天衷正民德崇世防非淺  
見俗識所能測也宋趙昂發者字漢卿昌州昌  
元縣人也通守池州天兵南下池之守臣已遁  
趙侯攝府事即命為真自知城小兵寡勢必危  
胎詩其第誓以死報至元十二年正月城陷侯  
與其夫人雍氏訣雍氏曰君能忠吾獨不能為  
忠臣之婦相從地下乎侯喜大書曰國不可背  
城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俱自經於州治  
之後堂大丞相伯顏入見而義之命以禮瘞于  
永明寺之側按侯以科第進身前知宣城彭澤  
二縣人稱寬厚先生蓋恥然儒者也雖不能決

池志之卷

六

關於弓矢鋒鏑之場而守死弗去於義為得若  
雍氏區區一女子非其服習素聞又豈能若是  
哉宋嘗贈忠毅侯節義夫人廟號旌忠而事不  
及行矣逮今六十年邦之父老道之者猶咨嗟  
太息未嘗不談丞相之盛德也今重紀至元丙  
子之歲府經歷蕭君文孫始至未遑他事慨然  
念祠之未立乃與景德寺主僧正宗謀闢大門  
左宇並設二主書故爵謚而扁其顏曰忠節之  
祠既祭以安靈又將營畫經費以奉其父蕭君  
是舉偉矣哉國家祀忠臣褒節婦具有明詔若  
趙侯夫婦者誠當一旦而發於蕭君歸然足以  
增世教之重固聖代之所樂聞者君廬陵名家  
風裁峭整遇事必達其志嘗著忠孝二史以表  
近代人物宜其奮不顧流俗獨汲汲於衆人之  
所緩者豈徒然哉師道既承命紀其事且為薦  
享送迎之詞以昇其邦人使歌之以紆其思焉  
詞曰大風起兮雲飛江聲震搖兮孤城喘其將  
危城之危兮侯寧不知死封疆兮吾分之宜嗟  
婉孌兮閨中姿激義烈兮駢頸同歸玉碎珠隕  
兮傲不緇奔師賣降兮彼何人斯屈膝頓顙兮

兒女唱嘒企雙翔于青真之上兮奄奄苟活不  
愧死其奚為齊之山兮秋之浦嚴魏我兮斯其  
宇彌回風兮神來下薦有嶺兮奠有醑邦人忻  
忻兮願侯毋吐維忠維貞兮福汝祐汝疇非臣  
兮誰則無婦儀我梅公亭記士君子宦游之邦  
民兮永垂終古梅公亭記去之數百年人猶  
想其風烈而不忘至於崇表而章顯之是雖好  
德之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為末俗之勸者  
豈小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  
監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為知縣事集中詩幾  
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宦况之大畧可  
考見也後人嘗於郎官舍西偏為梅公堂以祀  
之既廢而令柴夢規重建於縣浦之北世易事  
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為梅公亭以識其舊未  
幾亦化為荒墟師道之來也按行遺址見大礎  
在茅草中堯兒牧豎躑躅其上老木三數株錯  
立蒼然為之躊躇太息自是營構之念往來于  
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為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  
周垣鍵以外扃飛簷虛檻高亢疎明既與邑人  
慰其景仰之思而溪山屋室環繞映帶又得登

池志九卷

九

臨之美以相樂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  
淡之作一變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人而盛推  
尊之若已弗及又以以仁厚樂易溫恭謹質稱其  
人一時諸公文口論薦雖仕不大顯而文學行  
義足以儀當時而表後世所建德肇邑自唐令  
長九幾何人而公之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  
勢力致哉使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  
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被其賜  
於無窮不然皆公之罪人也師道于公無能  
為後然不可謂無志於自勵者斯亭之作既自  
為之經營而衆來致助乃命邑人陶起東董其  
事不以頌民庶幾可久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其  
或遷吾之為漫不顧省任其圯壞泯滅亦獨何  
心哉亭成當至元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乙亥  
明年某**蕃翔三賢祠記**池州三賢祠者郡守王  
月日記**蕃翔三賢祠記**池州三賢祠者郡守王  
以節用愛人為本越三年政教既孚民用權洽  
乃曰方今聖朝以仁撫海內褒善顯忠雖在勝  
國罔有遺簡惟是邦前脩巨德之選鬱而弗耀  
懼無以上承休澤非司牧者宣化勵俗之道也

若文正范公仲淹孝蕭包公拯忠毅趙公鼎孫  
三賢於此或俟時養晦或發奸擿隱或仗節蹈  
義皆所謂志抗青雲忠貫日月者也合而祠之  
豈非宜哉衆咸謂然因俾學正陸天祥董其事  
闢地於郡學西偏爲堂三間作亭兩楹神主既  
設龕几具備爰卜吉日竭虔安靈更獻展謁遷  
豆有序賓贊有列學士大夫載仰載瞻交慶喜  
拊侯既畢事屬予文以記之謹按三君子之道  
雖時有先後世有否泰較其言行亦何嘗越乎  
仁義忠信者哉文正篤學勵志究通六經之旨  
訓迪學者皆有法度知橫渠之遠器勸讀中庸  
爲文章必本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故天下仰  
其德爭師學之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爲  
先薄於自奉置義田以贖宗族幼鞠於青陽朱  
氏以朱說登第後歸姓報以思禮終身不衰孝  
蕭初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者十年立朝正色  
權貴斂手及守是州辨浮江人尸與瘞僧之冤  
時稱神明爲治嚴而不刻所至捐浮費以利民  
民多德之忠毅淳祐間舉進士歷官剛介有名  
繼知宣城彭澤政聲益偉俄遷郡判攝守事當

池志九卷

二十

大兵南下人心已離公督勵將士誓死殉國已  
而沿江戍守望風降附兵逼城度勢不可支卽  
灑明志與夫人雍氏皆自經死宋特贈文華閣  
待制謚忠毅事具前史及公墓銘如此仁義固  
人心之所同若三賢所立卓然見於世矣其所  
異者特時遇不遇耳想其高風遐躡輝映今昔  
師表百代誦其詩讀其書尚足以使人興起寤  
嘆而况耳目之所漸漬而不及於旌別者乎是  
祠也宜俟先之而不敢緩也雖然事之成毀於  
世相尋而無窮然得人則興失人則廢亦其勢  
也故君子與人爲善後之來者倘有觀焉則斯  
堂之廢興亦存乎人而已侯名興祖字國珍吉  
之文水人廉而有惠政其鍾世美新脩郭西昭  
詳則著之邦民之去思云  
明廟記元初元年夏六月初吉貴池之人無貴  
在上惠澤四海天覆地載可謂仁矣而我幸生  
斯時目不識其革之事耳不聞烽鼓之警以農  
桑漁樵自遂於田里其子弟之秀者又服習乎  
詩書之訓以爲世用安閒佚樂不知老之至可

謂泰矣一方之民壤接千里山無狼虎野無盜賊年穀屢登民無疫厲疾病痛呼祝曰禱祠則不旋頃而應左江右淮波濤萬頃舟航上下回檣一觸則江流無虞此非特上治之仁郭西之神力居多也然則自昔至今此方之人與四方之行李適於此者依神之靈不爲不父而廟貌不莊齋祠不脩牛羊鳥鼠穿踪於庭除荆棘草莽狼穢不治無以報稱神靈之既於是集力經營不日而合一潔新之尊其像貌正其冠裳居有前宮寢有後室門闕重廡列衛兩廊齋祠有庖謁欵有房飛甍雕楹丹堊朱漆輪奐之美絕於一時所以蓋欽崇嚴奉之禮而極池人之志也經始於元年七月成於某年某月是時世美筦簞於此邦人屬以記之因觀舊志以問諸水濱皆謂梁之昭明昔在秋浦食魚之美號其地曰貴池然愛秀山之勝屹然數峯矯於雲表清溪環合爲於一洞天土地饒沃人愿而質常徘徊久之異時昭明既殯梁亦旋亡其神附於秀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帝錫此於我矣爾民既祀我我其福之於是民相與築祠於秀山之阿秋

池志九卷

冬享祀有事必禱有禱必應民翕慕之唐永泰元年置郡於大江之隈貴池之民又相與爲祠於郡郭之西而祠遍於江東然以梁史考之則昭明未嘗至池舊志與諸水濱之言如此豈非史之逸遺者與昭明武帝長子也世以九郎爲稱蓋不知其何故而泰山神亦以紀之豈非功德及民登侯於嶽則所謂九郎者其泰山以郎序諸神之號耶昭明諱統字德施母丁貴嬪也生而聰敏天姿仁孝寬博喜怒不形於色美姿容善舉止自爲兒時已喜讀書數行並下過目悉記講解辨說該通大義敏於文辭存宴詩賦落筆數千韻日與郡公學士講論商確著述以爲樂成書至八十卷東宮聚書幾三萬卷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曾未有尤喜佛學博極群經招延閣士於慧義殿中著三諦法義晉通之元其露降於庭然居東宮不忍違顏而忽忽不樂朝必留侍出雖宴居坐必西向卧必面臺遇召危坐達旦常參則漏未五鼓待明於門其侍丁貴嬪疾衣不解帶貴嬪薨扶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於口每哭輒慟絕廢食帝數強飯之終喪日

餉一溢不及菜果之味時風俗衰微日入於侈  
每示恭儉以率之衣以澣濯食不兼肉服御朴  
素無所繪麗惟嗜山水之勝穿築池亭於園圃  
之中暇日與賓從游燕番禹侯軌問曰可奏女  
樂昭明良父詠左思招隱云何必繇與竹山水  
有清音軌甚慚之他時勅賜大樂昭明雖并旣  
而弗用出宮二十餘年無聲樂之玩幼於內省  
嘗遇廷尉奏獄重獄因而書之易罪以杖帝聞  
之喜時有所赦必使之訊免自加元服即省萬  
幾文書奏報旁午於前或不以實必昭其姦然  
恕其咎而無一人之辜時其典役繁日常愀然  
不安米價騰踊則必減食菲衣天寒又雨則訪  
貧窶之人道路之饑以賑給之死亡無以斂者  
爲之棺槨以溼之然皆密施時莫知之而天下  
率歸仁焉其治誣人謗口之獄駁之再三而不  
爲之議停吳興丁役之請稟稟乎忠厚之文有  
足觀者因游得疾比劇猶手勤答詔左右欲聞  
自傷貽帝之念噫嗚流涕薨三十一帝哭之錫  
以哀冕謚曰昭明建康之人奔走于宮號泣滿  
路四方遠近莫不痛悼嗟乎以昭明之才德而

池志九卷

十一

不及鑽成犬業丕冒天下使元元蒙澤更生於  
真戈喪亂之餘豈非天歟其仁心仁聞有足以  
淪夾民心感格天地去之幾數百年而血食一  
方奄及江東明靈陰德及於庶民靡然猶當時  
之慕豈非造理特深體天地生物之機相爲不  
息以推仁民愛物之意歟是可頌也謹拜手以  
獻之辭曰泰初之一自天先兮爾爾太極炳彰  
綿兮誰其得之昭明賢兮不顯其靈莫測淵兮  
大江之東包山川兮秀峯環合綠水漣兮我昔  
瞻此今宅焉兮天祚仁孝歲以千兮來相也民  
福祿延兮精義感格靡不旋兮雲行雨施職所  
專兮自江以南闡神通兮惟此池民祀之虔兮  
翼翼新廟輪奐兮重堂靚深藻繪縟兮衮衣  
龍章冕朱纓兮顒顒君王存儷然兮四時享祀  
靡有怠兮牲牲尊爵肆前進兮祥風景颺來雲  
翰兮幸神嘉娛賜矜憐兮惟時醴澤雨公田兮  
珍瀉驅疫室無愆兮降福穰穰各安寧兮上方  
懷仁格乾坤兮諸神受紀景貺填兮芝檢五書  
行昭宣兮進神顯嗣慰元元兮福被三皇廟記  
群生弘無邊兮勒石頌功垂無窮兮

竊嘗論之自昔孔子考定古史斷自唐虞以下其紀述三皇者多不經見乃於易繫中發之若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為耒耜取諸離又曰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楛木為耒耜取諸坎又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皆三聖人開天之道立天之德成天之功者自有天以來便有易象書數以登鳥獸魚鱉之類但未造未佃未漁則八卦不畫文籍不生資物不足至庖犧氏觀天象按河圖畫八卦以贊造化造書契以代結繩設罟網以取牲牢然後始知陰陽吉凶之理盡官民治察之情備庖厨養濟之用茲非開天乎自有天以來便有五穀百草水石

池志九卷

貨財之物但未嘗未聚未市粒米不獲藥品不分貨財不通至神農時因天時分地利播百穀以濟生民嘗百草以除人害立市井以均有無然後始知耒耜耕耨之法別品物美惡之味致遠近交易之民茲非開天乎自有天以來便有衣裳之制舟車之具宮室之材但未制未服未釋未輪未棟未宇則雖有垂繭之絲虎豹之皮負重之牛致遠之馬與夫黃金美玉俱為棄物及軒轅氏洞天機察時變為冕為服以明貴賤為舟為車以通水陸為宮為室以避風雨然後知有制度尊卑之序服乘往來之便棟宇居處之安茲非開天乎由是言之天開聖人聖人開天皆以福後世也世之人總總林林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日在春風和氣之中莫知所謝獨醫者祀之以為祖何哉蓋羲皇八卦有天水山雷風火地澤之氣陰陽開闢之司寒暑變遷之運乃運氣之祖也醫而不究運氣非醫也農皇百草有辛酸鹹苦甘美之味上中下之品有毒無毒之藥乃本草之祖也醫而不通本草非醫也軒皇內經有問若疾病虛實之論治療之方生



死之訣乃方論之祖也醫不通方論非醫也於  
戲三皇之道之德之功為天下後世所述者豈  
獨醫哉故歷代祠命以仲春之月禴祭於陳毫  
防之三州蓋援授祭法德施於民之義愚以為  
未盡政使古今天下家各為祖人各為孫每庖  
必有薦每食必先祭每入室必先祝曰非三大  
聖人何以得温飽安居如此真所謂民到于今  
受其賜雖籍九土以為宮磨五嶽以為碑釀四  
海以為醴庖群龍以為牲恐不足以為開天之  
報何區區一殿宇云哉雖然古語云有煩一夫  
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今是祠也不費經  
營不勞工役因而成之適合三聖人簡易之心  
奚取乎 **伏羲讚** 茫茫上古及世庖犧始畫八卦  
後哉 **神農讚** 仰惟神農植藝五穀斯民有  
得而因之 **黃帝讚** 偉哉黃帝聖德天授岐伯  
草木民到于 **馮勉** 鮮試策 患於不知其弊患  
日窮月究利及 **馮勉** 鮮試策 患於不知其弊患  
生民勿替于後

八池志九卷

於知而不言不患於不言其弊患於言而不改  
知而能言言而能改則天下之事無弊矣執事  
發策秋闈下詢承學晉及東南公田鹽利之弊  
愚切以為蠲公田之弊在於申明源流之弊蠲  
鹽利之弊在於遵守祖宗之法然皆在於得人  
而已矣夫歷代田賦若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  
而兼助貢大率皆取於民者什一是一時未有如  
後世之弊魯宣公履畝而稅已為十而取二自  
漢而降或三十而稅一或立為租庸調又或立  
為兩稅之法經制之不定多寡之不齊去古日  
遠而不得其中正其弊日甚而馴至于繆安石  
宋景定間之公田其弊甚極彼權臣賈似道者  
謂公田足以餉邊兵免和糴於是易民田以為  
公田公田之賦倍蓰於民田而又限之以定額  
饒沃者輸賦僅足而徒有耕耨之苦磽墾者輸  
賦不給而民常有終歲之憂富者以是而日就  
貧困貧者以是而日就流亡且世為之害而莫  
得以及貿易之彼上欺其君而下疲其民以至  
此獨何心哉天朝平定江南田賦之弊有司失於  
餘可急之征刻除殆盡獨公田之弊有司失於

申明奏減昔之爲政者可坐以不知其弊之罪耳今之爲政者既知其弊矣何惜一言以救積年之弊以寬一道之征乎若曰歷年既久厥數衆多則當覈其田之肥磽較其賦之虛實果可征者而征之果可去者而去之又何難乎其從哉夫有志於恤民者從義而不從利言而當乎義何計其身之利不利也又安知吾言之不聽聽之而不遂改哉在吾蓋言之之道爾若知而不言而其與民胥入於罪罟此距心之所以自於申明源流之害也若夫鹽利供國家之需至廣也然祖宗之制未嘗不以高價椿配急徵其直爲禁而以置賣食用從民便爲喻其絜矩之心與民同利之意爲何如哉昔管仲之所以獲盜利亦何嘗曲爲之防過爲之計而齊實用以富饒其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利之意觀其書可知也稽之於古徵之於今立法非不善取法非不遠也柰何管計者未盡得人是以昧於明詔之旨差熟海王之篇動以三犯恐干有司彼有司者承流宣化民之師師也而一旦以錙銖之

池志九卷

微利耳目之所不及而笞辱之愚切爲當今惜也度口計升月考贏屈此殆具文而往往吹毛求疵少有弛薄責隨之亦以資其官吏之貪而重爲州縣之困耳宜乎郡縣不得不下虐於鄉都抑配農民占認引數追繫鞭撻甚於斷趾也彼農民自生自養而宜保之若赤子也彼固有攻苦食淡而不能呶生者豈可必以口計其鹽而獨征其課哉此州縣之所以承其令而重爲吾民害也謂之非急徵其直可乎謂之能聽從民便可乎誠使能毋急徵其直而民不被抑配之苦能必聽從民便而官不受三犯之責上不失國家之課下不失官民之心此蠲鹽利之弊在於遵守祖宗之法也公田而不得其人則因循苟且而不能以申明其害鹽利而不得其人則貪昧隱忍而不能以遵守其法必明理慎行之士而用之二者之弊庶可以去矣夫急於申明者必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而後公田之弊可去而歛從其薄而民用可克民用既克國用安有不克者哉夫謹於遵守者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必曰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則鹽利之弊不勞而自除矣夫謹正鹽筴而官免其咎官免其咎則民又何以罹於咎哉是故處之之術在於得人而用之則事不終日而理矣幸明良相逢而無異時聚歛之徒以主權利懷仁抱義者將接踵而爲時用矣惟執事先生尚加審擇焉

### 試清廟瑟賦

猗歟瑟之良兮鍾天地之靈英紛

基下謀之既遠兮又咸英韶獲其弗逮涼后夔之不遺兮顧工匪其安在際有周之盛德兮郁清廟之載歌將需材以製瑟兮宣烈文之至和若有人其采采兮雲飄飄而來下荒剪伐以待用兮豈曰倘夫矩度邁公輸之準繩兮超郢人之巧妙伉離婁以察微兮駭師曠而審調備姬旦之制作兮仰穆穆而敬止俾聲洪以且舒兮懷徽音其不已藏祀事之孔嚴兮殫後王之肅離若陟降於彼蒼兮聲求陽其渾融肇黃鐘以爲宮兮迭商角而羽徵二變音之既加兮互周旋而條理上君士而下臣民兮暨事物而有徵表前緒之耿光兮昭白日之精誠聆幽幽而飛

### 池志九卷

二十六

揚兮若鳳凰之鳴岐又正直而不流兮若詠羔羊而素絳紛陽律既諧於陰呂兮若睢鳩之在矣又小大之純如兮若信厚之麟趾宜秉德之無數兮嚴多士之濟濟也一倡而三歎以從兮信遺音之至美也

### 蘭亭記

方今四方上下以爲流通兮客唯而退茹

忘其羈旅之思蓋以驛置聯屬僅六十里而近郊之地賢有司者又爲侯館以體其馳遠之勞持酒薦殽相與爲賓主禮甚謹建德往時近郊無廬舍或即民居或立草野赫日暴雨語不及終而去當邑之南依山有隙地爲瓦礫荆榛所翳縣尹武昌王公晉卿既至知其故越明年群

弊剗除百度具脩於是候館之闕即前隙地而  
芟夷之相土方面經度惟謹陶瓦于舟伐材于  
茂溪流清駛立至其下工不告勞民不知役既  
成而巴士夫暇日登覽焉則見其西山橫列煙  
雲連綿日月焜耀熊狀萬千皆若在几席外而  
溪澄湛潔蓋茹蘭溪者相爲灌溉通於大江故  
今以茹蘭名亭焉前後俯仰皆山而獨西山爲  
最勝若與東南諸山相拱揖者實使之來遊于  
茲豈偶然哉或者有觀風之使入其境見其廬  
舍有伍田野有域入其邑見其學宮有制祠宇  
有規公署於上者庶  
**潔已臺記** 潔已臺在碧瀾  
幾可以勸能乎哉  
前舊有皂莢樹大數十圍亭亭如蓋監邑忻都  
公並樹築臺扁以潔已爲潔雪去垢之義滄浪  
之水清斯濯纓滄浪之水濁斯濯足此古今之  
通義學宮屹立乎碧瀾溪之上臨清流而賦詩  
坐茂樹以終日此學宮之大觀也然景不自美  
因人而彰大德四年會雲樵達魯花赤忻都公  
蒞政是邦請學之始見溪唇有喬木翳於西南  
隅問之曰此何木也予謂乃邑宰公餘宴息之

池志九卷

所古之皂莢今俗以皂角名者是也生稟異質  
其莢間歲分東西枝而斂實公曰可以潔雪精  
神可以洗滌塵垢經始一臺於橋陰之下目之  
曰潔已俾名實相稱夫豈不妙於是經之營之  
不日成之翼以楮欄公且親筆潔已二字以扁  
之公燕山世家明直如鑑衡清廉如冰槩誠高  
潔自守之行也蓋互鄉之童與其潔已以進此  
來者不拒之意而雲樵之心抑亦體夫子之心  
爲心乎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公退之暇  
嘉與同寅宴坐於臺游目縱懷清心靜念論文  
談笑幽賞清吟酒盈樽而令亦行射既中而奕  
且勝若夫洋花汀草鷗鷺忘機清風徐來蟬鳴  
哽咽上下一碧水光接天六出飛花披蓑擲釣  
維四時之景不一其樂無窮而或水漲則雲浪  
排空煙叔則翠嵐橫野隔岸聞牧子之弄笛傍  
溪觀漁父之翹舟及其綠蟻醒而雀舌香金烏  
沒而兔光出市廛客旅一塵不侵登潔已之臺  
于以澡身浴德觀潔已之字于以滌慮洗心去  
其舊染之污遷善惟新之城皆爲脩潔已之行  
矣而遊遨者衿佩搵紅杏之月絃歌奏綠槐之

風講誦之餘登斯臺也而得風乎舞雩浴沂詠歸之趣後之為政於是邑者興廢而葺之勿俾其棠去後之思專美召伯云時新文學塚毗陵孫元德謂予曰不可不記于石固辭不獲於是乎**清泉亭記**清泉亭者在縣北二十五里舊志則誕而不正是二者君子俱無取焉至正四年秋八月縣尹王晉卿改其名曰清泉又詢其舊有結茅為亭而廢之者於是作其上旁檐內棟上瓦下甃規制有加不勞而集乃若暴雨烈日民居僻遠使奔者得以息暍者得以蘇渴者得以濡負敗耕樵之徒得以休其力則亭之功蓋亦及民矣人以爲公之功而公之功豈專在是哉又觀公之治邑其至矣夫三皇有宮詠歸有亭候館署舍悉以序舉復有餘力以及於荒郊故迹亦興補而無遺且非所以爲遊觀也非以爲容飾也一舉而有三善焉去荒曠之名表涵蘊之實有及民之功具是三善而未足以語泉之至也若夫泉著於易陳於詩見於孟子之取喻夫然後可以語泉之至而凡士君子脩已治

池志九卷

二十八

人之道皆當於是而取去後之覽斯亭者聞斯名而有感于心焉則嗣而葺之容有已者夫

**王仁卿王公晉卿生祠記**生有祠非得民心之

云禦災捍患法施民死勤事蓋古者報功之典則然而鄉先生之祭社者亦必待其歿而後有之今乃當其人之生也而爲之構堂宇繪形像晨朝瞻禮若釋氏黃冠之奉其教者非其人之行事深得乎民心豈至是乎雖然民有君子小人苟得乎君子之心則其行事必合乎天理之正而存諸心一皆公而靡它苟其不然則必有行歟樹私之黨欣悅愛慕雖使祠之者連薨接棟以是語乎人亦汗諸顏面而以之建諸祠宇可乎建德縣尹晉卿王公生而民建其祠余固嘉其得民心之深而祠在學宮又嘉其民之心皆君子而公之行事以此心而感此心蓋有其機也何哉隱學田於已者其皆強梗弗率之徒蔽學帑以私者未必非簠簋弗飾之士余於增置田記中已言之矣是皆所謂行昧樹私者也此祠之建其人以公爲何如而建之者必君子

也其心所感又何如是可以決夫真好惡真是非矣聞之故老宋未亡時吳丞相淵嘗尹是邑而祠于學嘗建焉皇元延祐間鄧程先生端禮嘗爲學之師而祠又建焉是皆有功於興學者也迨公之爲尹也田隱于豪猾者悉覈其資租弱于逋負者悉俾其償齋廬門廡煥然一新而今之田逾于昔蓋三之二以帑得田蓋三之一士之遊于學者誦詩讀書儼若鄒魯故甲申之秋共義列名於乙榜焉由是建德視他縣爲有稱公之興學視古之名卿鉅公爲有光焉縣之君子者焉得不動其秉彜之秉法其懿德之素構堂宇繪形像傳之子孫以至於無窮熟公之名懷公之德永永乎無所替殆將與宋之張公方平繪像於益州者比矣儒學教諭戚先生厚篤士也交於余舊矣祠之成也遣書俾爲記余舊知王公之政其有素故爲記之

徐觀

尊賢堂記

銅陵爲池名邑襟江帶淮山水奇麗翰林李太白讀書於五松山文采粲然聞其風者莫不興起涵弘演迤迄於宋王安石藏脩于

池志九卷

二十九

大明寺蘇東坡黃山谷會遇于陳公園陶和染粹人文丕變以言乎地產之賢在王安石時則有舜元胡公字叔才者與公同硯席登嘉祐進士第歷官著作郎上書詆新法歸老丘園既卒安石作詩挽之稱其德行文文章朝野莫不知名以言乎邑宰之賢在淳熙時則有若三山林梅字子長者晝日垂簾庭無訟跡增秩六考政體循良在林梅後時則有若東浙潘銷字叔剛者興學校課士子脩五松太白祠及荆公書堂其政伯仲于長信不誣矣緬惟諸賢幽光潛德後先輝映去今未遠五松太白書堂鞠爲蕪莽陳園遺跡混于民居諸賢餘風遺韻世蓋未有聞至元初令尹陳伯奎來董學校承流宣化皆以在籍儒生缺員旁求僑彥登進之又以先賢缺祀後進莫知所宗夙夜究懷以爲蕪各諸儒既以班列從祀外是思得其人崇奉觀備員教席暇日相與參諸誌牒採摭群賢得七人焉因其官著其名號奉神主附祀於廊廡之東吉日尹率諸生行釋菜禮復書尊賢二字以扁之嗚呼尹之用心可謂遠也已矣昔孟軻論尚友之道

自友一鄉一國之善士進友天下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繼今已往者之士遊於斯息於斯卽止群賢典刑如在誦其書而友其人尊賢之心亦將油然而生進善其有窮乎是則令尹所以奉祀之意也豈特爲尊其名而已哉

**俞彭年棲鳳橋記**

棲鳳橋西距縣半舍東達臨津驛官民之所必由也橋當巨浸之衝上自鄧源之分流嶺綿亘二十餘里巖壑溝澮之水皆注焉奔突春撞匯于棲鳳湖演迤達于江而橋橫其中自宋迄今皆以木爲之潦水橫擊歲必一脩勞吏僦工役者病之至治壬戌春僧會定古抗人也心欲爲而力不逮一日踵俞文彬門興言其事且勸成焉乃命工於青山麓得石一穴爰究爰度遂足其用興工於是年之五月凡費鈔四百餘錠工計四千有奇初惠定欲哀衆成之既以疏抄僅鈔三十錠其餘皆出文彬之已帑亦不易矣越明年十月告成惠定復請曰橋之成公之力也不可以不記余曰斯橋之建不過免人揭厲爾焉用記惠定曰公雖不自以爲功而歲月經營

池志九卷

三

之次第則不可不記以勒**盧贊重修靈祐王廟**

諸石於是述大槩以爲記

**記**九華秀巖秋浦表衍支邑以宅爾神故靈著至歲時薦獻巫覡言有逆凶迪吉敷遺大江之東民恃以康其生以格其思使後世遵常襲故無間父昔獲筮岳瀆咸秩並禋若仲鄉祠鄉孔明栢祠伏波馬援睢陽張許皆其生有功於當時既沒而人德其餘澤有祠之千百世而不忍忘者謹按利國山昭惠之神累封靈祐王前記以爲姓張氏仕晉尋陽太守世次遼邈史缺其記獨累代封勅因祝君光庭刻石僅存至通謂唐時三勅則誤矣按唐中和二年僖宗即位之九年也時方有保勝侯之封其稱乾貞三年則揚氏之誤也自是由侯而公是歲去唐亡二十三年祝君豈未校歟又按裴公休奏表以助戰克敵賞其功以史考之貞元間浙東劇賊粟籓誘山越爲叛攻陷州縣觀察使裴肅引兵殲籓有平賊篇肅仲子休大中六年自諸道轉運使入相其奏必是時馴至中和以後定封爵焉

不然宣僖相去遠而無休奏明矣或即肅奏訛以爲休距今五百載也今嚴事如一日水旱疾厲禱必昭答豈非捍災禦患協于常祀者耶或曰潯陽去地壤僻絕神未嘗臨其民也不得與朱邑武侯比抑不思神之爲神一英靈間具之氣故生顯貴死廟食晦明變化至往來穹壤間跡固殊而理無二非但於神爲然至元丙子廟燬于兵邑人陳振哀衆力而新之殿宇邃嚴門徑森矗標以樓觀環以廡序視舊有加既成學子羅琰劉介邑人前建德路總管阮麟翁請文諸石惟神濟時之畧不究于昔仁物之功方弘于後隆爵美號將與是邦山水相爲無窮因考次梗槩仍作歌貽功相成將以迎神之監只云其辭曰屹九華兮江之東支銅阜兮穹崇維鴻祗兮真宅敞神宇兮棟隆芬椒蘭兮簋稷齊壘尊兮牲牢豐輶捲雲兮駟冷風王之靈兮來降歛兮張瑟考鼓兮鳴鏞成音兮節舞瞻眸穆兮鼓鍾遂嘉生兮被災沴易工賈兮弭兵戎禮歲時兮虔奉答

王靈兮昌終窮  
**翁景祥雲松堂記**至順三年春邑

池志九卷

長官忽先以監造留金陵大尹張裕判簿忻都沙相繼之任三月既望義官坊采掘地得石有篆刻山水文衆異之邑吏胡森以告公暇以往拂拭摩挲安見雲松二大字乃丁令尹取太白詩語以名室即今後堂之扁也因命昇置堂後以復策觀夫以久湮之石而出於賢大夫蒞政之初物若有待豈偶然哉

**方時發九華山詩序**九華池陽勝峯若兄弟班列古以九子名之唐李太白有昔在九江上遙望九華峯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之句及來是邦與高齋輩聯句云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由是九華之名彰彰于世得非地以山川重山川以人重歟范至能云余生東吳北南西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大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渾厚其最奇秀者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蕩變之巫峽此天下同球之者皆哉斯言九華奇秀誠爲天下第一劉禹錫舟過江上以謂九華奇峯自是造化一尤物焉李太白杜荀鶴羅隱費拾遺滕子京王季文讀書有堂杯渡金地藏葛稚



川負笈條煉至於費冠卿潘逍遙王介甫張于  
湖等吟咏歌記散出於郡邑志書者不一于世  
居其下雖乏齊勝之具坐卧偃息獨專所好雨  
捲朝晴嵐光翠滴且而視之入吾窻戶矣泉流  
懼日杉影舞煙畫而對之搖吾尊俎矣月明鶴  
唳雪擁猿啼夜而聽之透吾几席矣故以山之  
東西繪爲圖本繡入于梓與遠方朋友共之昔  
詩人陳清隱巖負其樂山樂水之趣通遊歷覽  
隨寓吟詠凡山中草木羽毛之名品泉石巖洞  
之靈異煙霞風月之氣象悉採而模寫於中皆  
得其事迹景物之真蓋陳君生於九華身所親  
歷目所親觀也詩有舊板兵燬不全此二百一  
十篇乃予掇拾於散佚之餘者也竊謂山乃無  
聲之詩詩乃有聲之山山之有詩猶天有日月  
星辰之光彩人有衣冠珮玉之文華也苟泯沒  
山靈其不抱真寘之恨乎特捐已帑而重梓之  
俾詩與山相照  
耀於無窮云

### 本朝尹安宣化碑記

國朝奄有區夏九航海梯山  
貢輸者源源相續况百姓絲

### 池志九卷

三十一

米上供之常者乎 聖皇撫運軫念黎庶真發  
德音汲汲焉惟慮民之疲以弊也故事有便於  
民者勅守令舉行無隱輕賚乃便民之上計也  
且輕賚之名其見於漢使乎珠玉無輕而走中  
原所持者輕所致者遠惟其便而已有田則有  
租而出糧禹納粟納米皆徵其土之所出未聞  
舍是而賦諸民也然有不可一律拘者亦惟其  
便而已古者有運水航而陸輦次則驅駕駝載  
數者皆不可通則千里負擔民不堪病前代之  
負餉者或三十鍾而致一石或十餘鍾而致一  
石或就五石而致一石觀唐人斗錢運斗米之  
誼可知矣蓋池州瀕江獨石埭爲巖邑地界宣  
歙山稠而土確歲少不登民以饑告大率運民  
自鄉而邑自邑而府往復停滯可旬有五日而  
窮餒僻壤之民上下山坡出入溪谷一夫所荷  
其幾何而資糧靡屨之費差半焉今承宣之寄  
不容坐視其疲勸則出一喙以救其弊前乎爲  
政者亦有之矣而建明之不著施行之未竟民  
猶有不得免焉大德辛丑雲樵先生差忤都公  
來蒞吾邑灼見其病車馬趨省極力陳之某已

可其言且不獨施於一邑而一路之民咸蒙其利計歲秋苗所輸以輕贏而免者二萬八千石有奇貯諸民間則藉年所存活者可幾千人不必議社倉之法行勸糶之令而民自能有無相補也曩也以十五歲壯而有力之人不能致一輸矣曩也有頽足跼蹠步如千里今也腰傳擅裘倍道而疾趨矣仁人一言而利溥如此夫公政清而肅下車之初晉華金獎放場分而去濫以約審權衡而易頗以平百姓有不督而辦者春夏之交田父嘆而不秧公暨同僚乞靈於子明丹井時霈甘澍歲卒有秋度學宮前隙地高爽夷曠乃并樹築臺扁以繫已邑士大夫及四方名勝誅歌盛美毋慮數百而公之意務鼎鑿宮而新之倡一而和百矣有識之士謂公官未暮而政已赫赫若是况三年之久民之受惠其可既乎今茲一舉蓋剗積年之弊回萬家之春豈非一時可喜可壯之事迴騎壓郊仁聲滿路耆老及諸人士出郊延勞置酒高會以歌舞公之德者躍如也乃舉觴而歌之曰川之阻兮民

池志九卷

莫以航道之脩兮曷輿爾糧公以告兮言揚揚公來歸兮喜洋洋一邑之便兮一言之良波及一路兮利溥且長照爾寒兮春陽紆爾饑兮秋穰民德公兮樂未央挹酒起舞兮丹巘迴翔所不銘兮有柯暹會饌堂觀頤箴大易聖人設卦如此觴其義為養天地之養萬彙惟均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何以曰賢率性之遺何以為養脩道之教非食不長非教不知教之養之觀其所頤觀過知仁觀小知大觀其所由知志所在如食中禮於坐必安外施既正內養必端是以君子觀象體易以慎言語以節飲食言語易忽難禁致謹於口宜根於心禮嫌嚙絮敢恣放敵骨戒輕投齒審當決惟我先聖浩浩其天一食不苟出於自然雖不厭精亦不耻惡蔬食水飲自有其樂色惡臭惡失飪不時饒餒餒敗寧食寧饑鄰國大賢養心守約仁為我富義為我爵鄰國亞聖善養無偏氣養浩然性養知天前聖往詰孰非我師羣居食息惟日孳孳推類擴充無不用極外以養形內以養德不求飽兮志有在也

不出言兮耻不逮也。不求安兮敏於事也。不素  
食兮行其志也。聖明教養煥乎典章。育才于  
學會。饌有堂。惟師之嚴。惟令

之賢。惟士之習。宜各勉旃。王直銅陵縣重修

儒學記。銅陵縣本漢南陵縣。銅官鎮。唐宋始分  
移治江。詩屬池州。宋慶曆四年。建學于縣。治西  
淳熙中。縣令林柄。以爲囂雜。非育才之地。乃移  
置縣治。東後倚崇崗。前對諸山。據清淑之會。元  
季盡燬于兵。國朝洪武初。王簿馬驥始建明  
倫堂。與師生講學。迨十五年。歷三令。然後殿堂  
門廡。乃克如制。又閱四十餘年。繕治不繼。日入  
于弊。兩旁幾欲摧仆。洪熙改元。洛陽商賓自兵  
科給事中。改銅陵令。始至謁。先聖周覽學舍。  
慨然嘆曰。學校治化之本也。而傾陵如此。豈非  
長民之責哉。顧今之力。雖未能然。亦奚敢不勉  
乃脩葺。葺支柱。以俟改作。宣德七年。侯爲政。已六  
年矣。化行信孚。縣以無事。侯知民力之可用也。  
乃作而倡之。於是邑之人。士。余志英。志貴。志高。  
請建大成殿。何從。仁。何從。理。何純。何恭。何英。何

池志九卷

軒請建大成門。東西兩廡。則吳汝仁。吳琳。吳鐸。  
徐用文。姚友諒。東西兩齋。則盛巖。盛宗海。盛迪。  
吳汝霖。汝獻。而明倫堂。則丁子清。獨任之。侯嘉  
其志。皆勞而勉焉。工善材良。并手交作。其年七  
月壬戌。功皆成。宏壯高明。有加於舊。侯既率諸  
師生。與諸人士。告成于廟。而落成之教授。沈衡  
諗于衆曰。侯之用心。於學既勤矣。志英輩之勞  
費。亦侈矣。宜有以示諸父遠且告夫後之人。俾  
維持之。永勿壞。於是書其本末。介縣人戶部主  
事。胡本惠。來請。余文刻諸石。夫天之於人。皆賦  
之仁。義禮智信。而以施。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間。推而至於萬事萬物。莫不有當然之則。  
焉。然氣稟習俗。之不齊。故能全之少矣。聖人者。  
出爲之君。師以治而教之。必使之全。其性而不  
至於枯亡焉。三代之學。蓋可考已。自孔子之道。  
不行於世。而有書。書所以載道。而教萬世者也。  
是故有天下者。必建學校。聚英才。材於其中。使讀  
書。明道。而反諸其身。所謂五者之性。施之人。倫  
口用之。常而皆得其宜。然後出而用之。則公卿  
大夫。百執事。無不宜於其職。而治功盛矣。學校

所繫之重如此 國朝 聖聖相承加意學校  
既擇師儒以教其為子弟者又任守令以督其  
成賢才之出以隆治化蓋濟濟然也事之久而  
怠怠而復振亦理之自然由是 詔下簡子弟  
之負定科舉之額嚴條約以課勵之欲使明道  
誠身克其適用之才以佐太平之治意之所鑒  
豈淺哉然郡守縣令知重如此者蓋鮮故學宮  
多至於弊壞而教道亦因弛廢治化之本願如  
此其可不可耶然則商侯可謂知本之君子矣  
既新其立教之地而益謹其為教之遣使凡為  
弟子者誦其詩讀其書以明民彝物則之本然  
至於遺德克備而皆宜於公卿大夫百執事之  
選皆足以隆治化之盛當自此始矣若乃束書  
不觀舍本而事末以饒倖於一切而不能有立  
於世則非朝廷所以興學校與高侯所以脩學  
校之意矣故為記其成而遺其實以勉焉來者  
尚克承之

**王貫銅陵縣儒學題名記**

人材設科目以甄拔士類三年一大比以賓興  
賢能甚盛典也四方士子荷 朝廷教養之恩

池志九卷

乘雲龍風虎之機莫不感敷碎礪期效一得以  
上輔雍熙之治所以科目得人之盛從古罕及  
倚歟盛哉池之銅陵密邇 京畿山川清淑鍾  
於人材尤甲他處 欽差巡撫侍郎周公提調  
學校御史彭公咸以學校乃育材之地賢才實  
致治之源作興士類雖本教育之有素又在激  
勸之有方非紀其榮名實行何以為將來勸乃  
命縣令商公紀列科舉子之名于石商公嘗重  
脩學舍克尚斯文碑成囑余記之夫科目賢材  
之階也自昔明經之士得由此進者咸以為榮  
揚龜山嘗曰科舉所以得人者非科目足以為  
之蓋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耳若唐之韓愈宋  
之王曾文章政事照耀簡冊顯於當時傳於後  
世信不誣矣 國家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當  
真元會合之運正光嶽氣全之時取人以科目  
為重士君子得由此進其榮幸又有大焉今且  
獲垂名於石尚當遠乃猷秉乃忠茂乃續使後  
人觀者歷指而言曰某也某科之人某也某科  
之士顧不備歟雖然諸士子獲垂名於不朽其  
榮幸固大矣後人觀感興起者按武於斯又豈

不益爲榮幸哉是爲記姜濬貴池重脩廟學記治天下之

建學自三代之後學既不脩士習披靡學者從

事奔競日趨於下而不知所本如漢之學汨於

黃老魏晉之學惑於虛無唐之學溺於詞章至

宋元之學始克寔備而養士則無以究其實所

以皆不能比隆三代故先儒君子亦嘗以此議

之天啓皇明聖聖相承自京師至於海隅郡

邑無不建學設師儒以爲之教豐廩饋以爲之

養又專風憲以程督其勤怠嘉惠斯文茂隆治

本有超軼三代之盛無漢唐之失士生斯世而

遭際若此何其幸哉貴池附郭邑也邑舊有學

在玄妙觀之右元季燬于兵洪武三年詔天下

郡邑建學而貴池乃改城隍祠以爲學別置祠

於景德寺西去邑治百餘步今學是也宣德癸

丑縣令朱豐黃金蘭亦嘗脩葺號稱完美因陋

就簡歷歲茲又繕脩不繼正統丙寅吳君真來

知邑事明年崔君致恭來爲丞二君顧瞻廟學

慨然興嘆曰風化之本而衰弊如此非吾等責

乎遂捐已俸爲倡復節縮浮費庀材鳩工始於

池志九卷

庚午之春成於是年之冬前爲禮殿翼以兩廡

後爲明倫堂左右爲兩齋以至庖福門垣師生

燕息之所靡不畢舉又召塑工博士爲聖像凡

諸故搆之腐撓者則更治之漫漶之不鮮者則

丹堊之煥然宏麗有加于前致過者神悚如見

聖賢于朱泗之間低徊而不能去也典教余君

珏乃具顛末走書京師托銀臺經歷史君燦求

文爲之記予惟古者遺懋德弘孝友立任恤叙

士有過人之節而無奔競之風故禍福利害不

之疾顛沛流離不之恤萬鍾爵祿不知慕三軍

威武不之讟夫如是然後夫夫婦婦父父子子

於南國而成又安長治之遺也國家建學育

才以圖化理爲士者無不知脩身也無不知親

親也脩身則遺疑遺疑則德懋德懋則家可齊

而國可治由是人材之盛風俗之美誠曠古所

無之治也豈黃老訓姑詞章以干名聲祿利之

習而擬其萬一哉今貴池既新其學而游歌於

是者必止以副聖天子之教養下不負典政

教者之所脩葺得不夙夜匪懈孜孜勉勉由其

下學之教以致成德達才卓然特出以為明  
時之用乎予故為記願相與勉成之吳君字乾  
定龍谿人崔君字克讓潞州人余君字廷玉番  
陽人皆出自于學清忠以奉法寬惠以愛民而  
吳君又嘗新其邑治工不用勸民不知

**井記**

按池陽志記郡治之蹟有曰包井在郡治  
西偏乃宋孝肅包公守郡時所鑿予訪其

蹟井雖多莫知其所謂包公者予居正北高亢  
井在大門東南墻隅其深幾四仞霖潦注則溢  
幾平不數日如焦釜日日用皆汲于河僕夫告勞  
萊畦茹區稍旱則坐視乾死莫可救灌今年秋  
九月予周旋廳事前欲得宜井之地或告曰西  
偏階級下舊有泉眼使人汲以瓶甕澗硯今甃  
為路矣因所指發視之得井一井湮塞殆滿上餘  
古甃尺咫乃抹淤土抒頑石駢手偕作越三日  
淤盡而泉始達以尺度之其廣十有二其深倍  
之甃以巨石護以石關既訖工時久不雨又三  
日得雨泉泠然及井之半刺嘗之清冽異常噫  
此所謂包井也耶曷知其然曰公為郡時必居

池志九卷

二十七

吾今所居因井不宜鑿井必於廳事前以資食  
飲不然寮佐以一所居之井不應冒公姓也噫  
此所謂包井也耶井無地不有而公所鑿特系  
其姓閱數百年而不易者豈以井哉為之銘曰  
泉之清于公之潔泉之芳于公之烈湮而復完  
太虛湛然公名與俱垂千萬年嗣而及者尚無

愧吳琛銅陵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慈谿陳君良金蚤雋

卿第以妙齡俊才來尹銅陵下車之初孜孜民  
事未逾年政通民和百廢脩舉而尤加意學宮  
亦既完美矣復聚材庀工於明倫堂後建雉樓  
一座名尊經閣高幾丈廣倍之深咸廣之半覆  
甃甃瓦黝堊丹青成化癸巳二月既塋告訖乃  
以六經諸史度列於上使師生易於誦取暇日  
臨課生徒亦便於觀覽學掌教陳君益備君以  
能舉事有光於學寓書焉余言記之夫六經者  
載道之器也易以妙陰陽書以遺政事詩以理  
性情禮以謹節文樂以和神人春秋以正名分  
昭回萬古之光如日麗天永為斯世之澤如水  
行地天下不可一日無人心不可一日捨能窮

其理而得其妙穆穆在上為堯舜之君明明在下為周召之臣士則為英俊民則為賢達施之政事則從問學所出加之軍旅則知文章之備隨人品之異而窮經未嘗不著其效况 聖朝隆古為治養賢於學校取材於科目皆以經書為較藝之本則學校之於六經可無尊經閣而可以輕視哉昔子游宰武城以絃歌為教孔子許之文翁守蜀郡而文風丕振古史美之迨陳君為政之初注意於學而宮廡輪奐又建危樓而經書尊閣則為其當為急所先務其賢於人遠矣雖然六經之用分而言之固有不同合而言之易著小人勿用之戒即春秋之褒貶也書載洪範九疇之事即易之八卦也詩之篇什非權輿於虞廷之賡歌乎春秋之褒貶非本原於禮之節文乎易有六十四卦其要以時書有五十八篇其要以中禮有三千三百之目而要曰敬詩有三百十一篇而要曰誠樂有五音十二律而和則為要六經之用與要如此吾黨之友遊於學窮於經宜考於斯用擬魏科用躋膺仕毋以尊經為虛文毋以窮經為易事記閣而併

池志九卷

及於此亦以遺其源而申其意也請相勉之毋忽

方謨重建昭明太子

殿記 池郡之西祠祀梁昭明太子之神蕭姓

美因名貴池後遂以名邑嘗愛秀山之勝既薨神附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帝錫我矣爾民能祀我我其福之遂建祠於山之阿具迎其衣冠塋焉唐末泰初復置池郡又自秀山迎祀于此故秀山則以祖殿稱此則曰郭西行祠是也民既恭祀于神神亦敷佑于池蓋民飲食必祭水早疾疫必禱禱則昭應如響紹興初米價騰涌時有商載米數千斛將越他境阻風江上神自舞蕭九郎家池之郭西語商曰若之池州非特獲善價當以便風相濟商謬諾之神遂揮所執扇須臾風便舟行若飛神忽不見商至米既罄詣郭西遍訪不獲忽覩廟貌儼然江心所見者自是人益神之正統壬戌民方合謀欲新神廟忽巨茂順江而下乘夜入池口泝杜鳩河若有其人牽挽之者蓋神有康廬二使素翊靈本廟茲豈二使之靈使然大抵神之昭應類此其神封

號在宋初榜曰昭明從舊謚也後加文孝崇寧  
大觀中封顯靈侯加昭德公南渡後又封英濟  
王加忠顯加廣利又加靈祐誥勅猶存俱弗稱  
國朝洪武三年正天下祀典仍封梁昭明太子每  
歲八月望為神之誕有司具牲幣致祭蓋崇其  
正也若廟治興廢歷代雖未能悉考邑載有麗  
景樓文選閣廟之殿庶堂多至百餘間至今  
遺基彷彿隱然荆蔓中自昔香火亦彌盛矣元  
季悉燬於兵迨洪武己巳歲郡守高侯始命屬  
吏王仕良廟祝周良誠募緣於舊香亭之址建  
前殿崇奉焉未幾戊子邑人重建三間正統間  
郡守葉恩以神所致木悉建府治慮無以答神  
意命知縣阮仕進及都綱僧法歸福琪募白金  
八十餘兩市良木千餘方卜日營建適侯以事  
去郡守盧耀來任遂令邑民卽勝許鐸董其事  
建正殿五間天順癸未郡守鄧義視前殿傾圮  
首捐白金五兩為倡命齋人孔佛名持疏告境  
內士庶各出貨財鳩工市木建前殿并中廊各  
八楹經始於是年十二月落成於明年十月高  
廣如制輪奐翼然其是皆佛名勞心焦思克相其

池志九卷

成又慮無以昭神之靈且恐方來莫知興造之  
由伏謁今郡守李侯請文書石而侯事神尤謹  
既甃正殿之石餘神之容特寢殿未建合祀神  
位未正候豐年悉力成之故於佛名之請弗拒  
遂授子簡俾考述惟當謨因不敢以蕪陋辭謹  
按梁史及鍾世美所撰廟碑載聰明仁孝既詳  
無容置喙竊惟天生賢聖之才得乎清明純粹  
之氣弗為於前必彰於後猶日之旦月之夜雖  
不勉於晦蝕而光景常新韓子云勁氣沮金石  
歐陽子云不與草木同一漸盡信足徵已以神  
之聰明仁孝俾蚤居天位必能不冒元元脫干  
戈而安祚席梁庶幾三代之治矣然神之不得  
位與年皆天也距神之薨梁晉通乙巳至今大  
明成化庚寅閱歷五千六百七十六甲子通九百  
四十六年而池民賴於神者如一日雖曰盛德  
者必百歲祀此則清明純粹之氣與道者存與  
天者游天地之道恒久不已神之敷錫於池亦  
恒久不已孰非天之所為哉天與神一氣流通  
神與人一誠交感是皆可書也遂拜手而書之  
九其出財力者則列之碑陰并作薦饗送神之



詩俾歌以祀神曰池陽山水秀且清九華東引  
江西橫中有窟宅同蓬瀛神昔愛此來雲耕食  
魚而美故因名少陽之星流光晶鍾奇毓秀神  
挺生聰明仁孝信史稱啓誦逸駕堪爭衡刻忽  
騎箕遊帝廷梁民不穀衰惛惛本深實大施未  
宏帝令來池福吾氓隋唐宋元世代興魏我廟  
貌皆赫靈封號一正萬古徵歲當中秋月正盈  
絮牲奠幣飯漿馨官民闔恭拜且迎過鍾考鼓轟  
雷霆翩翩鶴駕電爲旌神風颯然儼來啟百福  
駢錫如固陵痲瘋癩不作和氣蒸雨暘特若年谷  
登池民鼓腹歌太平新廟翼翼金碧呈露光景  
福同崢嶸後代儒臣弘頌聲勒之琬琰同堅貞  
神化百與元化并千  
秋萬載翊皇明  
建德縣儒學歲貢題名記  
皇明設學以養士取士於科貢所以畜維化理  
也士之養于學用於時固此爲重而朝廷之  
待士亦恒重此然則科貢乃仕進之階梯而學  
校養育科貢之淵藪也建德有學其來尚矣科  
貢未嘗乏人頃未有顯名於石昭示求遠今邑  
令李侯華視篆之初仰承提學侍御陳公命既

池志九卷

新科舉之碑求翰林先生張君之文刻其上李  
侯典學勸士之心無已又謂是學科第人才其  
文章政事忠義節操在群耳目固不可塗而歲  
貢人才豈下此哉蓋有任黃門而僉臬司者有  
居郡佐邑令而政化循良者有受師儒之職有  
贊兵戎之政者比比其人焉較之科第雖遲速  
異等皆克致身行道於時固不可使武焉無聞  
也於是復請於侍御立石題名與科第之碑  
對峙於戟門之右侍御既允其請侯以予舊承  
乏學官遂屬予爲記竊惟萬物之被陽和滋雨  
露根芟枝葉紛焉不齊然不敷榮於春則于夏  
于秋各值其時而已矣士之脩于身養于學忠  
君孝親孰不有其志哉及學成或登名科第或  
致身歲貢亦各乘其時而已矣所乘之時不同  
行遣之心則一此朝廷取士於科貢固不輕  
此重彼而李侯題名之碑必欲兼舉并立也宜  
哉碑之作自今始踵既往倡後事也書不以齒  
而以次用表年也某曰某官因其名得以考其  
實也士之始仕書之石數之耳目必學與仕終  
其身求無愧焉可也碑之作幸不致於徒然也

雖然有作于先可以與其後有鑒于昔得以脩  
于今今池為畿郡建為郡屬邑其漸被皇化  
特邇且深而又有提學侍御銳意作興有賢守  
令奉命不替行見人才之興水湧山立用禪於  
時不泯於後以報朝廷養士待才之厚一此  
惜也碑作于成化乙丑冬石與工計費銀鑑余  
覆碑以亭材與工計費銀與碑等李侯既統任  
厥成教諭李君恒訓導楊君青皆克相其成云

### 胡昱翠微亭記

池之齊山距郡城四里在大江

翠石磴參差上攀霄漢下繞陂池巖洞三十有  
二而竅窟殆僻莫能測其底蘊東望則九華巍  
然南對則六峯巖然處修巖兔產焉松楸梧檟  
生焉西接乎闔郭北潁乎清溪廣道為衢甃石  
為梁沙汀蘆芷江又禽鱗至於奇花壽竹之異  
佛廬仙跡之勝景物佳麗不可具狀邦人矜睥  
之餘追遊之暇決肯而暢情盪胸而發趣此理  
之常無足怪者較其形勢直與岫嶽蓬島相埒  
而况處乎幽憂之地哉齊山之巔舊建翠微亭  
以資眺望唐刺史杜牧之九日登高嘗賦詩乃

### 池志九卷

有與客携壺上翠微之句世傳以為美談而臺  
榭碑碣未年傾圯逮我聖朝成化紀元之初  
郡守鄧侯義恢拓基址重立亭於上風雨漂搖  
丹碧漫漶蓋亦敝矣倫社常公由給事中來守  
池郡養民以仁撫下以惠黎庶翕然歸心雖頑  
氏悍夫罔不懾服歲在壬寅之夏公捐俸為倡  
率又命寺住持祖浩募衆合以成力協助遂就  
工市材雜荒刻穢營繕翠微亭于山首以楹架  
桁不施疊拱以拊承椽不出重簷彷彿乎空中  
樓閣四通八達豁如也越九月落成仍揭以舊  
名復選唐宋人及今縉紳君子所為詩歌悉書  
于壁以錄于梓祖告謁予作文以紀之惟乾道  
以正坤道以寧人道以和太平熙洽之時也自  
郡大夫寮案而下洎後髦逢掖之士乘筍輿馳  
良驥穿岫尋壑而下泊後髦逢掖之士乘筍輿馳  
以酌樽壘酒清風而脫巾憤挹嵐氣而朶頤聽  
泉流而瀟爽天光雲影之間徜徉夷猶惟意所  
適幸遭文明之世實國家深仁厚澤嘉靖萬  
邦之所致也於戲覽觀賦味而燕休于茲亭者  
寧無高舉遠遊之思乎然則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所以權欣怡愉而得登望之樂行賢守  
無疆之聞不亦顯哉信乎聖人之言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予於是而有許潛重建池口驛記  
微焉遂刻石以爲記  
爲江南古路地瀆大江江口有驛驛不以江名  
而以池名者統於郡也所繫爲取要繁自江漢  
荆楚以至巴蜀雲貴諸方嶽藩鎮軍衛有司羅  
錯左右者皆出上游下則襟帶吳越潯匯揚子  
關河迤邐相望幾千里而舟楫往來實相通濟  
內焉而輸音頒布勅使傳宣外而番夷  
納款方國進獻與夫幅員之廣歲例貢賦往來  
者日不下數十餘廩供餽舟楫應付胥此焉出  
然則是驛之爲要且繁也有以哉顧館舍歲久  
劇陋弗稱其奚宜弘治己未冬山陰祁公宗矩  
以風憲出守茲土始至相舊驛類敝且狹隘謀  
欲新之乃命前邑令曹君瑒疏其事於當道巡  
撫都憲彭公開而是之乃命驛丞張宗元義官  
倪秉中奉誠諭董督斯事務求副上意越明年  
庚申春恢拓舊址庀材鳩工百爾器備并手不  
作前有門樓中有廳事後有懋息堂東西有廂

池志九卷

凡若干間高若干尺廣若干丈延袤若干步計  
工費凡若干緡雖皆給自官帑而公與曹令所  
措置者居多舊驛丞以憂去代之者李泰繼奉  
公命益恭復於廳事左際地建勤政堂三間土  
地祠一間寢室臺榭井竈潤園舉得其度巡檢  
司舊右驛之西規制差小於是亦爲之鼎新而  
廳事門樓與驛相持又明年辛酉秋旣成郡人  
私相語曰太守之所以仁惠吾民者至此哉一  
夫不勞一錢不出而吾一驛坐視成工不有文  
以志又遠可乎於是相率徵言於予予惟昔人  
有言國有經絡郵驛是寄半紙之書一介之使  
長駕遠撫呼吸如意夫寄半紙之書一介之使  
藩鎮方嶽郡縣庶職四肢百體也郵驛傳送乎  
其間非經絡何圖經絡有弗通則元氣有弗行  
腹心肢體不相維繫而生理幾乎絕矣此郵驛  
之所繫尤爲不可一日廢者祁公一麾羈旅江  
湖居於肢體者尚務經絡以爲元氣之助異時  
以穹官大爵進位腹心之地其所以調和元氣  
者知必有道  
陳良器重建三賢祠記  
池郡學宮  
矣是爲記

三賢祠以祀文正范公孝肅包公文節趙公孝肅公嘗守是郡遺愛在人文節公亦以通判攝守事忠烈炳著若文正公則郡人率相傳以爲曾讀書於郡之青陽雖未必然而公之道德功業無乎不被是咸宜祀祠創於前元郡守王侯興祖詳具益州路同知黃翔記中祠雖每經葺治而歲久竟莫支弘治己酉杭郡陳良器以南京大理寺正奉命知府於茲謁學日顧瞻禮殿倫堂悉就傾圮側然周視因歷祠下瓦礫橫積求其主則棲之於文昌祠久矣爲之太恩適當荐饑未之敢爲越明年秋禾旣登民力稍裕乃諭衆措材屬耆老徐仕進董群工而重建之楹棟榱桷瓦甍黝堊一弗用舊材用需匪出府藏匪來會歛皆衆所自輸閱數月而訖工遂卜以歲辛亥夏五月之望具牢遷主而告妥焉旣徹奠慮失其歲月庸執筆記茲東牖是月旣望良器謹記

**東流縣重修學記** 東流池屬也編民不滿悉其人朴野而近淳其俗務本而崇儉其土燥剛其田高者不通水泉之灌溉下者又在澗谷

池志九卷

四十二

之中雨暘少愆歲輒失望又其處雖撫大江而商帆旅舶所不留雖負群山而良材善貨無所產故其民特貧然而一邑斯建有司制度之常賦稅力役之供皆所當具民則弗勝故際江而東舉邑之小且弊者莫與儷焉爲是邑者竟循蹈故常苟簡玩愒於凡所當興舉者率付之悠悠無所致力而已雖學校之設槩不復省日就隳敗莫獻罔克薦其處授受無所安其業絃誦少聞科第又乏成化丙午今揚令季芳以甲辰進士聿來蒞任亟欲爲之圖而丁歲荐饑未知攸措越三載爲弘治己酉子亦至官時穀旣登爰來白予將爲經營之計適南京工部正郎餘姚毛君應科督理蘆課於茲聞其事因校舊牘得課金之羨者二鑑遂俾以營事旣而侍御會稽王公奉詔來董學政又復檄以督之用要厥成令乃措材費勸工役而躬屬其功自大成之殿從祀之廡戟門櫺星門明倫堂東西二齋以及會饌之所庖福之室咸更治之舉就規制見者改視允爲屋大小計三百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三月暨明年二月甫克訖亦可謂艱且

勞矣於是教諭周鉉具其事之顛末率諸生詣予請記其事予惟學校教化之源賢才之本也學政廢而欲風化之美人才之盛固有必不可得者是故守令之責於斯為重今既知所重而新是學矣為師為弟子於是學者講肄有所歸而為令者益施其督課之勤則諸生駸駸嚮進探理性之淵奧闢道德之閫闕希賢希聖孰為之程舉淳儉之風一變為禮義之俗文明之區是雖小邑將為江東之名邑矣若夫黃英登於賢科炳休光於仕籍者尚未論也予不敏叨守茲郡與令鈞有其責者故於其請不辭而記以

**言芳靖節祠記**

弘治辛亥歲予謫池陽越明

流隸池文矣暇閱縣志東流本彭澤東北境為晉彭澤令靖節先生菊所也先生尋陽柴桑人姓陶氏按年譜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而元亮之字則未嘗易志謂種菊縣治後因名曰菊邑先生最愛菊志必不誣予素慕先生及康節邵先生已於家居邑城南作小齋二東曰陶齋西

池志九卷

曰邵齋分刻歸去來辭無名公傳於兩齋雖做虞文靖公之所為於內增此二石刻不圖袁老斥譴之餘得履先生舊遊之地謂非不幸中之幸哉知縣事進士楊季芳亦知慕先生者已作祠堂於縣學夫子殿之側立主以祀因請諸并言其祠助成之由幸得工部郎中毛科應奎例繕六千易甃石予叨應奎知欣然往焉謂餘遂成鄙句四平日慕先生今日偶來茲俯謁祠堂下先生尚鑒之蓋積慕有年一觸陟發不計工拙何如也又憶先生之詩曰終日馳車走不見復問津識者知其以沮溺自况而嘆世無夫子也彼沮溺何幸生與聖人同時顧乃憇然無情斯世自負於聖人倦倦接引之意其趨不同矣勉齋黃氏謂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入而震峯饒氏以為名言者何哉緣世道之壞亂不由於患得患失之輩在位者幾耶彼沮溺者視聖人歷聘猶有所不滿於心其視患得患失者為何人必將犬彘之不如夫豈肯自為哉世果有人焉扶起不得再扶起之若人在位以平日澹泊無欲之心行今日興道致治之

事孰謂世不可救歟此固勉齋意也而雙峯取之若論沮溺之在當世其趨既異於聖人竟有不屑就已之意先生既不幸生於聖人千百載之後當時又未聞加力扶起者幾人徒想望聖人於夢寐之間形之於詩詠蓋與聖人異時同趨者也雖以沮溺自况實非沮溺之倫其浩然長歸抱真自樂也是豈其本心哉使其生與聖人同時予知汲汲乎將以聖人爲依歸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之語必不獨爲顏淵發也或者乃謂先生恥事二姓決於不仕孰能扶起蓋不考夫歸去來辭之作在安帝義熙之元年顧荆軻何人先生取而詠之以壯其入秦其志蓋可見矣苟有加力扶起之人如聖人之接引沮溺謂爲東周之語更無一人試予豈信哉先生聖人之徒也祠列殿側厥義固不惑矣將更其神主以栗復龕以安厥靈焉記此俾後爲縣者

吳笈青陽縣義塚記

古聖王之仁

池志九卷

四十五

生而衣食以養之死而棺槨以送之養生送死無憾民之願也使天下之民生死各遂其願聖朝仁愛天下之心也故內自京師外及藩省至府州縣所在皆設養濟院給在官之廩使窮民盡得周急而免爲餓殍是惠及于生者固已至矣然養生之於送死無二道也聖朝之仁愛物無間於生死每見凶年饑歲適兼時疫橫侵死者暴露卒無收葬之所至有司亦未聞有泚頽睨目而深致意者是使聖朝仁愛及於生而獨間於死者也良可慨夫迺者經池州府事張君以巡按御史劉公命署青陽邑遭歲荒疫氣本邑與諸外郡往來饑病者倒死於道原委棄溝壑山爲蠅蚋之噉水爲魚鱉之食聞見者罔不驚怛而暴露者終無歸藏張君撫然曰民死於吾之土地而吾不能掩覆之暴露如此責將奚歸因捐已俸壹拾兩買董諒地一區伍畝伍分以爲葬所使窮民之無依者死有所歸名曰義塚猶未敢專具狀請於巡按御史洗公示築墻塹設門啓閉中立石勒寫四至丈尺以防侵包之弊尤嚴其接管官代相造戒而勿

至廢墜致委督之詳禁令之懇蓋亦嘉其意之善事之誼而為之當也噫義塚之關於政非細事至張君而始舉之義塚之係於民亦重至張君特捐已俸而為之以張君一已之見一念之典可以裨政大體可以惠窮民之無疆可以廣聖朝仁愛之恩使斯民生死各得其願誠仁矣哉况此又陰德之不淺淺也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其獲報於將來可勝言耶義塚畢工青陽御官何君起筆胡君世美陳君天錫囑予記之子敬述其事用勒石以垂不朽張君自幼明經遊邑岸入胄監除今職遷擢有階貫河南陳州商水人繼先其名述之其字以詩學云

**莊昶**

**東流縣儒學題名記**

東流縣學科第題名闕尹

勸吾弟子弟子曰何以勸吾朋友然制亦未敢以專得也臨海陳先生以御史督學事至則狀所關而舉之爰召之尹輯諸名氏以麻厥事匠省石工者役書札者而進士某某科官某貢士某某科官某一大開或闕已迺頌曰東流縣學科第題名碑示勸也夫學校之教皮弁祭菜以

池志九卷

四十六

勸其敬宵雅肄三以勸其始敬業樂群以勸其成鄉飲酒禮以勸其長幼適饗省體以勸其養老利功弗以勸祿爵弗以勸悖施而拂求也弗以勸科第爵祿之始也而勸之弗已逆耶科第弗克用勸已弗克勸而勸駕車者于途而問彼從而則示之以左也其勿陷乎蓋或一遺也書某某于石者有忠矣一學之人觀之曰學先我而用我勸何也曰忠則斯為臣然而皆勸於為臣矣有孝矣觀之曰學先我而用我勸何也曰孝則斯為子矣有廉則斯治官矣又觀曰學先我而用我勸何也曰廉則斯治官矣而皆觀於治官矣其反若者則人亦得以為戒也夫于惟孝夫臣惟忠夫官惟廉夫勸則或以是也而曰祿爵矣乎吾固知勸弗若是蓋也尹以伴來告記用西**傳翰東流縣遷學記**東流縣治叙茲以示厥勸大江之詩大江自小姑東趨雷港舟帆上下皆并北岸以行東流縣入南岸之匯去行舟鮮經遊故其吏民不知迎送之勞其俗朴以恬惟稼穡自豐饒無所求於時有淳古之風近年來頗周於弊政

其民漸貧以偷儒學居縣治之左頽壞又不治其士業素不亨由地理家以爲學之所基高仰偏斜失陰陽向背之宜致人事隨以乖弘治癸丑之冬大尹蕭侯以鄉進士來旣下車抵謁先聖廟與諸生講論畢旁觀四顧慨然大息悲邑政之文謬而學校之墜也於是剔蠹釋莠式臧其理既二載民用嬉安度可役使乃相學宮之右寬平可屋左右相停向背適宜足稱善之地自捐俸貲爲邑富民及爲師生商賈爲同寅倡未幾得白金若干上其議於巡按監察御史廣陽方君及奉勅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四明方君皆報如所請遂除地材陶甃運石鳩工庀器撤舊而遷作焉自大成殿及兩廡若戟門櫺星門自明倫堂及兩齋與夫諸生肄業之所若庫廩庖厨一皆完作凡若干楹翼然煥然規制一新師生暢適人無間言侯之於學校可謂勤矣是役也經始於丙辰之冬訖工於丁巳之秋民不知勞而事就緒教諭楊君瑄輩謂事當傳永父乃具顛末遣庠生章翰請記鳴乎二氏之學率天下於無父無君斯民之寇賊也今

池志九卷

其宮室遍宇內占山水之勝侈金碧之麗其徒相與守之少變焉汲汲然完治之不遑不極其美且固不止也吾聖人之遺佐天地運日月植天下萬世父子君臣之倫使之相維持安全於必由不知之境不可一日而無也視二氏之學孰偏孰全孰邪孰正孰是孰非哉而學宮之制每府州縣纔一建焉自國初至今百數十年而顛頽不支漫漶不飾介囂墜之塲莫荒惡之所者往往然也豈獨東流縣哉則守令之罪也守令者皆學聖人之道以入官者也視學宮之廢曾不少留意以興起之蓋自漁獵之計熾則不暇爲自苟且之念興則不能爲自畏忌之心生則不敢爲是三者一著於中無望乎學校之脩也侯之任東流當極弊之後而能節縮以裕民策勵以從事剛明以祛弊無身謀之私此邑之所以克理學之所以克脩歟而况割邑衙之地以益學宮之址則又爲令者之所難也東流去南都不千里實畿內邑地得長江峻山之秀沾被聖明之化最先且久宜產材之過於他邦而數十年來寥寥然悔之久則其發也盛行



將有奇現俊偉之士由侯之教出於科目者矣諸士子益相與勉之侯名珮字舜儀臨江新金

人神能昭靈祁司負重脩梁昭明太子行祠記既於民而

民陰受其庇者宜有祠以祗奉香火所以答神

行祠在焉舊傳昭明為武帝儲副時遊覽至池

七十里許有秀山者峯巒秀麗屹然于雲霄愛

之既薨一日其神附於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

上帝錫我矣爾能祀我我能福之民驚異於是

相率詣建鄴請衣冠寔茲山之阿復立祠祀

之因遠郡治遠徒諸此九禦災捍患有禱輒應

俾民有筦簞之安無桴鼓之警而疹癘不興者

皆神之庇也每歲仲秋聖值其誕是有司具牲

帛致祭畢民沿街香燈迎迓虔奉如生盡日方

已如是者以為常前守皆相繼崇重不替歲月

滋又棟楹椽桷漫漶不支無以安神供祀及包

公鼎至慨然欲重葺之知縣曹瓊又從而贊襄

之命義民張聰輩董其事仍募里人以哀衆力

民之願給所需者不勞諄勸遂鳩工庀材畚陶

池志九卷

并作而經營之功日以趨就未幾包公致政還

而工亦隨以隳予承乏至謁瞻之餘詢其廟祝

具以前言告因邊祠左尋玩碑碣乃元泰定四

年池州路同知張奉政所立記本祠原額香燈

因若干畝于上因嘆曰昔人用心如是况係祀

典所錄容可不圖訖其事耶乃捐俸以助其役

民聞之復傾囊以相其成省葺昭明正殿崇以

天計者若干廣如崇者其尺加倍前後寢室以

次落成東西廊廡以漸完美若鍾樓若鼓閣若

階所若垣墉峨然起聳然固枚然鬱密絢然輝

映靡不鼎脩而厥考武帝暨母丁氏貴嬪皆有

祠以安其靈推所自也經始於弘治己未夏五

月落成於庚申秋九月九精粗功緒之悉備者

則冬十一月也部下民戴錦繡等請予文以記

竊惟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此寄民社者之責

予雖不職敢不以民之心為心俾此可復之工

久而不復哉此予重葺之本意也考之昭明性

敏而至孝五歲徧讀五經數行俱下詞章落筆

輒數千百言觀選詩之編其超卓之資可見誠

太子之賢者也惜其生不永年不克紹承國統



理寺寺正**精業堂記**韓子云業精于勤而荒于  
轉今官云勤而弗弛使非得師資以抽關啓鑰則亦若畫  
脂鏤水工雖費而日損卒無以裨於學業惡乎  
精池之建德學自皇明初曳金紫者疊足而  
奮厥後屢乏人或謂士無成功而往古弗逮者  
豈囿於資而地不孕其靈歟豈工不至而師失  
其傳歟豈奇于時而蹟于數歟或疑之餘姚魏  
先生邦直早以鄉進士拘例受本學教諭至則  
端規竣慨然以師資任責乃曰士不患名之不  
成惟患志之不立師失其傳耳先生雖以易領  
鄉薦旁通書詩禮春秋日授諸生課程於諸經  
則分釋講解兼改藝文雖寒暑折膠爍金不告  
勞瘁諸生亦知自憤至漏下二鼓猶咕畢不輟  
率以爲常故業日精而學日裕值弘治戊午寅  
興秋致登名者曹和尚一人此果困於資耶限  
於地之靈耶由於志之立而師之傳耶抑係於  
時之奇歟數之蹟耶業精而名成咸以先生之功  
是歸先生碩謂學舍卑隘不足以聚講而周旋  
謀作講堂一所以便藏脩乃捐俸貲爲諸生倡

池志九卷

五十

諸生翕然從之惟恐後邑大夫楊公霏加意學  
校多措置貲力以補其所不給司訓方公震又  
相與經營之堂不日告成似聖靈有所陰翊  
云先生與方日會諸生於中益訓飭不替而以  
精業扁其堂期底於成諸生志益奮知所括矚  
若此者豈徒使士鈞章摘句覲利以幸榮名哉  
業精則德崇道所由行也蓄於中者思所以展  
於外脩於己者思所以推諸人無適而非業之  
精之所由行則不惟先生講學傳道之功有歸  
而於精業之扁亦百世昭揭有光使後之瞻之  
者知所感慕也其可嘉夫其可嘉夫工始于夏  
六月訖于冬十一月望日費五十緡匠千餘工  
先生名朝端邦直其字也今致休大**楊守陞新**  
方伯孔淵公仲嗣得家訓之有自云**建濟川橋記**  
池郡城之南門曰通遠其外有大  
之名名之正統初郡人易之以石更以溪之名  
名之弘治十四年夏五月天作淫雨溪流暴溢  
壞民廬舍漂牛畜百物無算人民數百騰踊橋  
上說遮取之郡守祁侯司負出視水勢橋甚岌

岌亟令驅去其民以避不測旋車入城而橋已  
壞漫滅不見踪跡民不知避者亦壅魚腹中可  
悲也蓋橋之成幾七十年當溪之隘口蹙過奔  
湍怒濤致挾浮槎巨木春撞不已橋不能支以  
致壞也祁侯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與同知府事  
施君應麒按行溪上相度地勢於舊橋之東四  
十餘丈溪廣而流漫橋於其所可為經久之計  
且堪輿家謂當郡治青龍之晉亦一郡之形勝  
也時巡撫都憲彭公禮行部至郡祁侯白其事  
卽命商工度材計用白金一千六百餘兩公帑  
不贍繼以勸募橋成而工價尚有不足彭公致  
仕而去代之者魏公紳復給公用錢二百緡巡  
按陳公世良益加區畫而橋事始畢蓋興作於  
十五年之八月成於十六年之二月橋長三十  
二丈闊二丈五尺高三丈五尺下圓爲七虹以  
通舟艦上窮如鼇背以便輿徒橋之西爲上清  
溪其東爲下清溪水陸所經行吳楚荆蜀閩越  
之徒過是者履坦道而乘安流皆曰此諸大夫  
濟川之功也因以濟川名其橋施君以公事來  
南京致祁侯之命屬予紀其歲月惟大易之義

池志九卷

凡濟時之艱險必曰利涉大川因壞而有所事  
又有先甲後甲之戒先甲則知原始而究其所  
以然後甲則知要終以備其將然故能變而通  
之以盡利也春秋之法凡新作不時必書之以  
示譏然又有啓閉從時之例啓謂橋道之類閉  
謂城郭之類皆不可一日闕故當隨壞時而治  
之也濟川之役蓋易所謂因壞而有所事者乃  
能原始要終變而通之以爲百世之利其於易  
之道庶有合乎又春秋所謂隨壞時而治之者  
故作於仲秋成於仲春豈必拘於龍見而戒事  
日至而畢功其於春秋亦何所議乎然則是役  
也蓋得乎易與春秋之義不可以不書也惟彭  
公克成厥始惟魏公克成厥終而始終成事者  
祁侯也施君與通判王嵩推官李雲亦交致贊  
襄而委之以程功稽事者則前貴池知縣張岐  
縣丞陳思明義官張明紀繹夏永高倪秉中也  
皆宜牽連書之故爲之記以歸之用  
鏡諸石以與是橋相爲永久俾勿壞  
思亭記 亭以寓思名志不忘也將惡乎不忘蓋  
必仰其德澤之不冒功業之炳燁觸物

袁孟慎寓

感懷若觀其棠以思召伯惜別去以思何武見碑墮淚以思羊祐然者池郡神侯諱司貞字宗規世居并之山陰登成化戊戌進士出宰唐山蔚有聲蹟徵爲廣西道監察御史雷動風行祇承簡命擢守於徽而補於池一以愛民爲本其御下也公以恕蒞政也慎以勤省刑薄歛旌善瘳惡故訟日益理政日益成民日益底于治暇廼建郡邑學初養濟院徙三壇遷二祠增豐齊倉構迎春亭築翠微堤甃齊川橋行臺府治書院郵驛巡司夫厥以至興賢育才狀元諸坊或取之贖辜助之已俸百廢畢舉一鼓就緒丹碧輝煌光彩蒨麗財不知出役不告勞候功蹟之顯著者類如是未幾殞于官池及鄰郡無問老稚聞善政則思其愛民遊學校則思其養賢過院則思其恤孤經壇祠則思其祀神觀倉廩步橋道則思其廣諸蓄便行旅於是爭出已貲謀諸義官張明紀緯夏末高輦市財僦工建亭於文孝行祠之右請二守中山張公錡通守德興李公珊以名其亭胥議而扁之曰寓思亭新余爲記余惟侯之豐功茂蹟赫赫照耀人耳目

池志九卷

五十一

者不可縷數他日登斯亭者安知其無指其棠以頌德惜別去以致思望峴山碑以墮淚者乎夫以古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古今人不相及歟則侯之功德豈乎其足徵矣不識以余言爲然乎否抑衆趨而謝曰唯唯達于張公張公嘯而歌曰侯之功如齊山之崇侯之德如秋浦之碧百廢具興駕凌青雲常觸目而興思撫光景之維新胡爲乎使我邈然而不可親既而李公乃賡載歌曰侯守大邦震盪八壤建功業之巍峨與太行而并峙矧此幽亭覆石于地歌勒驥尾引而勿替冀吾侯之功德將來垂於萬世石兮石兮庶幾無愧歌已遂併書于石以俟後之觀風者採題

彭朗青陽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治天下者

一切以立學校教民爲重三代之興莫不有學蓋謂學校者教民之地致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定鼎金陵之初卽建國學於京師尋詔諸郡縣皆立學以教人亦謂化民成俗端在是矣厥後列聖相承皆用此道所以海內之士多服詩書循禮義人才之盛治化

之隆唐虞三代未之先也青陽學宮建於洪武  
初距縣治東二里許迄今百有餘年前之為長  
吏者非不屢治之因陋就簡取具一時不足以  
貽父遠歲久日入於弊成化丙申邑令王候由  
太學生出知青陽始下車謁宣聖廟周視學  
舍退而嘆曰學校之傾圮如是有何以稱列  
聖育賢圖治之意是豈可少緩乎踰年政務脩  
舉民心協和遂出俸貲為倡僚屬皆悅從凡衣  
冠之族殷富之家各以輕重來助侯經營有度  
費用有節勸督有方工善材良并手皆作晉新  
講肄齋繼立會食堂大成殿明倫堂瓦甍破壞  
悉撤而新覆之兩廡戟門庫庖庖溜下及師生  
燕息之舍次第皆新櫺星門伐石為之風雨莫  
能侵且高明壯觀較平舊規又肖聖賢像位章  
服如制各為龕以蔽其塵舊有祭器苦窳黝黑  
盡易之潔白華好足稱美觀凡他器所宜有者  
無不備具侯之用心終始如一經畫於蒞政之  
初訖事於既滿之秋俾數十年靡弊之餘一旦  
悉轉而為新可謂能體聖天子興學教民之  
意而得為政之本者矣事竣是邑太學生胡廷

不池志九卷

秀來告子曰我侯新學之功不小願得一言以  
示又遠竊謂學校之所教乃聖道之所存也率  
聖道以為教則人材以盛得人材以為用則治  
道以興王侯宅心於學校如此無非欲崇先聖  
之道以淑人材以資世用以副我朝列聖之  
盛心也士之遊於斯者觀宮牆之美仰聖道之  
大當何如其用心哉將學以明道身體力行而  
推致其極使德成行脩舉而措之足以著勲業  
於當時垂聲光於後世庶幾上不負聖朝教  
養之恩下不負賢侯作新之意矣侯名政字布  
德保定易州人其存心之端操行之堅臨政之  
善當別有所載茲為文刻石以紀其篤意於學  
校勤勞於事功也後來繼侯者其亦體侯心哉  
今之善士出貲以助侯者皆列其名於碑陰

劉淮玩華亭序

巡撫坦洞先生愛九華山山去

日士夫過青陽有高興欲往者輒復中止先生  
注之意妙擇地分虛而且豁可以一覽九華無  
遺者得五溪遂亭之題其楮曰玩華公賞眺也  
爰命教諭葉中聚作記大畧已具予為先生門

下士 今天子十有五年奉命渡江巡歷畿郡  
凡郡之諸山並佳殊可愛愛之尤者則九華耳  
九華蟠結江表為池陽之眉目其峯九十有九  
言九舉大數也言華美峯如花裊娜也考郡史  
唐李白始以九華易九子之名得之矣夫世之  
花本有開必謝有榮必瘁然能借天地而不朽  
一寒煥而常榮其惟此華乎但諸人聞見小局  
於形骸之錮不知耳先生有獨知之妙而扁之  
玩予知吾先生有獨知之妙而足其玩玩之云  
者愛而無已之詞可玩者楚之玉趙之璧隋之  
乘珠耳是諸人之情也豈復知此玩之妙哉然  
非心體高明如此華之凌摩霄漢志意鎮靜如  
此華之盤礴坤軸體之不可量如此華之靈異  
而姬煦人物於一方也用之不可測如此華之  
出雲而為霖雨天下也默會之九華不在池陽  
而在吾心詠歌之九華不在吾心而在吾橐昔  
荆公邀伊川天門看花有平生不好花之語公  
曰吾輩看花不類常人自足以觀造化之妙伊  
川曰如是願從先生遊此可知吾坦洞玩華之  
本體也又五峯遺考亭之詩曰野人偏愛青山

池志九卷

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大虛一洗塵  
埃山更好好此可知吾坦洞玩華之妙用也夫九  
華自開闢來始有此亭千載之下將不廢此亭  
之名固宜課之賦詩刻于亭石以足玩華之餘  
意且以附名 玩華亭賦 曉彼充物兮緼池陽之  
於不朽耳 江之一渠白雲朱草兮鬱蔚瑤芳珠藹兮羸餘  
丹梯翠嶠轟轟兮固真仙之所廬秋吳亭然朶  
出兮乃造化不死之芙蓉謝巨靈巧擘兮俾大  
觀者驚倒而噫噓念予憇之寡合兮疾飄風之  
毀譽將拋冠以遊神物外兮飭葆羽之中裾輓  
飛焱以為馭兮縹緲於鴻濛之太初吾將訪河  
上公以譚玄兮乞丹粒而飭虛歷諸峯之絕巖  
顧戀戀兮吾皇之極居秋將暮兮未度輿欲遺  
鶴兮傳天書仙人不我招兮遠遶夢雲紀而騎  
蟾蜍誰構亭兮溪之墟掬九華兮一瞥餘可握  
粟兮呼鳥狙九華之靈兮安秘儲玩之 孫溥晏  
不置兮樂何如永懷坦洞兮鑄瓊瓊据 孫溥晏  
公橋記 池口鎮者池之郡治西北江關也當湖

之喉襟有小渠而江湖山潦於是乎吞吐春夏  
湯湯行者病涉前郡守晏公始構木橋屢興屢  
廢常公易以石梁歲久亦傾圮邇者白公後脩  
葺焉尋為風濤觸齧若險人弗利于行乃正德  
九年四月淳安何公以名進士歷黃門武部膺  
上簡命來刺池慈祥豈弟平易近民古良牧也  
蒞事善咨諏而一切前政之厲民者剗剔殆盡  
第可便民者奮自舉行一政之厲民者剗剔殆盡  
其再造已於是鎮之者民張貴普以興復是橋  
請公乃謀之僚屬時二府東侯三公遂慨然許之  
池尹蕪侯命曰是役有待久矣公遂慨然許之  
且將給以官帑之羨餘因戒曰茲固便民匪厲  
民也若等敢假借為利媒者罰有差令下慮材  
用計徒庸其直凡若干緡則郡人諸有力者翕  
然爭先効義不日雲集其出入料量則主之以  
浮圖其經營規度則賞射職其勞以某月某日  
鳩工與事伐石畚土悉撤而新之其廣袤上下  
視昔加謹要可久也迨某月某日功乃成往來  
者咸稱便諸父老既落之爰屬曰橋雖小而役  
則非輕舉其成之之易乃爾我公賜也蓋永辭

池志九卷

以識不忘因徵記于孫溥溥惟子產鄭之賢相  
國也嘗捐車濟渡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此  
徒杜輿梁之訓以垂故有司欲惠政相成者咸  
知務否則不厲民亦幸矣若此便民計曾庸心  
耶無怪乎下之人望亦幸與嘆而深慮淺揭靡所  
適從也今我公既弘一念愛民之仁而池人濟  
艱拯溺寔藉之吾見千里旄倪殆宋鄭公竹橋  
間物耳于此平津一渡何足為有無顧又今茲  
役焉是宜不于長府不擾齊民惟其片言之下  
仁聲聳聽則夫協從不擾應自有弗能已焉者傳  
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下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信哉然此持公緒餘耳在春秋  
則常事不必書茲亦記之者見橋之興復源委  
也鎮之人感德私也公異時政化大成超遷而  
去尚當乞大手筆為郡人九華樓記池之城東  
大書深刻以求其棠之思九華樓記池之城東  
樓焉其建助於唐也經五代而宋凡更茲土者  
每屬客登眺把酒相懽未始不歌詠以賞其勝  
樓其盛名於時矣世變城撤而樓巋然尚存元  
季則墩于兵燹頽基廢址徒切鄙人高興之遐



思莫之有能脩復者正德丁丑郡守淳安何公乃大新城池明年三月峻事有斬因欲就諸門臺各建譙樓爲守壘備爰進貴池尹南平謝侯而令之曰東城之樓按志曰九華古奇觀所也且密邇邑治汝其美完之于時貳守張河東僉判喻內江節推許祀國皆欣然協贊侯承命惟謹督大役至此百爾工費獨加意焉諭二月功乃成爲樓三層高幾六仞棟宇崢嶸椽簷翬翼空中樓閣也郡人爭先快睹舉相慶曰吾池數百年勝槩之陳迹不圖載新於今焉溥爲文以表識之予惟池居山水窟四顧皆佳山也若樓胡獨以九華名然九華一山本江南形勝之最寔池所獨擅者故居民知其趣頻頻啓戶鑿牖務求面之而後快矧池之有樓不知其幾矣其諸或蔽隔於他山莫攬九華之秀樓雖多猶無耳顧斯樓也峙城東隅而九華則聳拔乎東境適相值焉當夫雲淨太虛天開鬣背晴光燦而林霏鎖山氣清而空翠滴玉筍璘珣以林列芙蓉陸離以錯陳登斯樓也延睇咫尺佳趣獨真心與目會興挾神遊恍不覺神仙境界實吾鷗

池志九卷

詠間而吾身胡爲乎逍遙於出塵境也時其碑峴四旁大率土苴培塿無復有山矣名樓以九華古人會孟浪爲哉茲幸明公奮圖興復我賢侯能敬應以成之誠山川有待也已郡之聲望亦職此而增重上下賞心樂事可勝旣耶雖然昔在達人觀一遇登高望遠觸物興懷其悲喜實兼係之若文正范公之在岳陽始以適然興感之異情末乃克之爲天下憂樂要之固不泥乎山水之粗迹而又超然於君民之遠猷矣諸公履此高明之地則高明之見益弘以肆而高明之思益熟以精矣是誠得古人之所同然若於高山仰止之餘矣蓋將樂太平嬉遊之暇而不忘異時意外之虞也極思患預防之勤而求保上恬下嬉之慶也今之江湖襟期後之廟堂建立者將與范公公天下之大媿其美抑九華之風韻不與岳陽爭雄長於天下後世之達觀者

**李嘉祥華封致祝詩序**  
弘治壬戌之秋七月三日 聖天子龍飛初度也內則群公列侯九卿外則藩伯連帥郡牧僉賀各有表遵故事也大名郡表以許

公廷美行推賢能也表之日 聖天子服衮冕  
升奉天受四方朝賀供帳置雲龍之旌符兆合  
皇王之瑞所以究朝儀展 帝容者一新尚寶  
陳 御座錦衣設鹵簿金吾列羽儀教坊進韶  
樂典牧陳枝馬文武樓前列朝衣朝冠百司駿  
奔迺事者一新黃文之犀胡苑之馬葱嶺之馳  
高麗之穀天竺之火珠四夷文物克廷者又一  
新蓋天壽 聖天子世統所係人極所立山河  
社稷所宗遇茲辰也百官樂於朝萬物樂於野  
太祖群宗英靈樂於朝天地河嶽鬼神樂於幽真  
故表雖故事而所以表之之心則關乎天之綱  
地之維人之經發於臣子一念忠愛懇切之所  
不自己者禮以義起物以禮新殆未可以故事  
例也許公茲行蓋將萃大名庶官萬民百神恭  
惟仰戴幽遠所不能達之意佩之 一人之身而  
宣之於朝其亦榮且重矣哉屬吏輩各有詩以  
奉其行命予序諸管予故道其所以表之之義  
雖然予病有阻焉昔宋臣田錫補外郡遇 朝  
廷冗費四方水旱輒以疏聞唐相張九齡上玄  
宗壽取歷代君臣治亂興亡遺跡撥為五卷以

池志九卷

獻名曰千秋金鑑錄公外補數年矣課繁推重  
民弊災數公日所歷履者茲入京師曾草田錫  
疏幾章固未肯輕以語人也而諸藩郡與公同  
事至京者如田錫不知有幾人內廷諸公當此  
聖壽隆昌之日太平豐豫之時能乘間獻忠如張  
九齡者又不知有幾人如有焉 聖天子必有  
所以嘉納之以壽生民以利海內者歸其併為  
我告庶幾疎遠微臣亦得以與聞乎京師一時  
君明臣盛贈貴池貢士菊說 弘治癸亥春嘉祥植  
忠之盛贈貴池貢士菊說 菊於庭旱則瞿之風  
則支之士瘠則沃壤之恐其為物侵毀也復欄  
之蓋將有所望焉以俟其秋也九月 京城圍  
市菊盡爛然而此獨含章歛萼克然內藏若無  
意於人世者嘉祥為之憮然十月陰霜凝寒冰  
匝百草萎於足而然秀發穎穎疑疑其華大者  
如蓋小者如錢清色異香奇姿晚節有可愛而  
不可藝可近而不可遠者焉嘉祥嘆曰物之窮  
通遲速其真不我誣哉菊乎吾於汝有所徵矣  
以次否其信不我誣哉菊乎吾於汝有所徵矣  
汝昔之嚮吾曾撫之豈知天之所以豐汝者將

有待於今日乎退藏於爭如鬪寵之時而脩筋  
於隆冬迥深之際菊乎吾於汝有所感矣今之  
士敏而學博而優久而道德文章益以肆少壯  
屢舉連不得志於有司晚而貢於天子養於  
大學練於政曹技於吏部涉履可以大受老成  
足以擔當而功名事業振動晚年者其類茲菊  
與其類  
**王守仁九華賦**  
茲菊與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  
遷史缺而弗錄豈足跡之所未到白詩鄙夫九  
子實茲名之所肇予將窮秘密於崔嵬極玄搜  
而歷考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  
於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宵吊謫仙  
而遺跡躋化城之縹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  
之孤標扣雲門而聖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忽雙  
峰之闢闕真人駕陽雲而獨躋翠蓋平臨乎石  
照綺霞掩映乎天老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隣於  
積稻炎熾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藻回登秋於  
枕月建少微之星旄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

池志九卷

五六

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  
杪踰西洪而憇黃石懸萬丈之顛灑瀨流觴而  
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  
龍沼倚透碧之峻岫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  
巉巖鑑琉璃之浩漭沿東陽而西歷羗九節之  
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群巒翳  
其輻輳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  
而復徙履高僧而屨屨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胡  
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澗漱秋凌綉壁而據石屋何  
文殊螺髻之蟠紆梯拱辰而北聘隳遺光於拾  
寶緇裳迺於黃袍休圓寂之幽悄鳥呼春於叢  
篁和雲韶之鶯鷺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  
簷椽護山嘔其驚飛惟遊人之太早攬亦木之  
如翟被晨暉而爭效靜鏡聲之剝啄幽人劓參  
蕨於冥杳碧鷄賦於青林鷗翻雲而失皓隱搗  
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  
相遺飲沆漣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翹集梧枝之  
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豐葆躡三遊而  
轉青峭拂天香於茱形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  
而揚縞淙淙而絡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

而昇大還聖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歎知  
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捷具景於穹切弄玄  
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并花塘而峻極散香  
林之迴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叙之翠膏襲珎  
芳於絕巘裊金步之搖搖莎羅躑躅芬敷而爍  
耀幢玉女之妖嬌奉龍鬚於靈寶墮鉢囊之飄  
飄開仙掌於嶽嶽散清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蹀  
崇壽見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暝掛星辰於  
際敷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熊咆鹿麋群遊  
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  
水壑之洞簫溪女厲晴龍而曝木雜精苓之春  
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饜瑩盍辭余而遠  
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  
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蟺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  
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  
窮僻迺未離乎厯竒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  
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  
越擬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  
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  
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諠於鷓鴣差有生之迫隘

池志九卷

五九

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為猶榮薛之一朝  
曠百世而興感蔽維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  
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啾啾已矣乎吾其  
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比  
溟鈞三山之巨鯨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  
漱呼浮丘於子胥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  
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  
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  
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章棟九華賦四  
初心之可紹兮未矢弗撓兮  
書生性嗜山水三登化城兩遊九子任踐佳境  
靜思可耻俗緣猶在塵心未洗山靈咲我徒生  
於此而長於此墨工槩人高才雅士披圖慕名  
望峯巖巖句徒得其槩未詳其嫩赤髭白足樵夫  
牧豎坐卧朝昏遊移遠邇或三為群或四為侶  
遇險不懼逢幽不喜禱雨祈晴如斯而已烏虜  
自有乾坤便有此山其曰九子取其若弟兄之  
班史遷南遊畧而不錄唐李謫仙加以九華之  
目素絲改色璞玉發藏何不丕於漢而泰於唐諒  
尤物之不終祕迄於今而名愈彰東逝宣歙西

控長江上摩青蒼以掩靄下壓后土之鴻龐孰  
刊刻兮渠眉琮璜孰陶鑄兮廣輪無疆孰比隣  
兮衡廬茅蔣孰主客兮岱霍高恒爰有鳥兮曰  
克丁當爰有草兮莎羅鉢囊龜年莫辨神農未  
嘗鬪雞有石搗藥有方遊仙有跡去賢有堂冠  
卿名高荀鶴名芳希坦學幻清隱言龐季文高  
尚葛翁荒唐白龜現瑞丹鳳呈祥浮桃可以致  
富仙燭可以乘光龍泉可以沾巧蟻土可以充  
腸鳴鼓吹於萬壑響雲韶於叢篁禽言漏梅蘇  
之集多識缺風雅之章乃若所謂天河掛綠水  
秀出九芙蓉方將爰其青絕層標週遲日半壁  
明朝霞則又駭其奮迅也積雪耀陰壑飛流韻  
陽厓方將嘆其其含蓄鴻驚曉霜淨花明初雨  
叔則又賞其閒曠也其中幽境客難到方將訝  
其靜定神毋遙遙將九子則又驚其活動也排  
空峭石生玄筭落日奇峯掛赤霞此山間之朝  
暮也峯巒列峙神仙境子母相依孝義山此山  
間之今古也鳥屨千變之形無極萬殊之象不  
同衆皴諸或不能盡冢筆更僕不可終欲升高  
而舍其下等借道而敏於矇母效潘孟陽毋爲

池志九卷

阮嗣宗申伯神嶽孺子靈洪三蘇顯眉叔易愧  
嵩家隨司馬谷隨愚公指終南而鄙盧子語鄉  
邠而仰醉翁北山廻俗士之駕南陽卧人中之  
龍或地靈而人傑或鶴怨而帳空履扁石之亦  
卑干青雲而益崇信崇甲之由我而敢迷亂其  
所從乎詳曰九華之鬱葱兮新舊號以芙蓉兮  
佳名傑句兩穹窿兮誰復於此巢雲松兮將往  
者之不可作而作者之不工兮我思無窮兮

汪偉建德縣重修儒學記

冬十有一月六日按節于池之建德再閱日謁  
先聖於文廟已登明倫堂坐諸生執經以次講已

起觀射諸生攝弓矢擣進躬已乃周覽棟宇顧  
瞻後前遂坐於堂進師生而言曰茲學敝甚不  
脩何以稱育賢之典且吾觀堂東地最勝今所  
建處偏而後虛殆晉事者之不審乎不改爲何  
以發山川之奇教諭李淮對曰此淮之夙心也  
非直淮也邑之士暨凡蒞于茲者咸病之願力  
弗贍耳君乃令會一堂兩齋及門之費凡若干  
勸邑中好義者捐貲以助得百金餘繼出行臺

贖刑之金又二百餘乃掄材鳩工卜日興事益  
市鄰堂民居隙地以廣基議既定乃撤其故改  
作之去舊堂東十丈許後枕象山之雄前揖玉  
峯之秀四闕月而堂齋暨門告成率不愆于素  
地勝材良復異舊觀民不知勞如神之輸諸士  
朝揖于堂而退脩于齋中雍雍于于心目為舒  
皆克充然若有得也於是教諭准具事本末走南  
雍請記且日願一言為吾士告予作而歎曰盛  
哉茲舉也觀諸此可以知為學矣夫聖人之道  
本自中正而光明其偏邪晦蝕非道之弊也為  
道者之過也昧者不知習而安焉者有矣其知  
而不能改改而不能大有所振拔皆過也不猶  
茲堂之初乎一旦翻然覺悟舍其舊而新是普  
以趣于中正光明之域回視向之所處始惕然  
而懼赧然以慙不猶茲堂之今日乎矧士之為  
學不費材力方寸轉移之間而得失相懸奚翅  
千里又有有昌於堂之為者亦何憚而久不為此  
也諸士觀茲堂之成既有所感發矣當益堅乃  
志益勵乃行動以聖賢為標準以脩諸身而達  
諸政俾 國家收多士之效鄉邑有多賢之稱

池志九卷

卒一

推原厥功知有所歸庶幾不負諸君子今日倦  
倦之盛心也君名鉞字肅威江西臨川人承委  
而協力相其成者郡守何侯紹正節推王用賢  
邑令周希然及教諭李准也好義者邑民路鎮  
等也文廟仍其舊前此**何紹正毓秀塘記**正德  
興脩自有記茲不及云**何紹正毓秀塘記**甲戌  
予以夏官尚書郎出守茲土拜謁文廟之餘見  
其傾頽零落喟然興嗟既乃請諸當道遂興工  
脩造閱二年乙亥告成顧學之前西北高阜東  
南傾下春水泛流衝射于前甚非所以安學宮  
也於是因西北之有餘補東南之不足量工命  
日崇土築隄深內之低窪以為池塘植外之楊  
柳以為藩蔽塘下出泉四時不竭周圍一百五  
十餘尋廣闊一十三畝經始于乙亥冬十月訖  
工于十一月二閱月而功成夫斯塘之設為學  
校而設也為學校而設故以毓秀名塘也何以  
言之有士有士濟濟樂育養之於學也有鯉有  
鯉洋洋於初養之於塘也風恬日熙水波不生  
士之私欲淨盡也天光雲影相與徘徊士之心  
地光明也際會風雲變化頭角士之奮時登庸

觀光上國也。噓氣爲雲霖，雨枯槁士之建功立業膏澤天下也。夫是謂之毓秀也。固宜則爲士者，不可不知所自重。與苟徒以娛耳目，如于棠觀魚者，又非予之所知也。雖然斯塘也，豈能久而不遷哉？使後之人繼此時時培植之，振作之，則茲毓秀也，殆與日月爭光，悠久無疆矣。又有望于後之君，**重脩郡志叙**。天下事有關於世教者，固不容不記。重脩郡志，固多而志其一也。君子雖盛弗傳，顧前人所以作之者，類後人。有以繼之，爾池州舊有志，漢唐以前脩纂者遠，無所考。宋端平乙未，脩于郡守王公伯大，逮元二百餘年，寥寥無聞。及我國朝，又八十年，正統戊辰，脩于郡守葉公恩，又三十餘年，成化戊戌，脩于常公顯，又十八年，弘治丙辰，再脩於陳公良，器至辛酉，繡梓于祁公司員于茲，又十七年矣。數百年間，脩者匪一，梗槩固無容議。間亦或有所遺，如城池重務也，而始末未詳。東萊名儒也，而詩詞弗載。若此者，不一。此誠典之所缺者。紹正不敏，正德甲戌，奉天子命來守，是郡間取舊

池志九卷

志展閱，竊有感焉。未暇及，越五載，戊寅政務粗舉，謀諸同寅張君茶、喻君珪、許君濟，時謂梅翁守南康，下車首以郡志爲詢。良有以也。是豈可久稽哉？乃馳書禮延鄉進士貴池孫君溥、青陽章君棟、二君博物洽聞，作事不苟。爰參諸史傳圖志，相與商確，考校信者，因之疑者，缺之訛者，正之繁冗者，刪之未備者，補之疑者，缺之訛者，之二三閱月，哀集成編，以續前志。意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也。使後之君子于未備未續者，引之弗替，則斯志未未不朽矣。是豈徒然哉？以銅爲鑑，可別妍媸；以古爲鑑，可知得失。斯志也，其鑑乎？可以覽山川之形勝，可以考古今之沿革，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若包公拯趙公昂，發諸君宦於斯者也。若華公岳、黃公觀，諸輩生於斯者也。若孔武仲，諸人流寓於斯者也。或循良可法，或忠孝可法，或節義可法，或清風高致，可法。嗚呼！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寧不啓後人景行，行止之心耶？其有裨於風化，關於世教，豈小補云乎哉？庸僭書**張輝何公堤記**。池之屬邑，地距郡以引篇端。

六十里許沿江上流有石峻峭突立盤據爲幾  
者二激蕩震怒往來運餉者患焉晉發運使周  
湛役三十萬夫作支流數十里以避之自是無  
患故名新河蓋計一時之小利不計後日之大  
害也歲月彌久江水泛溢衝齧潰決豬爲大河  
九瀕河田地無慮萬計悉爲滄沒民不有秋其  
爲害也遠矣前此非無賢守令也動以材備慮  
因循不知幾百年矣乃今正德九年淳安何侯  
紹正以名進士來守是邦既至嘗詢耆民而得  
其所未暇及甫一歲政通人和乃躬詣其地而  
相度之登進厥民而曹告之揣高低度厚薄計  
丈數長四十五丈闊十五丈高三丈墩醫學正科  
張時億貴池典史苟本勝以董之命下度民不  
作夫役婦餉兄出弟進相與樂事而爭先出力  
真如庶民之子來也運土築畚補其缺平其窪  
塞其河河之外又築大堤如丘陵然以扞江水  
開其南以走漲溢通其道於商旅往來始工於  
十月九日告畢於十一月十日計備三萬有奇  
雖出於近河五保之民咸樂從事卽無索擾之  
弊田是紹復五代以前之舊轉魚鱉而爲稻梁

池志九卷

六十三

變黃汀而爲膏腴不三旬而底平有天造也談  
之美神明默相之功可謂因民之所利而利者  
也民樂其功之成也遂因而名其堤曰何公堤  
蓋取白樂天築堤以捍錢塘而名白公堤謝安  
築城於新城而號召伯堞同一意也今之人豈  
異於古哉侯有遺愛民有遺思恐其久而失無  
傳也咸願刻石以誌之爰請上舍張時萬賈幣  
以文屬予予聞而嘆曰自古昔至今爲害千餘  
年未有能成之者侯今成於一旦而斯民萬世  
承賴焉其功不亦大乎方其未成也則憂之必  
欲其成及旣成也則又喜而與同寅僚屬偕往  
而共落之其心何心哉軒不云乎憂民之憂者  
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 蕭侯陂記 縣治之北  
民亦樂其樂何侯以之 蕭侯陂記 縣治之北  
環城附郭田以萬計賦以百計民歲収之足供  
以千計舊雖有陂然其近而低者于此處獨缺  
凡荷插耕獲惟責成於天稍旱則民不有秋而  
賦亦莫之出成化乙巳蕭侯來蒞吾邑連兩旱  
雖適然之數也侯惻然不寧視民猶己由是相  
舊陂會群屬而謀曰我將卽農隙借民力於故



院陂之下厚築其堰深鑿以溝蓄水以引灌兩田可乎衆乃舉手加額同口一辭謂何民生之幸歟侯於是上告巡撫可其言遂捐俸資貸倉廩以爲之張本然後以十夫爲甲十甲爲總以董之計其田之多寡水之遠近出金以償之寅符一司爰命工於治南紅口築陂一處鑿溝一匝架三尺遠三里許兼舊溝而濬之不數月而功就民仰其利請侯暨僚屬以落之乃謠曰我有田疇百千萬億三年兩旱誰爲之計我有賢侯慈祥愷悌躬爲相度鑿溝以備庶民子來厥功告遂且灌且溉民獲其利宜爾刻石垂于萬世既而董錢祖借諸民衆揪石扁爲蕭侯陂請記于余余惟莫難得者民心仁人君子能得其心而使之頌于當時傳于後世者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亦爲所欲與聚而有利澤以及之耳不然則民將疾首蹙額也非人之所能爲者也侯自下車政皆仁愛以民所欲在水利尤倦倦焉若巫園若烏壩凡十餘地舊皆無陂侯令民築之固有備無患矣今復脩此溝堰使天之澤爲地之澤地之澤爲民之澤食足而下民無雲

池志九卷

六十四

漢之憂賦足而有司無催科之擾其功不亦大乎其利澤不亦厚乎民之歌謠以頌於當時勒石以傳于後世是亦因地得名因物思人之遺意也豈虛美哉古人若白公穿渠民歌之曰白公陂召伯築堞民頌之曰召伯堞時不同而事同也今之民豈異於古之民哉後人之食其食而利其利者宜知所自而不忘耶侯江右安福也諱環字道循良成子其別號云

王廷

相侍中黃公傳畧

公名觀字淵伯直隸池州府貴池人也父本黃姓贅于許

遂從舅氏姓以故公初亦冒許爲邑庠生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應貢遂鄉試中式辛未會試第

一及殿試

太祖高皇帝臨軒製策以罷乘機絕遠戍爲問時區宇雖靖而夷虜侵軼之警未息且中國制禦戎狄不可無經久之畫故帝舉以試公乃極論蠻夷悍詐頑冥難以仁義結宜乘中國兵力之強以掃蕩芟夷而乘機之圖不可罷宜屯兵塞上且耕且守來則拒之去則防之而遠戍之兵不可絕所對深合

帝懷乃擢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遷尚寶司卿  
尋陞禮部右侍郎建文改官制以待郎為侍中  
公乃為侍中復姓黃氏時  
太宗文皇帝王燕於建文乃諸父也一日來朝偶  
疾不拜公面奏云虎拜朝天殿上蓋君臣之禮  
龍顏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其大畧如此及靖  
難師起公奉命草詔極陳大義不可師既渡淮  
又奉命徵兵上游諸郡人援為拒守計還至安  
慶聞靖難師已駐金川門下令暴文職奸臣黃  
子澄等罪狀諭京城軍民公名與焉乃嘆曰家  
不可保矣吾妻有志節料不肯受辱時執政大  
臣奉迎文皇正大統知公赴上游起兵因命  
執其妻翁氏并其二女配之象奴當日翁夫人  
取釵環置酒散佯意約為懽好三奴信而醉焉  
夫人携二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弱死  
有家僮逃自京來言公乃招魂葬之江上舟次  
李陽河報者云上已出京避難過池之建德矣  
群臣奉

池志九卷

又磯湍急處自沉而死舟人以鈎挽之僅得珠  
系棕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東芻陳于市復疑  
有匿之者乃夷其族且逮其姻黨百餘人坐繫  
詔獄仁廟初釋之不問翁夫人投水時引二女  
手結其裙裾及覓屍得之斗門橋下母子三人  
引手尚一串國人異之有司用棺斂停于橋側  
以待命歲又不報竟不敢瘞天順間池人至  
京見柳林下破棺尚有存者詢諸父老咸曰此  
黃狀元妻女云浚川子曰嗟呼黃侍中可謂守  
死善道者矣翁夫人之烈尤見侍中身化古云  
好迷今真匹哉當時下令所罪者乃二十五人  
侍講方公孝孺以不草詔族禮部尚書陳公迪  
左副都御史練公安給事中陳公繼之以不屈  
死吏部尚書張公綏自經於部堂大理寺丞郭  
公瑾御史唐公鳳韶魏公冕皆從容自盡嗟嗟  
豈不真烈丈夫哉乃餘則順時戴附矣悲夫悲  
夫君臣之義性命之正也設有一毫邪利滑於  
其中平生義分恩私視如灰燼安能死生之際  
輕如鴻毛以無負天性之真邪然則諸公之死  
夫豈不難夫豈不偉臣觀文皇天授豈固欲如

是蓋以事未定則以權成事故守職者戮逆師者禍事既定則以義植教故賣舟濟師者誅絕無赦賣門迎降者身名俱滅漢高封齒而戮丁公夫豈不為然者由是觀之侍中公心安理得魂魄不愧矣乃視其心王魏之流生也良心一動頓而此類沒也忸怩地下無顏辭以見故君其得失相懸何啻萬萬雖云生命少延君陳琳子直以旦暮眎之矣夫何足云夫何足云

### 新建忠烈祠碑銘

夫若臣父子夫婦人道之三綱也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

之於夫隨其所事而竭力委身利害不能奪其志死生不能挫其節炳炳烺烺與日星爭耀天壤俱敝夫然後謂之忠謂之烈忠烈秉彛恒性而人每自戕故志士仁人必曠世乃一見而表忠旌烈豈不為扶綱常風世教之盛舉哉竊觀宋季文山公文公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間關險阻萬死不回說者謂其身負數百年綱常之重降適公死守弗去與妻雍氏訣使自便雍曰若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遂書几上有夫

### 池志九卷

婦同死節義成雙之言共縊死所建從容堂其忠烈昭昭固不在文山下也我

文皇帝靖難時正學方公以草詔忤旨借侍從臺諫諸人被逮就戮之金陵人尚能言之同時若侍中黃公觀起兵入援至池州聞事去豫知妻翁氏必不辱招魂葬之翁并二女果給配給配者與家屬十餘死于淮清橋下而公亦死于欄江磯其忠烈大節於正學殆相符矣弘治間有朱婦唐氏也口人其夫孱弱姑利商人之金令私之唐不從姑誣訟拷掠無完膚度不免自經梅樹下鄉人謂其節操比德於梅號梅婦云正德間有康氏女清谿人年甫十七時流賊突至虜康去父奪之為賊斫面流血康給曰勿殺我父願隨行彼至舟投水賊亂刃斃之唐之死視趙之雍黃之翁皆烈婦也康之死視黃之二女貞烈抑何愧也趙黃死於君有臣道焉雍翁死於夫有婦道焉黃二女死於父有子道焉與夫唐康二烈均有裨於三綱者風教攸繫崇祀為宜然文在京師有丞相祠廬陵有忠義祠方祠故址而趙之舊祠混于民居黃私祠于邑學之

側今亦頽廢其妻若女且未與祀豈非闕典與  
今建安田侯賦以給舍奉  
幾百廢具舉乃以化民管  
謀士民卜府治之西北隅  
祠爰請於當遣僉曰可遂  
率教授復亨教諭鍾程借  
靡怠區書有方繼毫無擾  
中爲正堂六楹東西序各  
化堂東西廂凡若干楹爲  
之有志者藏脩于中兩傍  
甃池四以備田之旱勞豎  
闢大門五建牌坊三正中  
東曰雙忠西曰六烈又爲  
延師教育之功助於嘉靖  
迄於甲申四月二十五日  
規制奕奕然改觀堂祀二  
二女暨唐康二烈附焉於  
載趙公以孤城抗元兵而  
顏尚義之問公安在歎惜  
塋祭其墓而去黃公既死

池志九卷

文皇容有意諸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初未嘗  
不惜其死而褒其忠然則二公死於國忠憤激  
烈鬪門全節足以感人心於當時去今數百載  
凜凜猶有生氣况池之棠陰故在桑梓猶存遺  
化之所漸被又有二烈者出焉豈非聞風而興  
起者乎表遺忠以勵風教此固今日新祠者意  
也乃系以詞詞曰金陵上游池陽雄峙秋蒲九  
華間氣萃只宋有趙倅禦胡豺豕戮力扞城力  
誦弗已烈烈焰中夫婦借死爲臣範模爲守遐  
軌迨我烈烈初靖難師起有黃侍中王魏是耻  
奮身舉義矢心沒齒厥配婦人勝奇男子淮清  
之風攔江之水水列風高光昭青史朱婦康女  
寔池蘭蓋暨黃二姬伏節捐已英爽如生禮亦  
宜祀偉哉田侯名馳遠邇簡命守池爲京昆  
倚謂政教先在振人紀仰止前賢爰作廟制附  
祀真烈後先媲美春秋孔虔神民胥喜我作銘  
詩以詔池士弗忠匪臣弗孝匪子化國儀家聿  
追芳趾母懷二心母忝而里維侯肇功編葺有  
**賈宏新城記**池故有城莫考其復隍之始而其  
趾猶存焉前此有新之之議矣而

屢沮于訛言民不可與慮始固也矧吏不常厥  
郡幸于苟安蒲則委而去之孰能殫智畢力於  
籌領之所不及耶頃年北寇擾江江南北州郡  
獨池無恃而守民心搖搖於是乎始知金湯之  
果不可緩然而守民無倡而城之者正德丙子中丞  
張公廣漢以巡撫至池池守何侯繼宗以其故  
白公曰此保障先務也蓋亟成之顧其費甚鉅  
而無所從出侯乃集高貲之知義者謀之皆曰  
侯之費我者幾何而其衛我之財則無筭也樂  
出銀以佐費者若干百人數其兩得二萬三千  
有奇侯曰用足矣吾料量地賦功計日而責成  
焉疇爲我任其勞乎其義而才者又皆曰侯之  
勞我者暫而將逸我於無窮也受銀以爲備直  
取斃于陶取石于山屯事募徒競勸借作不足  
且以私財益之惟功緒之就惟侯之志有成而  
無所辭董役則屬之幕官王佑侯及貳守張君  
蔡通守喻君珪察推許君齊時貴池尹謝君瑞  
以時巡功且勸且督期于久而無壞始於丁丑  
夏五越明年日至而城之事畢矣數其丈得一  
千四百二十有九而門七焉曰望京曰通濟曰

池志九卷

九華曰秀山名皆仍舊曰迎恩則舊名通津而  
今更定之曰毓秀曰鍾英又舊無而今創也池  
股肱留都喉襟江漢封守不固實爲缺典一旦  
雉堞環合樓觀翬飛以繫人心以壯畿輔以備  
非常舉於是焉在侯之功不亦偉甚矣哉先是  
侯嘗建齊山書院簡諸生之茂異者講肄其中  
暇則躬臨課督不啻如親子弟諸生蓋深德之  
及是役卽完沈生大韶以爲不可無述乃楷桂  
生紅來請予記且曰此輿人之志也而紅之尊  
翁用之方倅吾信爲予道侯之美加詳焉予惟  
城之爲言盛也所以盛受乎民物也自守在四  
隣言之區區垣繚似無足恃者然易有設險之  
象禮載掌固之官春秋又特書城築無慮數十  
莒侍其陋不用勇夫重閉之言夾辰之間而楚  
克其三都君子罪之蓋旱之舟水之車皆當先  
事而備思患而防敢必天下之無虞耶顧其役  
不能不及于民苟動而非特處之無術如梁伯  
之好土功而民罷弗堪卒以自潰則又非君子  
之所取也何侯茲舉所謂備豫不虞善之大者  
况其德素孚于民民忘其勞與費焉豈不尤善

矣哉是固法所當書而不可遺者也夫天下之事每患於難成而任事之人每患於難繼池之廢堦歷幾世幾人遺侯乃始復之可謂難矣時緝而屢完之則繼之者之責而亦侯與池人之所望也然則予之書之又豈特以著侯之善而已哉侯名紹正浙之淳安人繼宗字也由壬戌進士爲吏科給事中後改職方郎中守池且三年百廢具興政先惠利如立義塚以葬貧民而野無暴骨堤新河以障江蓄而沁下數千畝歲以有秋是皆孚于民之大者因附書之

**張蔡重建齊山書院記**齊山宋有書院在府治

峯擁其後湖水映帶亭臺糾紛大夫士來遊於茲者往往道西北小徑以入迤邐曲折而後陟於其間歷元迄今圯廢幾三百年莫有能復建者正德甲戌何公來作郡政餘登眺堅志改爲乃恢拓故址縱若干丈橫若干丈翦其樞翳關正門正路于左易其指向以面正陽遂命匠舉事計工書備陶瓦甃伐木石前建儲俊軒後建聚奎堂東西建廊廡于外又建齊山書院坊以

池志卷

表之仍舊額樹新聲也工既訖乃群試儒學諸生拔其文之優者迎置其間別屋室以居之列教條以示之督課業講論以考驗之務使互相師友以期大有所成就然後已余惟 國家治化之盛衰係學校之興廢學校之興廢又視有司之賢否何如也書院之設實與學校相表裏有司得其人則學校與書院建作養士氣而民皆薰陶漸染以向于學是以其政不繁其民不瀆而化之也速有司非其人則屑屑焉以簿書期會倉廩府庫爲急而于學校書院漫不加意士無所藏修民無所觀感風俗頹敗器訟繁興可概也已何公由名進士出守是郡才高而行方見遠而識正下車不違他務乃上體 列祖聖訓拳拳以興學養士爲急其真良有司也哉諸士子萃於此者果能益用策勵登是堂必思以全璧聯輝自期立是軒必思以賢後登庸自任他日撥危科躋膺仕縉紳勵守宰民社治國平天下胥於此焉張本夫然後庶乎其可也若徒以脩飾於外者爲榮於其所以然之故畧不注念是豈何公作興之意耶亦豈區區紀述

之意耶何公名紹正字繼宗浙之淳安人若夫立石之歲月與諸生之名氏載在碑陰茲不贅

### 李松祥義塚記

易也若夫生有養死有葬實人情之至願愚知之所同也二者之分得則化行俗定治功可於是乎成傳曰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然大化無全功堯舜病博施則夫生焉而不獲其養死焉而失所歸者亦盛世所不無責司牧者畢力殫慮俾無不獲固分之宜然也禮月今日孟春掩骼埋胔孟冬審棺擲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是故唐虞三代之仁生之有養死之有葬亦莫不為之定其制也正德甲戌何侯紹正擢吾池守初至施閱博之才奮敢為之志百爾治化煥乎一新九蘊之心行之政尤拳拳以仁愛為本越三年丁丑民物安阜政平訟理百廢具興疲績咸熙顧慮無歸之民暴露原野甚戾乎生之仁亡以布太和召休徵也廼與二三僚友謀曰將欲人人而葬之非力之所能給况日亦不足矣乎是不可以無處佐貳諸君子議以克合遂營地于釣橋之北詎

郡城里許名曰義塚以便其無歸者縱百步備三十尋寬二十餘畝剗荒穢環垣墉擐闔扃櫛鍵閉管籥備具葬必循其序塋母踰其制定規畫嚴禁令旁復其家以主之俾仁人孝子有以遂其掩親之心遊魂旅魄勿復以無歸為憾哉侯之心之政也使世之任專城寄民社皆侯其人舉大義以覺乎斯人覃殊恩以澤乎枯朽則厝之水火者慘然其弗忍惑於風水者不待辨而知其非千載之陋習可一朝而更也惜乎材智之不侔人隨資以遷就甚者休戚利害若不相關而民之困踣流離載道矣其如彼死者何哉矜恤之制視為文具而聖明愛養意旨固承也孰有茲義舉乎是皆侯之所不齒也夫侯之心術才猷勲名事業光明俊偉超軼凡流在予所熟識而深知景仰而服式者也適茲義塚之畢事且屬予以紀其實是容可以弗文讓耶因僭書其一事之畧用遺後之繼而理者觀之有以知我侯之

### 池志九卷

一七

李循義通政橋記 余與葉君仁抑亦有所感云

人同年進士景陽先補池之石埭尹未幾余復補池之推官方喜相資而君且轉南昌之新建矣第其尹邑之政每形於去後之思而余因得以私淑焉邑之西北有河界青陽石埭之境路係要衝往來紛襍無虛時山澗深遠水合流出其下勢甚湍急涉者病焉雖前亦曾有橋然而隨築隨圯莫有經久之圖者葉君下車一見輒如爲已事旣而敷政踰年民信且懷遂創謀畫計召富民之有行者陳豕陳景芳章爵沈德山等立亭下感之以義彼皆欣然趨事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功已告成矣始於甲申年秋七月終於冬十月不閱歲也余嘗過其地頌而偉之父老跪而告曰微葉父母誰能有此我輩爲魚鱉者又不知其幾何哉葉君連治兩縣皆有政績以卓異稱即此一事亦見君之遺惠於民而民自不能忘於君也代之尹者蒼梧李君廷輔又增飾之題其額曰政通且立亭建碑求文以爲紀念予頗知君者遂以相屬予雖同在地地方先後起爲御史但職專理刑諸凡利弊不能一有所興革誦君惠政有內愧焉願事之顛末徒

池志九卷

能記憶乃下辭而撰次之文之石埭池州府重不工不可傳恃有口碑在野

脩廟學記 大明受命奄有四海定鼎金陵以綏

之中詩書禮樂之澤最先需被百五十餘年以來文武器藝之士彬彬輩出大要學校之功什居其九倚歟盛哉府舊有學在城之東南隅本

太祖高皇帝紀元洪武之二三年後枕崇岡前對九

峯左挾清溪右挹秋浦適當山川勝槩之會迺正德甲戌前吏科給事中淳安何公紹正出守是即謁學視殿宇頽圯思撤而新之其年監察

御史臨川吳公 奉今

天子命巡按南服每至各屬首興學校遂俞何守

之請度用官銀九百有奇檄何守重脩委通判

內江喻珪董工時則有同知河東張蔡推官洽

川王用賢協力贊襄而何守尤躬綜理於是大

成殿檣星門兩廡明倫堂鄉賢祠尊經閣會膳

堂齋號射圃與夫宰牲庖厨等所莫不易故而

爲渾堅拓隘而爲高廣蓋經始於是歲冬十月



湖落成於明年乙亥秋八月聖何守仍相學前沙洲增高為隄濬深為陂營一大泮池創立坊牌于傍左騰蛟右起鳳傭作悉出何守設法措置無纖毫橫科既而四方來觀面汪洋水波而寶雲柱王之峯似踴躍奮迅而出及入門升階覩輪奐之美秀氣翕鍾有非他郡庠所能超軼者何守請紀其事於石夫惟孔子之道載在六經若二帝三王之為治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虞舜武王周公曾參之為子大章大韶雲英武獲之為禮樂周南召南唐虞陳魏之為風俗齊桓晉文晏嬰管仲之為霸業祭然備具如日星麗天然講而明之以為教化之根本體而行之以為斯民之表率則不能不賴之學校焉是故三代而上庠序學校之設無非明人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出於此後世之為學者或異矣其於治人也詳而於治己也畧其於為名也急而於為實也緩故鄉飲之禮不飭而養老尊賢之義缺鄉射之文不講而務德正志之道虧賓興之料既涉於聲利薦舉之典或戾乎名實則明倫之教曾不能髣髴古人千百之一二

池志九卷

又何怪其治之不及若哉我國家建學立師養育多士一法唐虞三代之舊累朝聖論著在令申惟以德行爲本文藝輔之故士生斯世俱停實行而重名檢居爲里正出爲世儀其猶有先王之遺法歟

聖天子垂憲於上百執事彌成於下若今侍御吳公太守何公所以振作乎人文者如此吾知學校之既興也人材益盛教化日新當必有尊王抑霸之學咸有一德之臣出而輔翊聖帝明王之治其或舍而藏也亦卓然脩身見於世俾先王之道不至我而泯後之學者尚因我而有所師成庶幾不負朝廷作養之恩孔氏爲已之學也吳公字肅威以清裁有聲臺端何公字繼宗治政蔚以晉稱此其與滯補散之一端云爾同知通判推官之克相厥終亦皆

王一槐銅

陵疏河狀竊聞圖遠利者不靳於細建大議者洋以盜賊爲患然彈盜於未形防水於未至皆儒生之常論也今有一策能除二害請爲執事

壽之銅陵一縣十五里而水之爲害什居七八  
其地有曰仁豐圩者上中下三有壬子圩新橋  
圩劉潭圩等周圍八十四里田糧自占二千十  
百餘石里分所管者九七里一縣錢賦獨居大  
半往年歲登斛谷不過二三十錢民以殷富遂  
爲壯縣弘治正德之間江西諸水汎濫衝開小  
姑山口每至春水暴漲頽洞而下仁豐諸圩化  
爲巨浸何者上既無紮紆之阻以亭蓄其勢下  
又梁山東西并峙以來其流故銅陵水得爲青  
而江西近年亦頗不聞有水害矣爲今之計豈  
能排其水使他流哉當必有區除之法乃可耳  
江洋盜賊日夜剽掠銅陵地方最多要害其尤  
險者曰錢家灣曰老觀嘴曰紫沙洲相距不週  
十許里而繞行殆半晝况支江頗多而西岸皆  
淮西之地且又雜以屯軍夫距近而行遠則不  
可避多岐而雜處則不可追殺越人而奪之貨  
往往在此而銅陵常苦於緝捕爲今之計豈能  
絕南北之人使不行哉當必有幹旋之術乃可  
耳一槐讀書之假得人之機括考業之餘博父  
老之識見不能使水之不至而使其至不爲害

池志九卷

不能使盜盜之不生而使其生無所用蓋中策也  
惟執事馮几而聽之去銅陵不五里而近地有  
新溝相傳伯顏兵過欲問道以起建業軍士開  
鑿一夜而成日久壅淤江水暴發則溢而進山  
水通瀉則匯而存仁豐諸圩所以爲壑者凡以  
此也今若求而濬之實土不過五里過此塘垣  
畚鍤甚易由是自湯家溝而出以達扶港取其  
土築高塍以障江水則仁豐諸圩皆良田矣土  
既去爲大河以通江船則老鶴嘴上下之險無  
所用矣一舉兩得萬世之功也執政者何憚而  
不爲乎今以歲一歉則縣官勸粟之不暇盜一  
發則巡捕住俸以待擒抑未矣昔蜀守李冰鑿  
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  
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朱崖在漢民  
恃其險爲盜官不能止賈捐之獨議棄之乃棄  
朱崖不肖之見亦竊取古人之遺意而鑿括之  
耳伏望執事恤其利不以小費而自疑矜其議  
不以人言而自阻一邑幸甚四方幸甚萬世幸  
甚不知干冒

路遠建德儒學興成亭記

物莫不

願加采擇

也遇則成不遇則毀木遇氣則升水遇雨則沛  
在古今天下者無有不然推之一臺一室亦必  
有遇而成而况育賢之學校乎荆南成於安定  
之遇蜀郡成於文翁之遇今天下學校得遇而  
成者凡幾余建德固成之一嗚呼稽其始亦大  
成矣宋嘉定間遇吳淵爲令學自縣東遷至西  
北燕經之閣游息之庭賓筵講所無不悉備于  
時來學者百餘人下宋歷元公我皇明或遇  
或不遇成毀相尋噫不啻今日復得所遇而見  
成也時自餘姚魏邦直先生精業教成之後師  
乏善繼廢弊日隨適昔定李先生宗豫奉命  
來教至卽謹勅進學條件與諸生戒始見學門  
鞫敗西齋獨缺文廟兩廡率多漶漫以歲荒  
竟不告給有司捐俸貲而脩葺之因熟視堂地  
偏虛曰文運實氣運所使建德人才出而不湧  
者未必非此之故東去十丈許形勝可據惜無  
財力以充迄正德甲戌冬遇侍御撫州吳公肅  
威按歷視學先生力白請改公遂委太守淳安  
何公繼宗出贖刑錢命先生募尚義者共得數  
百金以先生之勤敏悉以委任先生卽日戒工

池志九卷

七十四

躬集美材堅甍朝夕調度一頭一屑不妄費也  
不數月而明倫堂儀門兩齋迥然新槩矣旣而  
以材之餘因山構亭爲燕覽之所擇日會士人  
賓客干其上舉酒而告曰淮任是大務業業恐  
不能竟數月無樂意今工畢事竣試與諸君樂  
且飲司訓萬安蕭具彝先生應曰登此亭而一  
覽堂齋門宇巖巖翼翼前引玉峯後枕象山朝  
峯左望蘭水右廻其規模閑敞可愛也今日之  
樂樂其學校之成盍不名斯亭曰樂成以示不  
忘衆皆唯唯余時贊于盃末願余曰子邑人也  
邑之人才興科目盛實由于此而先生之功美  
且長義不可泯子宜記之余不獲辭竊謂物之  
成毀一遇之而已矣使吾邑不得所遇則隳弊  
者日趨於毀安能成此備觀而有是樂乎其成  
也雖出於數實幸先生之一遇先生早以詩頌  
鄉薦掌黔江教黔江學校爲之一新遷山陰山  
陰彥邦也乃舉射禮繪冠祭圖梓警學戒得歲  
而行之以教行於前者教行于斯上之人文相  
薦舉百姓慕其風請攝縣事老稚遂稱善政數  
月是未嘗有虛遇者今日之事固宜成耳雖然

可樂者學校之成未言其為學之成也必繼是  
以往師善教而弟子善學窮則修孝讓於家達  
則發忠諫于天子之廷不以死生夷險貳其  
心則不負今日之所遇然後可以樂成矣衆曰  
樂曰未也賢不肖之樂殊後豈不有為師者樂  
是常居祿與日遷而忘教為弟子者樂是庠名  
歲與日淹而忘學雖學之但樂於粉飾文字以  
苟富貴則今日之遇殆虛矣不為易成以毀棄  
樂於憂乎衆曰憂曰未也今與諸君論而記之  
則後之人願是學校之大念其人之難遇也必  
思有以稱之而與起者無窮則又無往而不樂  
成也衆釋酒而撫手曰斯至矣遂記請刻石于  
堂以觀**宋邦輔東流菊江賦**粵先生之鼻祖繫太  
啓土暨溱陽以纓簪忠不愧於閭閻義已著於  
幽蟠物祭酒之解縛又主簿之踰垣惟彭澤之  
僅爾一令冀孫仕之薄而易還爰小童之無知  
不穀慨腰脊之暫屈難安怒轟轟而雷霆下擊  
壯竚竚而砥柱中盤褫冠裳而其去如脫窺齋  
宇而其聚如完邈飄風而問前路趁斜月而鋤

池志九卷

七五

南山彼世之沉酣寵利剝蝕浩然雖比死而不  
悟或再躓而猶鞭其視先生寧不怵促而厚顏  
既而典午告終大事去矣卯金偽興神器汚矣  
先生於時亦謝世故矣爾迺植網常於猷畝嗟  
君臣於燼煨黜末物之建元用義熙之舊紀托  
酒隱以逃名著五柳以自誓黃花發而盈把青  
菰熟而充遂逸興狂而詩魔天真見而酒醜糟  
浮浮而葛中葢難鳥喧喧而素琴函秘知我者  
謂我蕭灑風塵睥睨玩世不知我者謂我耽嗜  
麴蘖禮法自棄至於孤忠大節直道貞志善哉  
其用忘言得意曾幾何人而能窺其一二幸大  
儒之救世秉麟筆之特書拾南史之斷爛公是  
非於校讎煥幽光於黠黠發清響於啁啾名既  
登而始重道彌尊而難儔何下邑之孤陋叨賢  
哲之遭周時觀風之一到分把菊於東流古坡  
嗟而留號故事遠而浸幽有向侯之好古世後  
出而前求懷幽人之獨往哀爛熳之無徒幸祠  
亭之傑構嚴廟貌之魁梧瞰大江之浩浩見南  
山之悠悠詩酒斷而復續風月閒而復收紀奇  
勝於終古吊高聳於千秋若夫長煙暮雪慘景

悲秋騷人墨客蘭漿松舟或投斷岸或泊芳洲  
聖高亭而寄慨羨微士之行休忽不知榮辱之  
在已而縱八極於神遊其感人動物懦立頑羞  
有如此者同而不謀茲固先生之餘韻而亦興  
起於賢侯嗚呼先生清而不詭庶而不枯和而  
益淡貧而愈腴我來瞻拜甚清雅兮鷓鴣鳴春  
還歌亂兮仰追懿範末貞幹兮自今沈大韶遊  
以始神其翫兮以與嗣歲無漫漶兮  
齊山西湖石洲記 環池皆名山突然曰石洲自有池  
以來未有主之者六槐桂先生嘗過齊山別業  
見怪石特出水而度其中必有殊勝買舟以求  
其所果得地一區剪荆蒺藜刻蕪穢構數椽靜脩  
題曰石洲書屋正德庚午仲秋落成走借汝和  
祥潤沿堤呼舟一游時清秋水落石出長空若  
洗四山如畫巖杜若洲由弄月石度洗心躡巖  
上思忠亭亭後有石如獅子狀曰獅子石攸伏  
書屋左屋高不踰丈闊倍之可容數客意戶洞  
達圖書滿前少緜於思忠東得一洞圓丈許曰  
瀛仙瀛仙前一道少折而北一石門可偃僕而

池志九卷

入曰小蒼王峽以不減齊山之勝也復尋獅子  
石後可植小松萬株岩曰萬松將亭焉巖前可  
扶壁而下見石頽然狀醉翁曰醉翁岩之南  
一石波濤衝撞若石鍾聲曰漱王漱王之北一  
石如屏曰屏岩岩之下有石臨水可坐以浴曰  
浴沂石由浴沂接壁而上歷萬壑岩連岩而西  
有亭面翠微曰懷杜懷杜之下有岩如蜩蟬傳  
言有龍化于茲曰見龍岩懷杜北下曰雪坡雪  
坡之下有洞曰迎潮雪坡後有岩多瑤草曰瑤  
草岩少後古蘿蔓岩蒼翠可掬曰萬蘿岩岩之  
前一亭臨流曰水鑑水鑑之前一岩倒支溪水  
間有風波萬玉飛空曰噴玉水鑑之左石壁斗  
絕奇形惟狀不可名舉若太湖洞庭之異曰小  
洞庭前有亭曰石杯亭之下有石臨秋泉潭曰  
濯纓潭之中有古石斷橋水波不興漁樵人常  
見之上數步入臨淵閣出閣後為石級通補山  
亭亭之右一峯峻堂倦游振衣其上塵想脫然  
曰振衣岡岡之下二石峽皆可步而下曰雙峽  
門岡之西一臺曰風味乃先生浴歸風味之所  
池補山亭前一石曰玉枕玉枕之東兩石相籍

曰疊山岩玉枕後一峯高出曰桂岩左曰東挂  
右曰西挂岩中一峯如頰筆曰文筆峯挂岩下  
有亭萬桂萬挂西南有奇竹迸岩而出曰來鳳  
岩後數步有古梅亭曰小孤山亭之前二石對  
峙如門曰石門石門視一山尤寬平可嘉是洲  
視不盈掌而層巒疊嶽不下華嶽之富第僻處  
湖中杜刺史之履齒不及岳武穆之馬跡未至  
千百載之下已將淪沒無聞矣幸而以先生游  
觀垂名於天下後世山靈之幸當何如噫蘭亭  
以右軍名東山以安石名物之顯晦固有時哉  
因書以記

### 侯緘重修西祠記

昭明有西祠也志

文孝又曰昭明俗呼曰西廟每秋仲鄉父老迎  
神會於景德寺郡守率僚屬以供祀事志修於  
正德某年而神之廟食並土則未知始某年也  
嘉靖辛卯夏四月緘守茲土適奉 部院案劄  
仰承

聖天子德諭凡境內神祠載在祀典廟宇傾頽弗  
稱祀事者咸許動支官錢脩理余檢閱會典始  
知西祠在祀典也庫吏告縮未克相度事事既

### 池志九卷

七十七

而夏六月不雨余禱於城隍父老請故事兼禱  
西廟至則重簷峻宇傾頽過半余竊嘆昔時之  
壯麗而傷後之弗繼且念神在梁爲天下諸君  
而廟宗不蔽風雨神如有知寧不降厲我池民  
也耶乃默禱于神曰神能降甘澍以救我士女  
余亦能新神宇呂安神棲越三日甘雨果沛稿  
苗田綠父老咸歸德于神余因作而歎曰神真  
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與遂捐俸爲諸僚屬倡  
又進省祭程顯明義官羅裕王濟劉瑞董廷貴  
陳緒張恩各捐貲目爲諸士民倡遠近謹傳咸  
樂趨事或捨木石或助錢米鳩工集材易舊以  
新不數月而廟宇落成凡爲正殿三間梁武殿  
三間鐘鼓樓二牌樓二迴廊川堂山門寢室罔  
不一新丹青金碧昭耀掩映余又作而嘆曰池  
民其食德知報可以義感者與神如有知寧不  
又福我池民也耶請父老節府請余樹石紀  
其事時余方治裝入 覲未果矣已夏同守任  
君柱通府徐君子宜及教授祝纘臯復以父老  
之請爲懇緘因贅爲之言曰我  
聖天子御極圖惟化理既嚴守今之選以救我民

又推四郊餘意以新海內祀典神宇者祈福民也世或藉此浚民膏脂監崇淫祠以為遊翫之所輸其贏餘歸諸囊橐此則慢神害民真不容誅於堯舜之世者也余茲舉也上承

聖天子明命下順百姓惟心不動官庫一錢不數月光復百餘年墜典實神威靈默相也遂從諸父老請援叙修廟願末以記歲月云若夫立廟原委則石洲桂公之記足徵也僚屬為誰時同府黃君紳通府秦君位推府楊君迥貴池縣知縣楊茂清府學教授夏亨訓導譚錕也

珊齊山書院記 惟我 國朝嘉重學校爰揭六

茲當局有樸有巧有捷有迂見人人各殊罔體賦法令足以繩奸弊迎足以儆譽是數端而今之為政畢矣又何必援干戚於長圍慕玄音於太始徒規規焉學校為哉嗟乎為此說者是率天下於淑風俗之日媿毋怪也吾池守何侯紹正繼宗下車之明日亟來政之不便於民及便而未卒施行者大者驛聞於 朝小者公移於

池志九卷

夫

上得報即罷行之毋忽四郊之外翕然稱快越暮年政治洽民和賦輕訟息九百頽廢相時并作拜瞻文廟慨息傾圯謂不足以安聖靈而侈偉觀也於是鳩材僱工晨夕展力一時佐貳諸君子協相推謹不逾時大功告成卅楹赤白舉以法下逮明倫堂射圃亭齋廡明堂之類興頽起廢真然鼎飭諸庠士遊於茲者生氣百倍而侯之經畫亦可謂神矣其勤於學校懋體 朝家嘉尚之意至矣不但也侯又嘗語人曰百工且居肆以成事矧茲諸士而無藏脩之所可終聽乎吾於學校唯視吾力焉爾去郡治三里許有齊山焉其巔有方數百步相傳宋狀元華公岳我 國初狀元許公觀嘗讀書其間厥氣完萃厥地燥剛諸峯雄拔百卉幽芳真一方勝槩也維正德乙亥夏六月吉侯迺率諸寮案類指俸餘創構精舍二十許間匝三月就緒扁曰齊山書院選庠士尤奇特他日可以遠到者得二十有六人給具膏油紙劄之需俾謝絕紛華一意藏脩其中公退小暇間命駕躬課閱之嗟乎茲侯之甚盛舉也豈直為諸庠士抽對黃白操

弄鉛藥而設哉蓋將使之明體適用出而樹大  
功業建大議論立大節槩燁然增輝史冊俾後  
人歷數之曰某忠臣某賢士皆池人也皆何侯  
書院中作興人也侯之功顯不偉歟予郡人也  
聞而嘉侯之蹟慶諸庠友之遭逢不偶方喜談  
而莫資適柯君遷李君呈祥輩以大比遊金陵  
且屬予不佞重脩府廳堂記郡守之秩與古諸  
因替及之

### 重脩府廳堂記

之權宅命生靈之寄載在令甲駟諸刺史之重  
一也不有聽以聽政則無以爲謀始之地皆爲政所當先  
堂以燕思則無以爲謀始之地皆爲政所當先  
而不容於苟且緩者吾池濱江阻險虎林石城  
之固襟帶巨川屹然東南一雄鎮也國初沿  
設府治前廳後堂制也歲積滋久敞於蠹蝕先  
是雖屢易葺每以董治匪人厥材苦窳匪良棟  
宇摧落風雨幾不支嘉靖辛卯三峯侯公絨以  
諳練長才來守是邦蓋工於製錦而非因陋以  
爲治者願茲傾圮慨然欲圖新之方以初政叢  
委未果公敏於從事不一息自少暇於政則操  
吏儆媮祛冗剔蠹於民則植僵起什翼善右良

### 池志九卷

七十九

不爾替百廢具興民用和輯迺謀者僚案曰棟  
宇以待風雨取諸易之大壯由來尚矣廳治頽  
倚如此可但已乎僚案議以叶於是檄請當路  
得庫金三十錢有奇公多方綜理不爲民厲鳩  
工以程市材以柱陶甃以覆伐石以礎不煩刺  
■告詔而百工之役忽焉并舉同寅任侯柱徐  
侯子宜揚侯迥協相惟謹貴池縣知縣楊君茂  
清等董治克勤建立前廳若干楹後堂若干楹  
是役也肇始於壬辰冬十月迄工於癸巳十二  
月歲剛周星而杰構鼎起美哉輪奐之規固不  
假於張老之頌瞻視蓋一新矣然則我公撫茲  
堂宇將用豐之明以折獄致刑用巽之順以申  
命行事用訟之惕以作事謀始用需之正

### 詮會華書院記

聞人于嘗受學于甘泉陽明兩

以語諸同志曰遺其可知也堯舜之遺孝弟而  
已矣隨處體認天理以致其知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自孟氏沒而聖學失傳有宋濂洛諸賢  
始復明之繼濂洛而有興者其惟二公乎固嘗



隨事精察以求體認天理之實本之於心以致  
吾心之知乃知遺之本一而二公之言若合符  
節嘉靖歲癸巳受命督學每按行畿輔必以  
所受於二先生者諄復講求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弟之義南北諸郡翕然興起而池陽諸生  
信向尤切嘗言郡有九華以地勝名天下陽明  
先生兩至其地而諸生多與從遊築有書院於  
化成寺右其泉先生主教南雖欲一至而未果  
嘗有心期之作傳播郡邑諸生聞而興起者亦  
不遠數百里而樞衣焉故二公之化被青陽也  
其澤維均聞人予曰懿哉古人有言其受和白  
受采九華山谷之秀固宜鍾靈於多士而彥傑  
并生當必有能受教者矣甲午春三月聞人予  
與巡按侍御虞子往觀于九華見諸生之承教  
者日益敏相與嘆曰二先生教行茲土其澤均  
也而其泉書院尚未有立乃相地寺左命池守  
侯子緘同知任子柱通判徐子子宜共成之遂  
有九華兩書院涇野呂公柵為紀其詳矣後復  
因心期之作築室山麓方齋林公東郭鄒公各  
為之記而載藉公田之類盡勒貞珉學有師承

池志九卷

全

士有居業蔚然鄒魯風度乙未初夏報成林麓  
之竹結實可數萬斛適歲饑邑民採以為食者  
日萬計既一月乃已民用具足識者咸以為創  
立書院之瑞聞人予曰竹實鳳凰所食考之前  
史間著一二而曾未多見士學其學而居食于  
茲必有禎鷺祥鵬羽儀當世者出于其間其為  
瑞也宜矣維時其泉先生又進秩宗于留都群  
弟子因請命焉而以瑞應名其堂四方之士景  
德承風勃然爭奮陸子岡繼守茲土推官趙子  
吳適初至與任徐二子同心翼勵乃白巡按侍  
御宋子茂熙撤貴池尹錢乾復于池郡東湖相  
公墩築會華書院為先生異日燕遊之所巡江  
侍御曹子煜聞之助以俸金工益宏麗前堂後  
寢重闔繚垣楹堵共計九若干湖波清淺澄靜  
涵虛九華之勝統會于此真一方奇觀後之由  
池陽以陟九華者勒於會華榻于心期以止宿  
于兩書院升高自卑陟遐自邇隨有所至各得  
所安其於隨處體認天理之旨不必廣喻曲譬  
而身履之矣學者於此藏脩游息會天理之全  
致良知之實孝弟行於家而仁愛及於物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孟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予何人也而肯自委於鄉人哉因會華之地以求會斯遺之全者當不遠於若人也門人江學曾輩侍進曰會華之義先生發之盡矣請紀石以鄒守益陽明書院記青陽九華山之勝與匡廬武夷詔來者競秀至李太白始發其奇嗣是詩人隱士仙釋之流相與經營其間而未嘗有以聖賢之學昌而振之者弘治壬戌陽明王先生以恤刑至池愛其勝而遊焉至正德庚辰以獻俘江上復携邑之諸生江學曾柯喬施宗道以遊盡蒐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去嘗宴坐東巖作詩曰淳氣日周薄鄒魯亡真承各勉希聖志毋為塵所縈慨然欲建書屋于化城寺之西以資諸生藏脩而未果也嘉靖戊子金臺祝君增令茲邑諏俗稽典始克成其志中建正堂大書曰勉志東西有廊室而亭其后曰仰止合而門之曰陽明書院池守韓君楷二守張君邦教往視而嘉之更議置田以贍學者而九華之名將與白鹿雲谷煥然昭方策矣諸生樂其績之成也不遠南都以來

池志九卷

全

徵言守益竊聞緒言之教矣先生之學以希聖為志而希聖之功以致良知為則良知也者非自外至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自塗之人至於聖人同也特在不為塵所縈而已矣二三人亦知塵之害乎目之本體至精至明妍媸皂白卑高大小無能遁形者也一塵縈之則泰山秋毫莫之別矣良知之精明也奚啻於目而物欲之雜然前陳投間而抵隙皆塵也故戒慎恐懼之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不使纖塵之或縈之也纖塵不縈則無所好樂忿懣而精明之疑定廓然大公矣親愛賤惡無所辟而精明之運用物來順應矣大公之謂中順應之謂和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天德純矣和以行天下之達道而上道備矣此鄒魯之真承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克勤克儉不遷不殖亦臨亦保率是道也故堯舜禹湯以是道君天下而孔顏曾孟以是道為天下師後之學者見聖賢之君師天下其成功文章巍巍若登天然而遂以為不可階譬諸入明堂清廟之中見其重門層閣千方萬員前瞻後盼眩然以駭矣而不知所以

物造圖回規矩之外無他術也二三子其將求  
之規矩乎將求之方員乎良知之教探規矩以  
出方員也而摹方倣員者復開然以禪疑之嗚  
呼愛親敬長吾良知也親親長長以達天下將  
非致吾之良知乎惻隱羞惡吾良知也擴而克  
之以保四海特非致吾之良知乎孰爲禮孰爲  
非禮吾良知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  
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是鄒魯之真承也而禪之  
疑禪之學外人倫棄事物遺肝胆耳目而要之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可以同年而語乎書院  
之建群多士而育之固將使之脫末學之支離  
關異端之空寂而進之以聖賢之歸也二三子  
之朝夕于斯也其務各致其良知勿使繫於塵  
而已矣處則以是求其志達則以是行其義毀  
譽不能搖利害不能屈死壽不能貳使尚論道  
術者按名責實炳炳有徵焉則知良有司鼓舞  
之典真爲 聖代作人之助規摹宏 呂柟仰止  
遠矣豈緊山水巖壑之遇而已乎 亭記  
陽明王公與其徒講學九華山中一時青

池志九卷

衿之士如雲滃霧集而致良知之說以行爲知  
之論由此其發也其徒守之如父母之命蒼蠅  
之告而不敢易焉然亦有得者焉亦有不得者  
焉故天下之士是陽明之學者半不是陽明之  
學者亦半他日弘齋陸子伯載東郭鄒子謙之  
固蚤從陽明游者也數以難予曰予敢以陽明  
之學爲是乎予敢以陽明之學爲不是乎二子  
曰如子之言不幾於持兩端乎曰不然昔者先  
正以一言一字發人而况陽明之學痛世俗辭  
章之繁病仕途勢利之爭乃窮本究源自近及  
遠而曰行卽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嘗不是乎但  
人品不同受病亦異好內者不可與言禁酒也  
好奕者不可與言禁財也故夫子認牛之躁言  
色商之直義達師之務外懼由之好勇故德無  
不成材無不達如人病瘡有在手者有在足者  
有在肩背者有在面目者皆足以滯一身之氣  
壅百骸之腫所病者去則全體無不安矣故受  
藥亦易而起其病亦不難故有知而後能行未  
有不知而能行者也猶日見走齊舉知行并進惟  
不見而能走者若曰見走齊舉知行并進惟

聖人能之故陽明之學中人以上雖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無所歸故論語不道也亦何嘗是乎雖然自夫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之爲急也其弊至於戕民而病國則陽明之學又豈可

**甘泉書院記**  
九華者池州府青陽縣少平哉

溪曰龍溪池溪漂溪雙汨溪出山五谷合爲一流妙當山尖宛若地肺九華羅縱乎芙蓉六泉旁湧平金壁於是南引群翠北入大江世傳江南之山莫秀於九華九華之勝實行於五溪蓋信吳楚之美石鍾江湖之英者也嘉靖乙酉青陽生江學曾施宗道來南都受學於吾甘泉先生暇或談及九華先生飄然有往居之意二生對曰願築書堂立以候也越明年柯生喬亦及門受業勃興共構之心又明年邑尹德興祝增止觀而還亦翻然欲助舉之二生乃編選九華之妙獲炫五溪之邃誦日程工召匠計木其地舊有小庵後帶湫祠祝尹卽日廢撤用廣厥基宗道曰經營出於民力於義則弗堪創建舉於公家其事則難久乃出身貲金以董其務而祝

池志卷

君捐俸以贊其能後以他阻未竟厥成未幾甘泉先生自南少宰被命徵入宗伯二生及陽周孚先未豐呂懷宜與周衝懷寧尹唐送先生至淮安或至彭城先生猶拳拳不忘九華也使遣通堯臣居五溪限之以三年有詩以遣使克遣汝德游九華望之以九秋有詩以送諸君歸皆示予而施江二生星言先往哀是地之秀俊以俟也今甲午春提學聞人君同巡按虞君共奠陽明王先生祠於是池州侯守因別其事二君乃相基於化城寺之殊命侯守構講堂齋舍曰甘泉書院而同知任君柱遂捐金買田計二十畝以爲書院資既落成學曾請記其事予嘆曰嗟夫九華者古九子山也今茲之名則唐李曰之所改也白與高齊常權輿嘗訪道江漢隱于夏侯迴之堂開簷岸噴坐眺松雪以茲山舊云九子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畧而不書事絕古老之口復缺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咏罕聞於是始改爲九華有聯句云然其詩或嘆標日壁霞之景或羨王樹羽人之况若其泉先生之遣尹周也其詩則曰人人有

真源自酌乃自得送呂周也其詩則曰神物貴  
變化九仞安可停被李白之訪道曾至此乎夫  
先生嘗患人之徒知而不能行也則著知行并  
進之說又嘗患人之徒養心而忘所有事也則  
着心事合一之說而以隨處體認天理發之諸  
君之九華築居者以是為居而無忘乎寢興遣  
行者以是為行而無忘於動履遊觀者以是遊  
觀而無忘於登覽察之隱微之際馳之飲食男  
女人倫事物之間又當見五溪同出二源九華  
生於一本也夫揚州有甘泉行窩葛澗所作也  
子嘗記之以是為說矣金陵有新泉精舍史際  
所作也子嘗記之以是為說矣九華先有仰止  
亭祝尹為陽明王先生所作也子亦嘗記之以  
是為說矣今又於甘泉書院云云蓋袖為先生  
禮闈所取士受教最久且深故敢發先生之旨  
以告諸君願從事於力行而不文飾於外也不  
然則行窩也精舍也書院也適歐陽德九華山  
足為先生多而予記之為贊辭

仰止祠記

九華山東去池陽且百里殿青陽南  
境巖嶂廻複奇秀盤鬱稱江南名勝

池志九卷

先師陽明王公每躡履茲山幽探遐覽動彌旬  
月欲結精舍化城寺西偏與諸生講業其中前  
御史柯君喬始從鄉試告諸縣令祝君增即其  
處成講堂五間堂後闢荆榛莽夷阜為原構亭  
曰仰止公薨巡按御史虞君守愚督學御史聞  
人君詮奉使至於亭卑隘弗稱虔恭弗展乃檄  
同知池州府任君柱改作為祠視講堂軒豁有  
和應序門垣罔不完美堂陳階所罔不庶飭贍  
祭有田奠獻有儀以為公所卜地神或眷茲且  
使受學於公若感而興者載焉脩焉庶幾嚴奉  
遺矩罔有失墜甚盛厚也公倡道南服本良知  
為教所謂是非之心不由外鑠者蓋自善繼而  
性成誠立而神發知也者神之所發性命之靈  
德行之則也雖淫邪無忌之尤者其揜惡飾善  
若見其肺肝而無所容神明內融潛伏孔昭若  
此精一執中造端於茲矣而五性感動牴牾之反  
復迷真喪本淪胥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  
者也在昔孔門傳心之要必慎其獨迨夫孟子  
示乍見之怵惕蹕蹕之慙忿孩提之愛敬平旦  
之好惡達之足以保四海仁之不遠於禽獸罔

子稱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程子論明覺自然太公順應其揆一也公之教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質往聖俟來學苟有志焉無不深省而德未能無懼焉者夫良農之子鹵莽滅裂田卒汗萊而父受其訾大賈有資貧備續而沽諸市乃日號而不售凡吾黨道場師訓罔有深造自得之實則有異於是者乎故講學以崇德或謂立異尊師以廣教或謂樹私孔孟周程相傳之學因拒而弗信無怪也故德以爲修公堂宇貴修其道依公宮墻貴依其教闡之以言貴先之以身慎自欺自憊之幾默而成之邈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後德孚於人而師訓益尊瞻堂起敬聞風知慕學者益篤興者益衆豈曰小補之哉嗟呼由前之說誠可懼由後之說吾黨其可爲也講堂成於嘉靖戊子秋改亭爲祠成於甲午夏先後相協者池州守侯君緘陸君岡通守徐君子亘節淮趙君吳聞人君柯君侯君任君皆公門人明年乙未冬十月記祭田器識諸碑陽

任柱九華山雙華精舍記

昔陽明先生倡絕學於天下凡兩居九華

池志九卷

全

惟時侍御柯君及江施輩偕焉日相與教清陟奇尋幽剔輿採造化以供吟弄曠盈視以暢天樂者何莫而非道也而非學也而非教也是固曠世之勝遊也哉先生逝矣至今陵隰奠其文草木含其芬空淵澄其神光風流其形霜雪雷露融聚凝結庶物露生錯然人事之前陳而先生之道之學之教迥然獨存於口耳形迹之外者則亦何莫而非先生之在目也哉今柯君以外隸山居一日蕭然悽愴悲此意之莫釋也商於鳳臺子相與構堂以祀焉築舍兩楹以居業同志若汪子又遠來從柯君遊日與切磋篤良知之學明天地之奧觸物感通隨處有得取善於山培其至靜之體相忘於鹿豕木石平其萬物一體之視酌泉於澗通其變易之神聆鳥聲於林梧其天機之自動俯仰乎榮悴開落於時安其始終造化之自然感不消寂內不遺外一時來學儒者乃作夢者乃覺汚者乃有攸濯罔不知其至簡至易通一無二焉則夫先生之道之學之教流布於山水之間者又何莫而不復見於柯君講誦進脩之內也哉先生逝矣而有

不與先生俱逝者是固柯君示我也先生之逝未逝也是使後人而親見先生也已君其益懋也哉先時先生之怡情九華也先生主之九華其賓也今君亦舍以居焉不又九華之主矣乎不又天下之來遊九華者之主矣乎予將有約九華訪君問道賴君有斯道主也欣然先爲之柯喬九華山鳳臺精舍記初鳳臺任子學於陽明先生既以先生之學治池矣明年爲先生祠祠既成而比上則又築舍階下而共予居之距數時弗忍去嗟乎此豈崇先生之聲而爲之哉竊聞之先生之謏科也以致良知爲王入道之秘蓋自先生盡泄之而說者以上接伊洛之傳且先生之去此非遠也有能因其言而求之與有能不欺其知而無負於先生者與依違不足怪吾獨於鳳臺有感也夫鳳臺之所得予雖不能盡知然以論蕭山則乎以今舞陽則治以守吾池則百務斬斬比於古之循良者焉要之爲有得於先生無疑也夫先生之道雖至亦必待其人而傳使及門之士皆若鳳臺者焉則道之明於天下可知

池志九卷

也不皆若鳳臺者焉則道之不明於天下亦可知也鳳臺之守池也夫池之人曰不得陽明而師之必也鳳臺乎是鳳臺能尊先生之道於池矣其去而之天下也又豈不爾乎行於此則必達於彼信於今則將傳於後顧鳳臺之自力若何耳予既以是爲望而又書之精舍且以爲他日之甘

湛若水神交亭記

池陽高士有古源李于者謝太學隱居小

丘山十餘年不出志聖賢之道聞甘泉子而慕焉然而未嘗識面甘泉亦未嘗識其面而知之賢而敬之曰神交矣或曰面不相識何謂神交甘泉子曰夫人皆識面淺者也而謂上下萬年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何面目而若相知之深焉神交也故孔子夢周公高宗夢傳說舜夢拜乎丞黃帝夢遊華胥見堯羨墻皆心也神也神也者心之所爲也故心之神也交通也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萬物而萬物通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感而通之一氣也氣也者通宇宙而一者也是故一體也一體故氤氳相通痛癢相關不交而交矣嘉靖丙申





之未能發崇聖而亡術拂我靈龜拍我黃粒夫  
激清而協濟觀利衆而稻積拾淨桃以療萌饑  
纈菖蒲以起萌疾時省耕歛於玉田敬力民而  
代食於以比先王之游觀匪若孟陽之宴佚小  
鮮之喻實獲我心化成之願以為民極斯固吾  
道之用為惠之實昧昧我思之繼猶泮與予曷  
敢不獲所其無逸佇懋勛之離垢聽念佛與濕  
濕晴翠光於半霄共流觴於三級已而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卧石雲而忘歸醉玉山而欲頽提  
壺景逗喚起聲催爰辭綉斧之柯青陽之臺筭  
僕夫兮况率駕我馬兮應噴笑指玩華飛蓋云  
回至則月可中庭午夜如晝襟懷洞開八荒為  
固然後知萬物之我備

**桂整重脩西祠記**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首正天下祀典去淫祀數  
千貴池祀帝王廟二一昭明太子起于梁一三  
皇起于宋三皇廟廢獨西廟梁大同後建在西  
鄉七十里秀山唐永泰初移近西郭五里杜塢  
中屢兵燹唐鑑瓶宋勅誥元牌軒如故許有司  
准歷代故事歲中秋一迎祀延至元初前宮後

**池志九卷**

六

寢門闕廊廡壯觀一時洪武高侯脩正統葉侯  
盧侯脩天順鄧侯脩弘治陳侯包侯神侯脩正  
德何侯脩嘉靖侯台野先生起家進士秋官郎  
擢守來池數閱月奉憲移

今上皇帝考正大祀又偏正天下群祀不經者毀

之祀典者脩之費出于公府事竣冊報以聞

先生檢簿書池無羨餘算積得三十緡進義民

勅諭祀典祠廟憲移督率益急乃先自節俸餘為

倡鳩工集事僚友同聲贊之好義者協力共成

之靈者去什者埴漫患先新規模舊基月告  
成民不勞財不費先生真有以仰體德意愛養  
生民天下少有儷者整部人也喜見其盛而先  
為池人樂道于貞石因悉論列舊志記于後以  
破池人之疑向乃皆以昭明太子游于池有隱  
山寺釣于池有玉鏡潭葬于池有秀山墓至于  
今誠以為然者嘗獵南史考訂之蕭太子自加  
元服即省錄朝政四海無冤抑內外有司填門  
退與才俊之士常歡任昉徐勉許懋賀場徐摘  
奉中葉詞林酌前脩筆海品盈尺珎北徑十疋

積書東宮至三萬卷著述無虛日卒時朝野惋  
愕褒獎家冕定謚昭明築陵于上元東三十里  
後世乃有太平爭居院書堂襄陽文選樓而會  
聚賢士劉孝感者十人南雄始興書院而尋傳  
大士者聽謙大抵梁主未受禪時為相國經營  
王室過清溪而有食魚美貴池之封泊牛者而  
老人奇遇之事且皆建業輔郡襄陽又丁貴嬪  
戚里而與其臣郭深祖皆樊城人如南雄者又  
其臣陳霸先曾監始興郡事亦或諸王子如勃  
如登都江陵鎮廣州時飲痛于前星蝕采之後  
杖淚于縹囊繡蟲之餘怵惕霜露悽愴寒慄所  
至立此遺踪以寓惻隱感通之忱留勝寧壤傳  
誦千古諸臣子之心也天下四方人之心也吾  
池之西祠類此天下似吾池者又不知有幾也  
於乎昭明太子存天下之大香火則神昭于天  
而萃于廟其廉貪而報以錢旗拯民而來以米  
舟亦無負于人心而宜其享祀之久也先生臨  
海大宦家素號書笥不得相辯以取正

### 百牙山塔記

吳赤烏十年遣使求舍利既得之  
即造塔藏之蓋中國造塔之始也

### 池志九卷

其制七級玲瓏六窻洞達後浮屠竟遍海內矣  
百牙之塔非此類也藉此因之高也取地理補  
短益卑之象夫池之山水行龍宋人指言廬山  
之餘脉然匪為彭蠡遇水則止又非是也道理  
遼邈未步所起于嘗倅信州近觀懷玉碗與之  
草萍流脉一注浙西直趨臨安一往江南直趨  
建業而池州之治又草萍蕩里大共山起阻者  
是也迤邐魁山逶迤東山嶺繚繞屈邑山為少  
祖列三台屏嶂送天乙太乙遂藏踪逸峻蛇嶺  
藕斷絲連立營布陣勢如萬馬落檀婁山為少  
祖結三台寶蓋降勢隱顯博換金水來湖山嶺  
起覆舟樓臺露雞爪天罡一支騎嶽廟徑結府  
治一支結縣治一支結縣學一支結西街峻屹  
嶺嶽大樓山作府治案從龍右出丙丁巽水三  
陽六秀朝堂左喜庚允辛隨龍至清溪左合襟  
嶺湖山自高廟至百牙山捍門華表曜星以齊  
山為進神落脉相公墩為禽星印浮水面峻屹  
又嶺大婆山起伏往清溪作外羅城水口左得  
新洲陰沙筆寨江口若百牙山造塔有卓地文  
筆在內倒地文筆在外正廖禹行程記清溪港

口沙洲塞宰相神童狀元得此百牙山之塔所當造而有待於今也陸侯奉拳地方之初意也歲丁酉汪秋浦柯御山借余相公墩飲于侯之亭逮李王厲列侯次弟來經畫之及戊戌夏澤散官中材能傑出者張恩王浩劉瑞陳緒董治其役再逾年而垂成侯遷浙江副使曾侯未代凡地方事盡須知及此遂諭衆事有益於民者不靳乃卒成之以大培池州風水之不足者列侯之心之功將與

**柯實卿北察院記**池有察院是塔爲悠久焉

棟宇皆空脩葺者無容技競以楮慢缺隙丹漆焉嘉靖壬寅閩南柯實卿來守是邦未三旬乃齊南江公代梓至蒞于茲院閱夕蠹蟻四出扣柱有聲危其崩折移蒞于青陽縣以郡吏簿書從非得已也予知罔所逃難而莫能會計錄積三時始即城北官地廣之民屈鳩工鼎建正廳穿亭及垣墻四周東西廊廡悉自任之委貴池以後堂石埭以傍舍青陽以二門以東流建德之窄也使造諸執事廳焉銅陵父斃於賦特憐而舍之集諸縣令戒之曰役不汝亟民不可

池志九卷

九十

厲惟是樽節浮費爰及在歲城甃之贏可足也府有租稅征統及官洲守土者相沿焉私取與經費乃以征稅之儲及積穀之餘以市材取官洲之蘆以爲陶辜之折工而無力決之而耻受者使運甃取土事乃有緒四閱月而功成以諗于衆曰舊院將圯人知其危而莫敢言者以經始之費鉅也今爾下民其知有茲役乎其役及無辜乎其有於罪律之外加役虐吾聞智者巧於避難而恒受其利愚者樂於趨事而每撓其既愚素無樂趨之心亦有避難之志但巧避者不能息事之不敢耳利則歸公矣既耶否耶後之人知之皆嘉靖癸卯夏五月之望也

王崇池州府題名記

皇祖奄有天下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憲周官權唐典內外相維體統式序政和民又寔萬世無疆之休維茲池州爲畿輔股肱地建官之制有推以明刑有判以督儲有同以清戎禦寇兼之者守也肇洪武戊申以迄嘉靖甲辰仕者凡九十有奇人是歲崇奉命來守茲土悅其人文宣

著百度貞熙惟是宦名缺記于時僚友胡君文  
路勞君樟雷君賀王君光宇崇諗之曰士登甲  
第太學置石內外百司署皆有記所以備觀省  
垂鑒戒為政者之首務也池獨乏此是為廢典  
修而舉之其吾儕之責乎僉曰然會歲大侵末  
果明年乙巳群黎履裕庶務即康廼鳩工伐石  
以成厥事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守者民之  
本佐者守之慎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  
則民罹於咎國之元氣於是乎關不可不慎與  
措諸舊志名宦有政事平易民不能忘者有清  
介不渝歿遺一琴者有志不獲行拂衣而去者  
有才負明敏事集民安者有德行文章政事皆  
可師者有恩威並著吏畏民懷者有天性仁慈  
政先撫字者有十年不調一室常空者有威明  
交著積弊皆釐者有剛直有為不阿當道者有  
用刑明慎郡無冤民者夫古今所共由者道也  
百世而相感者心也諸公德業炳煥後先至今  
閱之者欣欣仰慕而無或異豈非大道長存人  
心不泯者耶矧郡之職掌成憲俱在自祀神以  
至警迹人凡三十有一事皆為國為民者吾儕

池志九卷

敬以遵之誠以行之毋立異毋干譽無出位無  
迂謀無高論毋善始鮮終斯上不負朝廷下  
不負所學可以追配於前人若夫卑瑣庸劣此  
又下愚之流君子所不道也諸君曰旨哉斯言  
願相與懋之黃觀殿試策臣對臣竊惟曩古聖  
遂書以為記天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未嘗不  
垂衣以治而使民安於無事之域以全聖人之  
仁也第以蠻貊犬彘之類弗循教化每為中國  
之害而擾吾無事之民聖人之心不容已焉故  
其少壯盡行內騷華夏外戍八荒犯馬胎駒于  
行伍旌旗連歲於邊陲者非聖人之心果如是  
好殺也蓋由蠻貊犬彘之類窺伺華夏為民生  
害以傷聖人之仁所以然者寔聖人之不得已  
也往事之難固為甚矣以今處之若欲罷乘  
機絕遠戍以垂衣而治則蠻貊得以遂生齒  
之繁如待十年則恐其強盛騷擾生民為國  
之患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與其失可乘之  
機而遺患於他日孰若因其可乘之機而置於  
今日乎其與其止蓋有道矣臣請得以籌之且

蠻夷之人譬之禽獸乍臣乍叛其心冥頑非可  
仁感也其氣悍勇非可義結也今夫醜其腥穢惡  
其驕淫掃蕩芟夷正在今日此乘機之不可罷  
也彼其畏威遠遁深入不毛而不可以力致者  
又不可不有以備之故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於  
其來則拒之去則追之如是則事事有備中  
國無騷擾之患邊境無可虞之憂此邊戍之不  
可以絕也既能乘其天道福善禍淫之機而殄  
滅之又盡其人事練兵講武之法以備禦之  
彼將懾服威靈而不敢肆侮於外矣國無  
外侮則內治益修綱陳紀布禮備樂和民安無  
事豈不可以垂衣而治乎臣竊以為必垂  
衣以治則乘機為可絕戍不可能乘其機不絕  
遠戍則可垂衣而內安外安矣臣愚見淺陋  
伏惟陛下聖天子冥視越越九年載新百度  
覽焉臣謹對

柯相重建廟學記

嘉靖紀元是當  
文明一大會所

池志九卷

九十一

簡擢來刺吾池比至抵謁先聖立諸生堂下授  
講畢周視學宮率敝牀滿前不可人意聖殿則  
僅存形制而已會奉新命朔立啓聖祠乃亦  
稽于締造作而嘆曰春秋九用民力不書唯泮  
宮既作魯頌聿興所以重學也乃茲廟祠又特  
為始百兀方殷民力未紓時猶未可耳作新之  
責寔誠在我嗣是益殫智力起積廢刻宿蠹以  
就夫理蓋不出旬月民風吏治湖山改觀侯乃  
謀之心曰文事之修今其時矣矧政教之責  
天子所以命我又奚談志定乃謀之僚佐僚佐曰  
料理維宜於諸師弟子師弟子曰誠如面諭白  
之當道皆報曰可與議僉合侯遂指費程工相  
時從事啓聖祠最先建規制章采為時曠舉次  
建禮殿改題曰文廟宏麗高敞加於舊觀遠甚  
工成祭告觀者如堵咸曰是誠學宮一特盛美  
耳日之一快也然侯之意不但已爾中若敬一  
亭若廊廡齋號若名宦鄉賢二祠若戟門學門  
門外若騰蛟起鳳二坊亦莫不召匠計費或易  
以棟椽或加之丹堊或增厥瓦甍或移置以叶

于吉或改造以準乎式繼又於學門右偏繚以長垣用固風氣其諸綜理規畫罔不稱情而中度者倚與盛矣是可以言完功矣祠建於嘉靖十一年冬次年春工遂告訖廟之建爲十年秋仲落成於冬餘皆役先奏功民不知有役也又明年夏侯以資聖遷江西憲副於是教授唐偉訓導譚錕陳雲鵠吳思亨率學之弟子何詔桂鑒等詣子請紀其成子郡人也子姓兄弟游庠校沐侯之化深矣何敢以不文辭則告之曰侯之所以脩夫學者意亦至矣諸士學道以將夫身也獨無可以慰侯之望乎程子有云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其言簡要士君子有志入聖最先着鞭之地也近世士不知道往往判心迹而落異端昧義利而甘雜霸下之則競葩藻任文法以盜儒虛聲立幟彌高去道益遠是蓋初志弗定又何救於末路也哉志定則功以崇功崇則業自廣而聖可幾矣雖然尚友古人必先一鄉吾池素稱佳山水士生其間多秀而文自宋迄今嘗一再魁天下若華公岳黃公觀者高詞正論竦聽 天廷大節精忠爭光

池志九卷

九十三

日月皆天下士也高山景行之私當與吾黨之士共勉之不腆之詞固亦賢侯願望之意諸士以爲何如侯諱緘字世言別號三峯起正德辛巳進士所至鯁亮有聲懋樹風績一時寮佐爲任公柱徐公子宜皆起科名銅發于 獅山記新爲時良牧是舉尤力于協贊云

祥異

唐廣明元年冬十二月黃巢入潼關統兵義安

姚顯拒戰死之

宋建隆間貴池犬化為龍時有犬升木白晝晦冥風雨勃興遂化為

龍穿山而去今有穿山洞梅聖俞詩洞口水石淺潺潺瀉綠蒲綠源進巖竇陰黑人境殊中言有物怪蟠蟄春未蘇霖雨雖有意風雷莫肯扶

建炎元年冬十一月盜張遇陷池州

十九年金人入寇知六安軍貴池程端中死之

宣和二十一年建德定林寺木異實桑生李實栗生桃實

紹興十六年建德石門竹異花籬竹生重萼牡丹

池志九卷

五十四

建德鼎產金蓮民家竈鼎生蓮花若金色

開禧三年金人入寇建德葉諒禦死之

嘉熙元年蒙古寇安豐池州都統制呂文德救之

景定三年冬十月大水

德祐元年元兵陷池州通判趙昴發死之 總

統諸軍孫虎臣戰于丁家洲敗績

祥興二年元張弘範攻厓山主管殿前司貴池

蘇劉義死之

元至正十二年春三月雨物若果核閏月復雨

三月十八日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出光瑩堅固破其實食

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後紅巾  
寇本州虔劉甚慘時以為雨核之驗

冬十一月趙普勝據池州同知陶起祖死之

十七年大將常遇春遣院判趙忠攻青陽拔之

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攻安慶池州判

官李宗可赴援城陷死之 夏四月趙普勝

復陷池州 冬十月我

太祖高皇帝取池州青陽石埭皆下之

十九年春三月趙普勝寇青陽石埭俞通海擊

之大敗其衆遂復池州

二十年夏四月偽漢陳友諒以徐壽輝陷池州

池志九卷

九十五

執守將趙忠張德勝率師往援大敗其衆遂

復池州我

太祖遣將劉謙取建德以羅友賢歸 秋八月趙

德勝下銅陵臨山寨

二十二年春羅友賢叛據池州城山寨大將常

遇春討平之

本朝洪武元年清溪江口生沙洲 廖愈行程記云  
池州港口沙洲

塞宰相神童狀元出後  
二十四年黃觀果及第

三十五年夏六月靖難師起禮部侍中貴池黃

觀死之



永樂元年飛蝗入境

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壞民田廬

正統十四年府學產紫芝

府學饌堂生紫芝一本明年丁卯侍郎孫

仁中鄉試亦其瑞也

成化十年大有年

十四年夏不雨無禾稼

十九年虎入府衙六峯石隕

二十一年夏不雨

二十三年夏大旱饑 冬十二月雷電

弘治元年歲大饑

池志九卷

九六

七年雨黑豆秋大疫

正德六年有年

七年夏六月賊劉七掠清溪

十二年夏大水建德蛟壞田舍

秋大疫

銅陵尤甚

十三年夏大水

十四年秋七月逆濠寇東流薄黃石磯 冬訛

言興

謂鷄犬有難爭先屠之

征濠師過

十五年春征濠師還

嘉靖三年春夏饑疫

九年夏六月貴池蛟壞田舍

十年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二年夏六月飛蝗入境

十三年夏六月大水蛟壞橋梁 冬十二月地

震達春

其聲如雷山谷震響江水沸岸屋瓦傾覆

十四年旱饑青陽九華山竹有花而實民採食

之

十八年夏六月大水

二十三年大旱自四月不雨至於八月冬十二月雷電

二十四年春大饑 夏大旱

仙釋

池志九卷

貴池唐王老祖

遊方異僧貞元十一年居南泉山建寺太和元年宣城陸公巨

請賜額南泉承恩寺壽八十七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忽告徒衆曰星翳燈幻久矣

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示宋張先生先生少

寂坐化遂斃石塔龕瘞之既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大夫問之直

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中三十年神觀超然毛髮玄潤肌膚如玉雪元王無二玄妙觀道士平日

政和間尸解而去見形於真州時有郡人行商在彼偶遇無二因

付草履一雙回奉其師師云此畜生身已喪矣何以寄此擲之窓外其履

遂化雙白鶴騰空而去懷義本末嘉陳氏于景德禪寺有百問盛行于

世叢林謂之池陽百問妙空名守納嗣法於嘉祐禪院江南李氏三召不起刺史皇甫繼勳

贈之詩云白面山南靈慶院青陽漢寶子明詳見藝文唐金地藏新羅國僧

海居青陽九華山嘗以巖間白土雜飯食之人  
以為異年九十九忽召徒眾告別但聞山鳴石  
隕俄頃跌坐於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頽貌如  
生昇之而動骨節若撼金鎖焉嘗有送童子下  
山詩空門寂寞汝思家禮別雲房下九華愛向  
竹邊騎竹馬懶於金地聚金沙添瓶潤底休拈  
月烹茗甌中罷弄茶好去不須頰下淚老僧相  
伴有烟霞又酬惠米詩棄却金鑿衲布衣脩身  
洋海到華西原身自是皇太子慕道相逢柯用  
之未敢叩門求地語昨叨送米續晨炊而今殮  
食黃精飯飽忘思前日饑陳巖詩八十四級  
山頭石五百餘年地藏墳風撼塔鈴天半語衆  
僧都向王季文青陽人擢進士官至秘書郎後  
夢中聞王季文築室還谷日浴龍潭人見之風  
雨不失期受異人天皇九  
雙髻仙奏仙氣貫牛  
仙飛升之術遂以仙去  
斗分野遣使尋至陵陽城南有仙從地出頂垂  
雙髻使回聞其事建宮曰招隱今改為崇真觀  
云李常侍落魄不遂天祐中泛舟見九華慕之  
因名其居曰卧龍庵落髮看僧衣號

池志九卷

九夫

卧龍和尚識者知其雲巖山九華深處廣遠如  
托迹空門非凡僧也  
函石室中有怪石咸神僊佛侶之像又懸鐘乳  
于洞若幢蓋餅壘者旁列金黃牡丹僊桂等花  
有獵者逐鹿偶值其勝折花以  
歸人驚為異及後徃迷失其所  
銅陵宋趙自然居陶村耆種杏煉丹太平興國  
篆又夢與以栢枝遂不食雍熙中召至元杯渡  
闕下賜觀于太平州繁昌縣鳳凰山  
禪師護法寺世傳一僧衣百結持鉢入寺吃食  
晨起不知其去或捲其蓆則粘於磚土竟成  
痕迹遺書杯渡禪師過此至今印跡尚存  
石埭漢舒姑三聖世傳前漢蓋山舒氏三女扶  
浴化為赤鯉其母尋至溪濱但見赤鯉遊沫若  
迎母狀母謂人曰吾女平日好音樂乃絃歌水  
節遂成仙而去

建德唐峯山神真元三年癸未三月一日忽風

見有神人衣緋赤騎立其前謂曰汝世居此如

耄獨何吾前代名臣亦汝宗人也今受帝勅來

食此方汝能獨據茲山雄勢耶茲山來慢亭過

夔水結秀于此吾當駐馬與汝同享堯子在茲

山阜右佳山水汝其止之則宗嗣繁昌也言畢

騰空而去頃更雨止宜開則所止非故境矣邑

民遂據此致禱輒應因祠焉天福戊戌二月有

商人携家盛牲牢來自淮致祭其神邑人詢其

故曰吾廬江人也父許昌邁疾禱之于天以徽

福忽神附一人入吾家口占云我池州峰子山

人從華諸協運宋皇司天運過此聞君孝念篤

於父疾吾往拯之三月三日吾復降至嶽君當

有以勗我舉家謝之而去翌日父疾頓愈來尋

以謝衆皆識其為茲山之神令祭之而去由是

邑人奉祀益隆因以是日為神降誕之辰今相傳以為故事云

東流晉葛洪嘗煉丹于縣東五十里因號地曰

葛仙壇上有葛洪廟又於銅陵花

壠耆種杏煉丹因名其山曰杏

唐馬當神馬當

山上有土硃丹壙是其跡也

江之中多蛟龍妖蜃為怪覆人舟船古今稱為

至險舟人煎炙魚肉其怪立見江波湧動岸為

之崩舟亦隨覆急以一物投之久而後息開元

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巒

風便舟人曰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

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迺

命使賚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

上大王夫人因以詩一首令使者至彼禱詩曰

青驪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狂風

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

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

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知昌齡至

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設并將神廟所矣又行

數里忽有赤鯉長可三尺躍入舟中昌齡笑曰

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

謠送廟中者昌齡歎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

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

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池志九卷

池州府志卷第九終

池志九卷

二百

池州府志後序

仁少時樂道山川之秀氣每讀古  
記載必求其所謂神臯洞府之  
幽勝者以遠托其清曠悠淡之  
趣又聞池有九華齊山奇觀甲  
天下且發靈降異人士恒有瑰瑞  
卓傑之稱謂俟既壯當循斗牛之

池州府志後序

一

墟而與其地之賢人相為揖讓  
又嘗下上於海齊之巔接聳石  
凌雲霧以盡覽東南所謂形  
勝之義者迺歲乙巳冬奉

命觀刑于池入其域則趨寸秀士袞  
服靚莊質鬻鬻帶通江負陵  
慕仁義之風雜文質之狀寸或

縱雅耽恣遐觀揖讓其人而詢  
之皆曰某地古之某丘也某山某水  
古之某人所寓也乃歎曰休哉其  
東南之奧區乎前之寤寐于家  
者且幸身親見之矣既而石山先生  
授仁以所脩地志仁拜而誦之見  
其按信傳疑刪繁擷要稽秦漢

池州府志後序

二

之遺典舉宋元之遙踪上觀天  
乃下譔地理中述田賦風俗祀典  
官秩文藝之詳彙事成編之有  
肆圭璋文繡之華云庸旼矣哉  
迺景賢表節則有如裴令公之  
勲業包孝肅之治績李太白之  
文章陶靖節之高風趙文公節

之就義黃侍中之成仁嶢嶰記  
睹者咸臨、爲至於一紙片言  
苟可與遜者莫不畢紀於屢復  
掩卷而歎曰上友者其在茲乎吾  
未之前聞也夫羅網上世者懷芳  
躅之震聲苟魄論都者追馴  
風之遺澤文獻無淑者屬矣則

池州府志後序

三

仁今日之所見視昔寤寐于家者  
爲益切讀先生之志乃知所見不  
如所考之詳是又不特前之揖  
讓於其人也也夫彰善瘅惡物  
土觀風于以明往繼今興德訓  
後者志之大者也仁善少之所期者  
于今迺能履其地讀其全書感



曠世之昭軌于我心有勃焉重  
曰先生之教而慰也故忘其困  
陋序諸後云

嘉靖丙午季春朔日

賜進士第池州府推官海陽蘇志仁謹書



